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晋康科幻作品



## 最后的爱情

王晋康

“路透社爱丁堡 3 月 31 日电：据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透露，自从多莉羊克隆成功的消息公诸于世，一个月来，该所已经接待了 500 多名要求克隆自身的申请者。不言自明的是，这些申请者绝大多数为女性，年纪大多在 40 岁左右。她们希望用最新的科学手段追回自己已经开始残败的韶华。

“维尔穆特重申了他绝不参与克隆人研究的决定。但该所的迈克尔·格林教授——他是该研究小组内仅次于维尔穆特的科学家——声称，克隆人技术已经‘毋须研究’了。

人类和绵羊同样属于哺乳动物，在上帝的解剖学中，两者的生殖方式并没有生物伦理学家所期望的根本性的差异。换言之，克隆人技术已经是一只熟透了的苹果，不可能让它永远吊在空中。既然不可避免，倒不如让严肃的科学家来首先揭开这个魔盒。

“他说，当然他不能一下子复制 500 个人。他已对申请者作了仔细的甄别，选中了一个最漂亮的幸运者，她的名字将在明天的泰晤士报上公布。”

第二天，泰晤士报的销量猛增了 20 万份，即使没有提出申请的人——大多为女性，他们都注意到了昨天的消息中用的是‘她’而不是‘他’——也急不可耐地、仔仔细细地翻遍了该报的一百多个版面。

失望的读者纷纷打电话质问罗斯林研究所。该所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沉默后尴尬地承认，格林教授已经不辞而别，于 4 月 1 日凌晨偕同女助手凯蒂·爱特去澳大利亚旅游。至于所谓的幸运者，请读者注意格林教授所说的公布日期——4 月 1 日。发言人承认，这个愚人节的玩笑未免过头了一点，但格林教授与记者的谈话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与研究所没有关系，而这位教授素来是以性格狂放、行事无所顾忌而闻名的。

发言人还指出，大部分申请者，尤其是女性申请者并没有真正弄懂克隆技术。即使克隆人能够出现，她也不能帮“原件”追回已逝的青春。因为新个体虽然与供体有相同的容貌和身体，但她完全是一个新人，她并不继承供体的思想和感情，比如说，爱情。

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这名男发言人隐晦地嘲笑了“女人特有的浅薄浮躁，追逐时尚”。

这个愚人节的玩笑使申请者们多少有些尴尬，但她们最终都以女性的处事方式一笑了之。

只是在两年后她们才知道，那个天杀的格林教授倒真是同世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这个事件的披露得益于一个细心的堪培拉时报记者伯顿。当时他仔细查阅了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所有进入澳大利亚的旅客名单，没有发现格林的名字，他和他的秘书凯蒂从此失踪了！伯顿从爱丁堡的朋友那儿获悉，凯蒂是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漂亮姑娘，她向自己的导师奉献了火红的才华和火红的爱情。但格林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世家——他本人倒并不笃信上帝——受教规的约束不能同发妻离婚。他只能同凯蒂保持着秘密的恋情。记者伯

顿有猎狗般的嗅觉，立即嗅到这里面一定有精彩的内幕。他对两人穷追不舍，一直到两年后，他终于在南太平洋的皮特凯恩岛上找到了两人的踪迹。

在两年隐居之后，迈克尔和凯蒂很高兴地接受了伯顿的采访。在该岛一座秘密实验室的试管、质谱仪和分子离心机的背景下，两人喜气洋洋，各自抱着一个刚过周岁的婴儿：小迈克尔或小凯蒂，或者按以后形成的正式命名法，迈克尔—2·格林和凯蒂—2·爱特。其中，迈克尔·格林是迈克尔—2的兄长。”父亲，与凯蒂—2毫无血缘关系；凯蒂·爱特是凯蒂—2的姊姊。”母亲，又可以说是迈克尔的养母，因为是她提供了自己的两个卵子，又用子宫孕育了并非兄妹的这对双胞胎。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镜像不对称。

不过，在伯顿的这篇报道问世时，还没有一个人、甚至最敏锐的科学家认识到这点镜像不对称的含意。

“格林教授无疑是一个勇士，或者是一个狂人。他当然知道，在全球性的对克隆人技术的严厉态度中，他公然违抗科学界的戒律，意味着他将从此被主流社会所抛弃。”伯顿写道，“但他坦言并不后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凯蒂说话不多，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双湛蓝如秋水的目光，深情、虔诚、炽烈，始终追随着情人，就像童贞女在仰视着耶稣。我想，为了这样的爱情，无论犯什么样的重罪也是值得的。我真诚地祝愿，这种真挚的爱情在一代代的复制过程中能永远延续下去。”

伯顿极富煽惑力的报道改变了世界，推倒了克隆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此后世界性的克隆狂潮。一些疯狂的富婆竟然克隆了成打的新个体，也有不少男人不让中帼，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去。各国政府被迫迅速制定了新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得不承认了克隆人的合法性，但严格限定每人只能克隆一份，违者则将“原件”销毁。

此后幸而未出现科学家们所预料的人口爆炸，因为在克隆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自然繁殖方式更加迅速地衰亡。还有一点是人们所料未及的，那就是男性克隆人数的变化趋势，在前30年内它还与女性克隆人数保持着同样的上升势头，但30年后就急剧地衰降了。

85年之后。

凯蒂5乘私人飞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回到皮里凯恩岛的住宅。机器人成吉思汗打开房门，彬彬有礼地问候：

“你好，我的主人，旅途顺利吧。”

“谢谢，旅途很顺利。”

凯蒂5在成吉思汗的帮助下脱掉外衣，她踢掉皮鞋，松开发卡，让火红色的长发垂泻而下。然后她坐在拟形沙发中，享受着沙发的按摩。成吉思汗走过来问：

“主人，这会儿你想进餐吗？”

成吉思汗的外貌是男性化的，酷似600年前那位鼻梁扁平的叱咤世界的男性君王。在如今的孤雌社会里，使用拟男性的机器人已是富家时尚，取名也多是凯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这类男性君王，算是对当年的大男子主义世界来一点小小的报复，开一个谐而不谚的玩笑。凯蒂5说：“好，准备晚饭吧，你通知我丈夫一块儿进餐，我已经八个月没见他的面了。”她严厉地吩咐道，“你对待他的态度要格外恭谨，我不允许自己的仆人如此没教养！”

成吉思汗讪讪地答应了。这个高智能的机器人自发地学会了人类的坏

毛病——势利，他对“寄居”在主人家中的迈克尔 5，即使算不上是冷颜冷色，也至少是一种极冷淡的礼貌。当然，这是女主人不在场时的情形。迈克尔 5 从未对此抱怨过半句。凯蒂 5 直到这次离岛外出前，才无意中发现了成吉思汗的这个毛病。

迈克尔 5 很快应召来到餐厅，彬彬有礼地向妻子致了问候。凯蒂 5 笑着吻吻他的额角，请他入席。晚饭时，她一直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男人。虽然已复制 5 代，这位格林 5 仍然与他的第一代酷似，以至于机器人成吉思汗的分析系统也难以分辨出两人的照片。他长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肩膀宽阔，额角突出，下巴线条有如刀刻，目光聪睿而深沉。

这正是凯蒂 1 在日记里多次醉心描述的相貌。但凯蒂 5 不无懊恼甚至不无惶惑地发现，这个男人已无法激起自己像凯蒂 1 那种永不枯竭的激情了。也许，与迈克尔 1 相比，迈克尔 5 是少了一样东西：男人的灵魂。他不再是世界的主人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子遗物，是在孤雌社会中苟延残喘的一只雄峰。

凯蒂 5 常自嘲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守旧派，在孤雌主义的声浪中，她一直牢牢记着姊姊。”重祖母的教诲：爱你的格林，为他复制后代，世世代代永远不变。她一直虔诚的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晚饭中她亲热地问迈克尔 5：

“亲爱的，我们都已经 30 岁了，你是否愿意在今年克隆你的后代？我希望仍遵从几代的惯例，让迈克尔 6 和凯蒂 6 一块儿孕育，同时出生。”

迈克尔 5 考虑一会儿，客气他说：“谢谢，谢谢你的慷慨。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再推迟两年，不要为我打乱你的安排，你可以让凯蒂 6 先出生。”

凯蒂 5 笑了：“不，我还是等着你，我不想破坏 4 代人的规矩。”她看见机器人不在身边，便挑逗地笑道：“也许咱们可以先复习一下自然繁殖方式？迈克尔，我已经很久没有与你同床了，今晚我热切地想要你。”

迈克尔 5 抬起头看看她，停了片刻认真他说：“不，今天你旅途劳累，以后吧。”

凯蒂 5 不乐意地嘟起嘴：“那好吧，我等你的电话啊。”

迈克尔 5 用餐巾擦擦嘴，礼貌周到地同凯蒂 5 告别。他走出餐厅后，凯蒂 5 才让怜悯浮出在面庞上。几年来，他们一直在一本正经地上演着这幕喜剧，维持着迈克尔的自尊心。

其实两人早就心照不宣：迈克尔早已不大能履行男人的职责了。原因无它，所有在孤雌社会中苟活的男人们都有强烈的失落感和自卑感，心理上的阳痿带来了生理上的阳痿。

85 年前，那一时幸福的情人在世界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后。就没有再回主流社会，他们在这个世外桃源中度过了后半生。他们一直没有正式结婚，不过这个愿望在其后几代的迈克尔和凯蒂身上实现了。

他们没有料到这条世代相传的爱情之河会逐渐干涸。到了第 3 代凯蒂时，世界上克隆女性的数量已十分庞大，她们终于发现了这种技术手段的那点镜像不对称：克隆是用人的细胞核（可以是男人的，也可以是女人的）置于除核的空卵泡内被唤醒，再植入女人子宫内孕育。因此，克隆繁殖中，不可以没有女人，却可以没有男人。

于是社会天平迅速地倾斜了。这甚至不是母系社会的复辟，这是一个全新的孤雌社会——这个社会在完成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时不再需要男人。

浴罢上床，凯蒂 5 照例打开闭路观察器，把画面调到实验室。不出所料，迈克尔 5 仍在电脑和仪器中狂热地工作着。她不由得佩服几代格林们永不枯竭的探索激情。看来，她的姊姊。”重祖母凯蒂 1 的科学基因一定是在 5 代的复制中丢失了，或许它本来就不牢固。她不知道那个男人能否最终研究出那玩意儿来，但她总是用母亲的微笑鼓励他做下去，也用金钱资助他。作为一个挚爱丈夫的妻子，你总得让他在“某一个领域”里有一点自信或希望吧。

她拧亮床头灯，摊开一本凯蒂 1 的日记。她的这位姊姊。”重祖母留下了 50 本装饰精美的日记，从 28 岁到 78 岁。日记里细细密密地记下了她对迈克尔的痴情。恐怕正是由于接触到了这 50 本日记，凯蒂 5 才选择了心理学专业，主要是专攻异情爱情心理，这在当时已是一门属于考古学的学科。

“……今天格林亲自动手，在按树林中为小迈克尔、小凯蒂安装了一个秋千。映着从树叶中透射的逆光，在他强健的胳膊上渗出的汗珠晶莹闪亮，连他的汗毛也清晰可辨。

我贪婪地吸吮着他男性的磁力，长久地凝视着他，不愿因说话而破坏这份静谧。”

即使在 80 年后读起来，她仍能体味到凯蒂 1 心中的激荡，但这种体味仅仅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因为，当她面对自己身边那个一模一样的男人时，她却很难寻找到这种感觉！

在另一篇中，凯蒂 1 写道：

“迈克尔当然清楚，他的行为肯定为社会所不容，他是想以这种近乎自杀的行动表达对我的爱。表达不能同我结婚的歉疚。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我才不在乎什么名分呢，只要能爱他，被他爱，已经足够了。当然，我也不反对他的计划，我愿意把我们的爱一代一代克隆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不过，我的姊姊。”重祖母啊，你恐怕已经失败了，凯蒂 5 想，尽管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我同迈克尔的爱情之河已经没有活水了。

忽然，她手中的迷你型台灯熄灭了。她合上日记，摸索着打开床头灯，床头灯也没有亮。她向窗外瞄了一眼，立即意识到这是全岛范围内的停电，夜空中那辉煌的灯光，尤其是似乎永不熄灭的霓虹灯光和云层中的激光全息广告突然消失了，只余下一轮圆月，清冷忧郁，俯照着这回归蛮荒的世界。

凯蒂 5 抱臂立在窗前，沉入遐想，似乎这返朴归真的景色也勾起了她古老的思绪。她想起，凯蒂 1 曾在日记中记述，她与迈克尔的私情是在一次停电中被触发的，那天实验室中只余下他们两人。正在不同的房间里操作，在突然停电造成的绝对黑暗中，她惊慌地喊着，摸着墙壁寻找迈克尔。迈克尔也循着她的喊声摸过来。两人走近了，忽然身边发出一声巨响，凯蒂 1 惊叫一声，顺理成章地扑进那个男人的怀抱。黑暗中看到发出响声处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原来是实验室豢养的一只猫、两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现在，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我的惊慌有几分是真实的。”凯蒂 1 在日记中自嘲道，“软弱和胆怯是上帝赐给女人的强大武器，也许我只是本能地使用了它。”

海面上黑黝黝的，偶尔闪现一片磷光，造型独特的蘑菇形礁石屹然不动，像是贴在银色月光上的黑色剪影。在这古朴的静谧中。凯蒂 5 似乎听见了体内血液的澎湃声。正是月球在人体内引起的潮汐力，周而复始，形成了人体雌性部分的月经周期包括性欲周期。

不过，随着时光漫滤，这种人类与大自然的天然联系已经衰减为弱不可闻的回声了。

凯蒂 5 忽然来了兴致，她想去找迈克尔，共同度过一个返朴归真的夜晚，她在床头柜中摸到高性能袖珍手电筒，便兴致勃勃地朝实验室走去。

迈克尔 5 正在实验室里做那个重要实验，突然停电了，他敏捷有序地做了善后工作，便独坐在黑暗中。

他多少有些懊恼，倒不是这次停电所造成的细胞核死亡。从迈克尔 1 开始到现在，他们已失败上千次了，对失败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不过这次与往常不同，他已预感到了成功，所以这次意外未免令人惋惜。他只有重起炉灶，用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再试一次。

他听到了凯蒂 5 的喊声，看到一团小小的青白色光柱引着她走过来，凯蒂 5 喊道：

“迈克尔，你干嘛一个人坐在这儿？”

迈克尔 5 笑着迎上去，吻吻她的面颊：“实验被中断了，我刚刚整理好仪器。”

周围的分子离心机、质谱仪及电脑屏幕在黑暗中映射着月光。迈克尔 5 的面庞在黑暗中凹凸分明，只是更显苍白。凯蒂 5 突然冲动他说：

“亲爱的，你总不能一辈子躲藏在实验室里呀。”

不，我不该说这些话，凯蒂 5 想，我应该像凯蒂 1 那样弱小无助，因惧怕黑暗而寻找男人的庇护。可是，现在我说话的口气却像是他的母亲。她藏起这些思绪，快活他说：

“停电了，你什么也干不成了，今晚我们出去玩个痛快，玩个通宵，好吗？”

迈克尔笑着答应了，两人靠手电筒的指引打开车库门，开出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轿车。雪亮的灯光劈开黑暗，他们沿着滨海大道开到一块海岬停下，熄了大灯。

但此后并未出现凯蒂 5 所希冀的情形。迈克尔 5 的拥抱多少有些被动，在回应凯蒂的热吻时，他也带着几分拘谨。凯蒂最终放弃了努力，叹口气，仰靠在座椅上，盯着天空的矩尺星座和望远镜星座。南天星座多是工业革命时命名的，因而缺少北天星座的神秘和美丽，缺少爱情、争斗和生死悲欢。也许这正是一种哲思，预兆着人性将随着科学发展而日益淡漠？

沉思良久，她皱着眉头沉闷他说。

“迈克尔，我是一个守旧的女人，我仍相信诗人歌颂了千万年的男女之爱，而不愿卷入孤雌主义的喧嚣中去。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努力不行。如果你还希望维持我们之间的爱情，首先你得扔掉你身上那些令人憎厌的玩意儿，那些他妈的自卑感或者说是病态的自尊心。”

迈克尔 5 很久没有回答，两人之中弥漫着令人难堪的沉默。忽然全岛变得灯火通明，一个霓虹闪烁的酒吧近在咫尺，就像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随着灯光复明，酒吧内传出一片欢呼声。迈克尔 5 松了一口气，说：

“是红帽子酒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咱们进去吧。”

凯蒂 5 知道他是在躲避回答，但她点头同意了。这倒不失为躲避尴尬的办法，她把汽车开进停车场，走过去打开车门，请丈夫下车。在入席时她也没有忘记为丈夫拉开椅子。

迈克尔顺从地承受了这些孤雌社会的新时尚，如果他内心有什么反抗，

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酒吧里大多为女性。按最新统计资料，人类中女性数量已超过男性三倍，在这个酒吧中的比例也是如此。酒吧正中的一个高台上，一个身着肉色紧身衣，近乎赤裸的男人正在猛烈地扭动着身子，以种种性感的动作取悦女观众。他的眉影描得很重，抹着口红，手指甲和脚趾甲上都涂着鲜艳的寇丹。十分钟后，一个 40 岁左右的女主持人向他打个响指，表演者立即停下来，退入后台。女士宣布：

“现在，仍进行因停电被中断了的讨论：你对孤雌社会的展望。请来宾自由发言。”

凯蒂 5 看看丈夫，暗暗苦笑。他们想躲避尴尬却陷入了另一场尴尬，闯入了一个政治性的民间论坛，讨论题目对迈克尔 5 来说肯定不会悦耳。但退席已经为时过晚。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走上去接过话筒，凯蒂用胳膊碰碰丈夫，他们都认出了这人是迈克尔 5 在读博士时的导师萨姆逊先生。这位导师年轻时智力超绝，目光敏锐，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在壮年突然退隐，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克隆后代。

萨姆逊扫视着酒吧内为数寥寥的男性，他的目光与迈克尔 5 相撞后，激起一簇悲凉的火花。他向凯蒂 5 也点点头，面无表情他说：

“生物的性别分化是在 4 亿年前开始的，从此两性繁衍的生物飞速发展，逐渐取代了无性生物，这是因为异性交配所产生的后代更易于变异，更易于适应变化的世界；所以说，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的性爱，尽管被蒙上了种种神秘的艳丽的外衣，但追根溯源，它们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功利目的：延续种族。”他苦笑道，“这种繁殖方式十分有效，它导致了万物之灵——人类的诞生，人类的飞速发展甚至否定了两性繁殖方式的本身。”

自从那个天杀的格林教授克隆了人之后，人类已经逐渐淘汰了两性繁殖方式，不再需要性爱，也不再需要男人。因为从本质上说来，生物界的雄性是寄生于雌性的，蚜虫可以一连数年孤雌繁殖，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基本上是孤雌社会，为数寥寥的雄蜂是雌蜂王用孤雌方式繁殖的，而且雄蜂交配后就被蜂群所抛弃。甚至某些哺乳动物（山羊）也能用‘水压窝’的孤雌繁殖方式。现在，轮到人类了。”他突然提高了嗓音，“男人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处？男人们在体力上、智力上的优势已经有机器人作替代，男人要乞求妇人的怜悯来繁衍自身。所以，让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吧，至少我本人决不会乞求女人的卵子。”

他说完后没有片刻停留，到衣帽钩上取下衣帽便扬长而去。这种近乎悲壮的告别使全场静默了片刻，随后一位不修边幅的女士走上去：

“向这位勇敢的男人致敬，他说出了许多女人想说而未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在女性阶层中有一个悄悄的运动：拒绝施舍卵子和子宫。不少知识女性认为这是典型的‘女人式’的狭隘。轻浮和暴发户心态。我想今天该为此正名了。因为——我绝不是对男人抱有敌意——对人类繁衍毫无用处的雄性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这是上帝的法则，是无法违抗的。”

凯蒂 5 怜悯地看看丈夫，她真后悔走进这间酒吧。迈克尔 5 脸色冷漠，看不出他的内心激荡。女主持人扫视一周，认出了凯蒂 5，她含笑说：

“凯蒂女士，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的传代者，你对此有什么意见？”

凯蒂 5 断然道：“我认为今天的某些发言是不适宜的，我想大家都承认，90 年前克隆技术主要是依靠男人的智力才得以实现，当年他们没有拒绝向

女人施舍智力，那么，今天那些拒绝施舍卵子的女士们是否太健忘了，是否太势利了？至于我，我将终生笃守我对迈克尔的爱情，为他克隆后代，并让我的传代者也这样做。”

她自己也没有料到她的言辞会这么激烈。她扫视四周，看到的是冷漠和不友好的目光。她索性再说下去：

“其实我的动机并不那么罗曼蒂克，我担心某一天，女人们仍需要男人的智力和体力来应付历史难题，也许会需要异性的 DNA 来改善人类素质。所以，请那些拒绝施舍卵子和子宫的女士们慎重考虑一下，在我个人看来，”她停顿片刻，加重语气说，“这种态度正是典型的女人式的浅薄和暴发户心态。”

大厅里气氛很冷淡，老练的女主持人平和地微笑道：

“谢谢你的发言。格林先生，你是否也愿意发言？”

迈克尔 5 没有起身，只摇摇头表示拒绝，他的全身裹着一层冷漠。在下一个发言人走进场里时，凯蒂拉着丈夫走出酒吧，汽车把酒吧的辉煌留在身后，沿着海边开回去。很久凯蒂才侧脸道：“别为那些混帐话生气，格林，我们将永远相爱。”

迈克尔 5 极其冷静他说：“不，那不是混帐话，是残酷的真理。失去终极目的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就像一朵鲜花在没有水气的真空中终将枯萎。恕我直言，连你的爱情也只是一种历史的回音，是怜悯和施舍。”他看看凯蒂，又说，“但我仍真心地感谢你，也许我还需要你为我克隆一代或者两代。在雄性的消亡中，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凯蒂知道他的这次真情流露实际上已经为他们的爱情判了死刑，但她钦佩这种“死亡前的尊严”。她装出一副愉快的表情说：

“是吗？我一直在期盼着你的决定呢。你说吧，什么时候克隆？”

迈克尔略微思考，说：“再推迟一下，十个月后决定吧，可以吗？”

“你是想……等那个试验结果？”

“对。”

两人心照不宣，不再说话，开车回到寓所。那晚，他们相拥而睡，还有了一次相对满意的作爱。

其后的 10 个月里，迈克尔 5 根本不出实验室一步，狂热地工作着。凯蒂 5 仍像过去一样不走进实验室，只是通过可视电话同丈夫交谈，也常常派成吉思汗送去一束鲜花或一份中国式的精美晚餐。一直到来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她接到丈夫的电话：

“凯蒂，愿意来看看我的成果吗？我想它已经成功了。”

在他疲倦的声音里透露出深藏的喜悦。

现在他们并立在玻璃密封柜前，实验室里没有其他人，多少年来，几代格林都是孤军奋战，只使用了几个机器人做助手。

凯蒂 5 凝视着玻璃后面的两间密封室，一间室内冰封霜结，放着三个处于冰封状态的卵子，这些几微米的卵子在高倍放大镜下有黄豆大小，安静地守护着生命亿万年的秘密。

另一个室内则生机盎然，一只人类子宫在猛烈抽动，恒温设备维持着 37 的温度，人造血管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养料。时时有一只小手或小脚把子宫壁顶出一个小凸起，偶尔还能听见一声宫啼。

迈克尔 5 以强烈的“母爱”盯着这一幕，相比之下，凯蒂 5 却无法克



服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觉，虽然她一直不动声色地资助着、注视着这项研究。她知道这些卵子和子宫都是人造的，是用生物材料仿制的，它们能真实地复现真卵子和真子宫的小环境，使一个细胞核（可以是男人的，也可以是女人的）被唤醒，分裂，发育成婴儿。这样，男人就可以不依赖女人，独立完成自己的繁衍了。

凯蒂 5 实际已经熟知这项研究的内容，她问：“是分娩前的阵痛吗？”

“对。我将采取剖腹产的办法。”他看看凯蒂，真诚他说，“迈克尔 6 的诞生有赖于 5 代凯蒂的资助和默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仍然是他的母亲，所以我想请你目睹他的出生。”

凯蒂 5 莞尔一笑：“谢谢，现在请你做手术吧。”

迈克尔 5 唤来一名机器人作助手，他打开玻璃室的盖子，戴上手术手套。手术倒是十分简单和安全，因为不需考虑母体的安全，子宫又是用过即弃的一次性产品。十分钟后，一声响亮的儿啼，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小格林四肢踢蹬着降临人世。迈克尔利索地剪断脐带，把他裹在襁褓中，递给凯蒂。

两人头顶着头，端详着那个皱巴巴的小脸，那个嫩生生的小身体，和他胯下的那只小鸡鸡。初为人父的喜悦强烈地写在迈克尔的脸上，凯蒂当然也很喜悦，很喜爱这个小家伙。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这种感情绝对赶不上那种发自本能的母爱。机器人走过来把婴儿抱走，放在育婴床上，凯蒂同丈夫紧紧握手：

“祝贺你，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从此男人又可以自主啦！”

迈克尔动情他说：“凯蒂，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的支持，也许我能拿爱情作回报。既然男人和女人又站在同一高度，也许男女之间的爱情还会复活。”

凯蒂抑制住激情，低声说：“好的，今晚我等你。”

晚饭后，迈克尔 5 又拉着凯蒂来到育婴室，他们趴在床边，兴致勃勃地看着迈克尔 6，看着他皱鼻子，咂嘴，又向机器人凯撒详细交代了育儿注意事项，凯撒笑道：

“主人请放心，我的数据库里有全套的育儿大全。”

两人相拥回到卧室。凯蒂先浴罢上床，听着浴室内水声哗哗，迈克尔在水声中哼着一支摇篮曲，他发自内心的喜悦随着水声漫溢。在凯蒂的喜悦中忽然潜涌出一股内疚和自责，她一直精心地对社会掩盖着丈夫的研究进展，是不是在意识深处她也认为这是对“女人”的犯罪？因为她明知这次成功将冲击女人的地位，而她们从大男子社会中解放出来仅仅不足百年……

不管怎样，我履行了对姊姊。”重祖母的承诺，尽力维持了世界上最后一份爱情，尽管这只爱情古瓶已经满身裂缝……她感觉到小腹下升腾起欲火，这是多年未曾有过的，她今天一定要同丈夫痛快地渲泻一番。浴室水声停了，但迈克尔却迟迟没有过来。她披上睡衣下床，在书房里找到丈夫，他倚靠在沙发上，双手枕头，表情阴郁。凯蒂揽住他，柔声说：

“亲爱的，你怎么啦？”

迈克尔一言不发，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液晶屏幕上又重播了刚才的报道，那个性感的男播音员节奏很快他说：

“世通社报道：一个机器人研究小组 KE'6 适才宣布，他们已于 11 月 3 日下午 4 时 39 分用毫微技术成功地刻印出了人类的 DNA 密码。人类的自然繁衍方式至此已被完全替代。所以这是又一次伟大的科学进展，甚至远远超

过克隆人技术。

“KE’6 机器人小组还表示，这是世界上首次完全没有人类参与的科学研究。这种情况有助于彻底抛弃束缚科学的清规戒律。据称，他们下一步将研究没有人体的巨型人脑，其容量将包括 100 万个标准人脑。还将研究没有性别的中性人，因为性别在人类繁衍中已没有任何意义……”

凯蒂默默地松开了迈克尔僵硬的身体，她蹒跚地走到冰箱前取出一瓶威士忌，又回到卧室，从书架上抽出尘封的圣经，翻到创世纪：

“那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神子用那人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肉，肉中的骨。亚当为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因她是众生之母。

“蛇引诱女人偷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女人又叫她丈夫吃了，他们从此有了智慧。”

她把威士忌全部灌进肚里，醉意朦胧地想，她真该去杀死那条该死的蛇。不过，首先偷吃智慧果更像是男人的罪恶，他们对智力有天生的爱好和占有欲。那么，在人类的末日审判中，就由他们和那条蛇算帐好啦。这段糊糊涂涂的推理竟使她有一种轻松感，于是扔掉圣经和酒瓶上床，很快就鼾睡入睡。

## 七重外壳

王晋康

### 9 7 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王晋康 9 7 年 8 月 2 3 日，小甘和姐夫乘坐中航波音 7 4 7 客机到达旧金山。姐夫斯托恩吴，中文姓名吴中，自己买的是单程机票，给甘又明买的却是往返机票。因为小甘必须在七天后返回北京，去上他的大学三年级课程。在旧金山他们没出机场，直接坐上了西方航空公司去休斯敦的麦道飞机。抵达这个航天城时已是万家灯火了，高速公路上的车灯组成流动跳荡、十分明亮的光网，城市的灯光照彻夜空，把这座新兴城市映成一个透明的巨大星团。

飞机开始下降，耳朵里嗡嗡作响，那个巨大的亮星团开始分解出异彩纷呈的霓虹灯光。直到这时，甘又明才相信自己真的到了美国。下了飞机，他们乘坐地下有轨电车来到一个停车场，吴中找到自己那辆银灰色的汽车，用遥控器打开车门。十分钟后他们已来到高速公路上。吴中扳动一个开关后便松开方向盘，从随身皮包里取出一个小巧的办公机，开始同基地联络。

“我在为你办理进基地的手续。”他简短地对甘又明说。甘又明惊讶地看着无人驾驶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路上，除了对面的汽车刷刷地掠过去之外，百里路面见不到一个行人和警察。在这道机械洪流中，甘又明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汽车人”在美国的动画片中大行其道。可当他们的汽车尾追前

边汽车太紧时，甘又明又免不了担心。斯托恩吴猜到了他的心思，从办公机上抬起头，平淡地说：“放心，它有最先进的防撞功能。”甘问：“它是卫星导航？我见资料上介绍过，说这种自动驾驶方式是下个世纪的技术。”姐夫微微一笑：“国内资料常常有5至10年的滞后期，我带你去的B基地又是美国国内最超前的。你在那儿可以看到许多科幻性的技术，它可以说是21世纪科技社会的一个预展，比如这辆汽车，你知道它是什么动力吗？”不是姐夫问，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看看汽车，外形和汽油车没什么区别，车速表上的指示已超过了210英里，汽车却行驶得异常平稳。他猜测道：“从外形看当然不是太阳能汽车，是高能电池的电动汽车？氢氧电池的电动汽车？大容量储氢金属的氢动力汽车？在我的印象中，这些都是二〇〇〇年以后的未来汽车。”吴中摇摇头：“都不是。这辆汽车由惯性能驱动，它装备有十二个像普通汽车汽缸大小的飞轮秒速30万转，所以储能量很大，充电一次可以行驶一千公里。飞轮悬浮在一个超导体形成的巨大磁场里，基本没有磨擦损失，使惯性能在受控状态下逐步转化为电能。这是代替汽油车的多种方案之一，但还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甘又明半是哂笑地说：“也许，B基地里还有能给植物授粉的微型昆虫机器？有克隆人？有光孤立子通信？有激光驱动的宇宙飞船？”斯托恩吴扭头看一眼，平静地说：“没错，除了激光驱动的宇宙飞船还限于‘后理论’研究外，其它的都已开始小规模试用。”这之后他就不再说话，在他的办公机上专心致志地办公。甘又明不由得再次暗暗打量他的侧影，他的相貌平常，身体比较单薄，大脑门，有如女性般的纤纤十指在电脑键盘上翻飞自如，时而停下来在屏幕上迅速浏览一下从基地发来的数据。

如鱼得水。甘又明脑子里老是重复这几个字，这个文弱青年在科技社会里真是如鱼得水。无怪乎姐姐是那样爱他，崇拜他，这种人正是21世纪的弄潮儿，在女性心目中，他们已代替了那些肌腱突出的西部牛仔英雄。

七天前，34岁的斯托恩吴突然飞回国内，第三天就同31岁的星子姑娘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新娘满脸的幸福，新郎却像机器人一样冷静。

刚从老家返校的甘又明借着三分酒气，讥讽地对姐夫哥说：“谢天谢地，我姐姐苦苦等了八年，你总算从电脑网络里走出来了。你知道吗，很长时间，我认为你已经非物质化了，或者只剩下一个脑袋泡在美国某个实验室的营养液中。”斯托恩吴平静宽厚地笑笑，同小舅子碰碰杯，一饮而尽。甘又明对他一直非常不满，甚至可以说是抱有敌意。八年来，至少是从他考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三年来，他极少在姐姐那儿见到吴先生的消息，最多不过是在电脑网络中发回几句问候。甘又明曾刻薄地对姐姐说：“你的未婚夫是吴先生，还是一个ZHW机器人。”姐姐总是笑笑说：“他太忙，现在是美国B基地的虚拟试验室的负责人。”不过弟弟的话并非没有一点影响，那天晚上，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委婉地说想要一张他的近影。第二天一张表情漠然的照片传回来了——仍是在电脑网络中！为此，甘又明一口咬定这张照片是虚拟的：“美国的警务科学家早把面孔合成软件发展得尽善尽美，你想叫这张照片变胖变瘦，是哭是笑，或者想从10岁的照片变化出34岁的模样，都只用几秒钟的时间！”

你想，他为什么不寄一张普通相片呢，这里面一定有鬼！”即使婚礼过后，甘又明仍然敌意难消。客人走后，他悻悻地对姐姐说：“他为什么不接

你去美国？这位上了世界名人录，名列美国二十位最杰出青年科学家的吴先生养不活你吗？姐姐，我担心他在那边有了十七八个情人，甚至已成了家。我知道你是个高智商的学者，但高智商的女人在对待爱情上常常低能。不用我再提醒一次，那个国度既是高科技的伊甸园，又是一个世界末日般的罪恶渊薮。”星子已听惯了弟弟的刻薄话，她笑着说：“你不是说他是没有性程序的机器人吗？这种机器人是不需要情人的。”“那他为什么不接你去美国？”“他说这儿有他的根，有他童年的根，人生的根。他说在光怪陆离的科技社会里迷失本性时，他需要回来寻找信仰的支撑点，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安泰需要地母的滋养。”她在复述这些话时，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

甘又明喊起来：“姐姐呀，你真是天下最痴情又最愚蠢的女人！这都是言情小说中的道白，你怎么也能当真！”他看看表，9点40分，是科技影视长廊节目时间，这个时间他是雷打不动的。他打开电视，嘟囔道：“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到时你莫怪我。”那晚的科技影视节目是“电脑鱼缸”——正是它促成了他的美国之行。“电脑鱼缸”是一种微型仿真系统，电脑中储存了几百种鱼类的基因，你只要任意挑选几种，按下确认钮，它们就开始在屏幕遨游。每秒48帧画面，比电影快一倍，所以从画面上看甚至比真鱼还逼真。不仅如此，这些鱼还会生长，会弱肉强食，会求婚决斗，会因鱼食的多寡而变肥变瘦。雌雄配对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一旦某对夫妻结合，它们的后代就兼具父母的基因，因而兼具父母特有的形态习性。一句话，这个鱼缸完完全全是一个鱼类社会的缩影，但只是虚拟状态。

新婚夫妇来到客厅时，甘又明正在击节称赞：“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每次看到类似的节目，他常有“浮一大白”的快感。这会儿他完全忘却了对姐夫的敌意，还兴致勃勃地姐夫说：“很巧妙的构思！如果把节奏加快——这对于电脑是再容易不过了——是否可以在几分钟内演变鱼类几千万年的进化？还可以把主角换成人，来模拟人类社会的进化。比如说模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把所有的社会矛盾、各国军力、民族情绪、宗教冲突、各国领导人的心理素质等等输进一个超级虚拟系统，推演出二三十种战争进程，我想它对军事统帅的决策一定大有裨益。”斯托恩吴看了一眼，他发现这个清华大三学生的思路比较活跃，不免对这位小舅子发生了兴趣。他坐到甘又明的面前，简捷地说：“你说得不错，这正是虚拟技术诸多用途之一。不过这个电脑鱼缸太小儿科了，我们早已超过了它，远远超过了它。”甘又明好奇地问：“发展到什么程度？能否给我讲讲，如果不涉及到贵国利益的话。”他有意把贵国两个字念重。

吴中笑笑，接过妻子递过来的两杯咖啡，递给小舅子一杯，然后说：“我想你已经知道，在虚拟技术中，人也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对，通过目镜和棘刺手套，人可以进入电脑鱼缸和鱼儿嬉戏。”吴中摇摇头：“那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作‘外壳’（HELL）的中介物，通过它，人可以完全真实地融入虚拟世界。我们的技术已发沟枯竭殖潭龃进入虚拟系统的某人，如果没有系统外的帮助就无法辨别出所处环境的真假，正像一个密闭的飞船里的乘员，若没有系统外参照物，就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在运动。”甘又明笑嘻嘻地说：“那个‘某人’是否服用了迷幻药？科克、快克、哈希什？”斯托恩吴看看他，心平气和地说：“没有。”甘又明大笑起来：“那你就有点吹牛了！我想，一个神经健全、头脑清醒的人，肯定能从虚拟环境中找出破绽来！要不，是美国人普遍智力低下？也难怪，

在美国，全民性的吸毒泛滥至少已延续了100年，难免会引起智力退化。”吴中冷冷地说：“说几句俏皮话很容易，不过献身科学的人一般已经摈弃了这种爱好。你想试试向我的虚拟技术挑战吗？”甘又明两眼发光，跃跃欲试地说：“这可搔到我的痒处了！我天生喜欢这样的智力体操，从小至今，乐此不疲。不过，我恐怕暂时去不了美国。”吴中笑笑，对妻子说：“我就给他安排一次为期七天的短期访问，不耽误他回校上课。”甘又明很快领教了姐夫的地位和能力。三天后，吴中告别新婚妻子，匆匆返回美国时，甘又明也怀揣着一张往返机票、一份特别签证和一千元美金坐在特等舱里，享受着空姐的微笑和茶几上的新鲜水果。

一条公路沿着海滩穿行，再往前是广阔的滩涂。这儿人烟稀少，雪亮的灯光刺破夜色，展现出一个茂密安静的绿色世界，自然的蛮荒和嵌入其中的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天光甫亮，他们赶到一个营地。营地占地不大，在做工粗糙的铁栅栏里面散布着十几座平房。虽然途中已经联系过，但警卫没有收到对甘又明放行的命令。斯托恩吴面色不悦，拿起内线电话，节奏很快地说了一通，甘又明的英语水平可以听懂他们的谈话。

吴说，我与贵国政府签定了合同，我自然会恪守它，包括其中的保密条款。实际上，只要这次我回国七天而未泄密，你就不必担心了。从这几句话中，甘又明听出了他的傲气。

他还在电话中说，实际上这位中国青年是作为临时雇员来基地的。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招募挑选那些最有天资的美国青年，让他们去寻找虚拟世界的漏洞，以求改进设计，成功者还要发给一万元的奖金。这位甘先生也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他思维灵活，天生是个怀疑派，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我们的技术只有经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的检验，才是万无一失的。当然，甘先生没有经过例行的安全甄别，但我的话是否可以作为担保呢？对方显然犹豫片刻，然后和他能不能设立一个专门介绍人们曾经幻想并已成为现实的科技成果的栏目，介绍幻想是怎样的，而变成现实又是怎样一个过程。

交谈了几句。吴中笑道：“谢谢，我记住你的这次人情。”他把话筒递给警卫，警卫听完后殷勤地说：“头头说，对两位先生免除一切检查。

我送你们进去。”现在，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管道。吴中按动一个电钮，管道上一座密封门缓缓打开。他们走进一个圆筒状的车厢，车厢内相当豪华，摆着四部真皮转角沙发。吴中同仅有的两名乘客打了招呼，安顿甘又明坐下，打开酒柜门问：“喝点什么？威士忌，橙汁，咖啡？”“橙汁吧。”吴中倒橙汁时，车非常平稳地启动了。甘又明只是在看到橙汁水平面向后倾斜时，才察觉到车厢在加速。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飞速后掠的旷野，一群海鸟在眼前掠过，随即出现在后边的窗外。但他敏锐地发现，所谓窗户只是一张液晶屏幕上的仿真画面。他笑着用手敲敲假窗户：“也是虚拟的？”吴中微笑着说：“你的观察力很敏锐。这种管道是全封闭的，它是饱和蒸汽管道，车厢行进时，前方蒸汽迅速凝为水滴，车厢经过后又迅速气化，所以几乎没有空气阻力，可以达到两马赫的高速；磁斥悬浮和驱动，它是一种几乎不耗能的运输方式，相信在下一个世纪中叶，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火车。

当然啦，因为是封闭环境，旅客容易感到压抑郁闷，所以我们搞了这些仿真窗户。”磁悬浮车辆已达到最高速，正保持着这个速度无声地疾驶，

窗外景物的后掠也越来越快。按方位和地图推算，这时头顶已经是浅海了。吴中严肃地说：“还有10分钟时间。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虚拟技术，希望你不要过于轻敌。像你这样的青年志愿者我们已接待过上千人次，只有六个人挣到了奖金。此后我们堵住了所有的漏洞，再没人能挣到这笔钱了。希望你能成为第七个成功者，但首先你要彻底清除轻敌思想。”吴中略为沉吟，又平缓地说：“你要知道，人在封闭系统中很难对自身所处环境作出客观的判断。当宇宙飞船达到光速时，时间速率就会降为零，但光速飞船内的乘员感觉不到这个变化，仍然认为自己是在正常地吃饭、谈话、睡眠、衰老。再比如，我们说宇宙在膨胀，也能用光线的红移来测出膨胀速率，但这种膨胀只是天体距离的膨胀，天体本身并未膨胀。如果所有天体连同观察者本身也同步膨胀，我们能拿什么不变的尺度来确认宇宙的膨胀？绝无可能。”甘又明笑道：“我信服你的理论，但进入虚拟环境中的人并未完全封闭，至少他们的思维是在虚拟系统之外形成的，自然带着它的惯性。我完全可以以这种惯性作为参照物来判断环境的真实性，就像刚才用水面的倾斜来判断车辆是否加速。”斯托恩吴凝看着他，良久才笑道：“我没有看错你，你的思维确实非常敏捷，一下子抓到了关键。但请你相信，我们也不是笨蛋。我们已能把被试者的思维取出来，并即时性地反馈到虚拟环境中去。比如说，尽管我们的虚拟系统与全球信息网络相通，可以随时汲取几乎无限的信息，但它肯定不能囊括你的个人记忆：你母亲20年前的容貌啦，你孩提时住的房舍啦，童年时的游戏啦，你对某位女同学的隐秘爱情啦等等。但是，”他强调道，“凡是你在自己的记忆库中能提取到的东西，立即会天衣无缝地被织进虚拟环境中，所以你仍然没有一个可供辨别的基准。”甘又明微笑不言，对自己的智力仍然充满信心。吴中也不再赘言，简捷地说：“我的话已经完了，你记着，我们将让你在虚拟世界中跳进跳出，反复进行。何时你确认自己已回到真实世界中，就向我发一个信号。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就会怀揣一万美元回国。”他又加了一句，“不要轻敌，小伙子。”

“噢，已经到站了，下车吧。”他们在地下甬道里走了一段路，碰到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向吴中致意，这使甘又明又一次掂出姐夫在这儿的分量。他们来到了一座空旷的大厅，四周是天蓝色的墙壁和屋顶，浑然一体，大厅中央有两把测试椅。这幢大厅不算豪华，但建筑做工十分精致，每一处墙角，每一寸地板，都像象牙雕刻一样光滑严密，毫无瑕疵。

吴中拿上一个遥控器，带甘又明来到大厅中间，说：“先让你对虚拟世界有一个感性认识。让你看看哪种环境呢？”他略为思考了一下，“你先看看我们的电脑鱼缸吧。”他按动电键，大厅中瞬时充满了清澈的海水，波光潋滟，珊瑚礁壁立千尺，有的呈伞状，有的呈蘑菇状。一只一米长的蛤蜊垂直嵌在珊瑚里，半露的身体犹如彩色的丝绒；还有彩色的螯虾、五条手臂的星鱼、漂亮的石斑鱼。突然前边冒出一只巨大的八足章鱼，它的小眼睛阴森地盯着前边，诡秘地缓缓爬过来。甘又明本能地蜷起身子，但章鱼熟视无睹，缓缓从他的身体中穿过，消失在幽蓝的深海中。

甘又明喘了口气，笑问：“激光全息仿真技术？确实可以乱真。”吴中点点头，按一下快进，眼前又立刻变成深海海底景色：火山口冒着浓烟，就像地狱中的烟囱；两米长的蠕虫在海水里轻轻摇动着，管端血红色的冠状羽毛缓慢地开合；熔岩上铺着一层细菌，犹如白色的地毯，一只奇形怪状的细菌蟹贪婪地一路吃过去，有时还去啃食蠕虫的肉质羽毛。这是加拉帕戈斯群

岛海底依靠硫化氢为生的太古生物群。

甘又明看呆了，虽然他明知这是个虚拟世界，但似乎能感受到那深海海水的阴冷和重压。

忽然幻觉在一刹那间消失得干干净净。甘又明一时跳不出视觉的惯性，呆愣愣地立在那儿。

斯托恩吴淡淡地说：“这只是虚拟技术的开场锣鼓。下面我要为你套上所谓的外壳，使你与虚拟环境融为一体。跟我走。”他们走进大厅旁的一间屋子，甘又明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光脑袋的女性人体模型，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它周围忙着。看见他们走来，那个人体模型竟然也扭过头来——原来是一个真人！

甘又明傻望着这个脑门锃亮的裸体姑娘，解嘲地说：“我已经进了虚拟世界？这个一丝不挂毫无羞耻的漂亮姑娘到底是真是假？”斯托恩吴微笑着，没有接腔，别人更听不懂他的中国话独白。几个工作人员开始小心翼翼地那个姑娘套上“外壳”，那是一件色泽纯白、很薄很柔的连体服。她把双腿蹬上后，工作人员小心地展平外壳，使上面的神经传感乳头与她的身体完全贴合。吴中低声解释，这些乳头将把虚拟信号传到相应的感觉神经，比如你“踩”上火炭时，脚底神经就送去烧灼感的信号。外壳已套到肩部，只有头盔比较笨重，与黑色的目镜相连。

姑娘在套上头盔前微笑道：“我叫琼，琼比斯特。很高兴作你的向导。”甘又明疑问地看看吴中，吴中点点头：“对，这是你在虚拟世界里的向导，心理学和逻辑学博士，会三国语言，包括汉语。需要了解什么信息可以问她，但她是完全超脱的，绝不会帮助你作出判断。现在请你脱光衣服，剃光头发。”一个自动理发机无声地移过来，几秒钟内把他变成脑门锃亮的和尚，同时把发茬吸走。工作人员为他穿上那件洁白的衣服，这件衣服又薄又柔，弹性极好，穿在身上几乎变成了自己的皮肤。他和琼来到大厅，面对面坐在两只椅子上。甘又明听见送话器中斯托恩吴用英语说：“虚拟系统即将启动，请你瞪大眼睛寻找它的漏洞吧。你想从哪儿开始？是海洋，太空，还是台风眼之中？我们都可以为你办到。”甘又明稍稍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从海水中开始吧，既然这一切都是由那个电脑鱼缸所引发。而且，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北京高校百米自由泳纪录保持者。”斯托恩吴在屏幕上笑笑：“在虚拟世界里不会游泳并不是一个问题，电脑很容易为主人公加上令人信服的校正，不过，就按你的意思办吧。现在我按电钮了。”甘又明在一刹那间被抛入水中。他看见自己和那位琼姑娘都穿着潜水衣，身后背着两个小小的黄色氧气瓶。他用力浮上水面，透过面罩远眺，海面十分广阔，只有后方隐约可见一线海岸。他甚至能感到海水的浮力和温暖，海浪在轻轻地推揉着他。他在水中作了几个滚翻，他的前庭器官感觉纤毛依旧精确地给出重力变化的方向。他知道这些都是假象，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的SHELL而不是黑色的潜水服，他是坐在空旷的大厅里而不是在水中。

但由那件外壳传给他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效果实在太逼真了，使你没法不相信。

他取下头盔——他真的感觉到把头盔取下了，能呼吸到海面上略带咸味的空气，感觉到清凉的风。琼从他旁边冒出来，甩着水珠。他喊道：“琼，这儿是什么地方？”他笑着有意强调，“或者说，这是模拟的什么地方？”琼也取下了头盔，抖抖长发。她的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发出耀眼的金黄，这

和他记忆中的光脑袋姑娘形成强烈的反差。他随口问道：“这是你的真实形象么？”琼奇怪地问：“你说什么？”“你在剃光脑袋进入虚拟世界之前，就是这个模样么？”琼笑笑，只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这儿就在我们基地上方，这儿是阿查法拉亚湾附近海面，离墨西哥不远，近年来这儿贩毒活动很猖獗。”不远处海面上有一艘快艇，上面没有人——按照虚拟系统的逻辑，这当然是他们带来的。他忽然看见南边海面上出现一个三角形的背鳍，划破水面迅速逼近，他惊慌地喊道：“鲨鱼！”琼挺直身子看看，笑道：“不要慌，这是海豚。”他们戴上面罩潜入水中，果然看到十几只海豚，它们的皮肤是鸽灰色的，十分光滑，嘴里有整齐的白牙，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喷水孔一张一合。它们排着队向西北方向游去，很快掠过两人的身边，甘又明甚至感到了海豚所搅起的湍流。他兴致勃勃地追过去，扭头笑道：“琼，如果是在虚拟世界里被鲨鱼吃掉，会是什么后果？”“你当然不会真的死去，但系统会‘死机’，只能重新进行冷启动。另外，你会真的感到鲨鱼利齿切断身体的痛苦，所以劝你不要尝试。”在那群海豚之后，甘又明忽然又发现两只。

它们的体形相当大，在飞速游动中严格保持着相对方位。当海豚靠近时，甘又明发现它们身上套着挽具，身后拖着一个流线型的容器，他大声喊：“看哪，海豚邮递员！”琼在水下通话器中听到了他的喊声，她也看到了那对海豚，它们像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马，目不旁顾，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他们的身边。琼饶有兴味地说：“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军方在着力培训海豚代替蛙人，让它们咬断敌方通讯电缆，或者给深海作业的潜水员递送工具。噢，对了，听说贩毒集团也开始利用海豚和信鸽越境贩毒，这是最廉价又最难发现的方法。”甘又明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他想琼这几句话一定是预定情节中的台词。他笑道：“咱们追过去？”“好的。”他们迅速爬上快艇，瞅准那片背鳍追过去。海豚的速度很快，甘又明看看速度表，已超过每小时20海里。好在海豚必须浮上水面换气，所以他们一直没拉开距离。

马上就到岸边了，前边有一个狭长的海岛，海岸警备队的快艇远远向他们驶来。那两只海豚忽然昂起头——甘又明本能地感觉到它们在作一次深呼吸，然后潜入水中，倏然不见。

琼急急地说：“恐怕它们不会再浮出水面了，下水追踪吧。”两人迅即下水，听见海岸警备队快艇上有喊叫声，似乎是在命令他们呆在船上听候检查，但两人都没理会。海豚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失去踪影了。两人在岸边的红树林和乱石中徒劳地寻找了十几分钟，终于失望了。琼懊丧地说：“找不到了，回航吧。”就在这时，甘又明忽然发现前边有一个狭窄的洞口。那两只海豚正一前一后从洞口钻出来，径直向大海游回去。它们身上已没有了挽具和那个流线型的物体，但他分明觉得它们就是原来那两只。从它们从容不迫的神情看，似乎已经完成了邮递任务。甘又明拉着琼游近观察，洞穴非常幽深。他问琼：“进洞看看？”琼犹豫着，甘又明又鼓动道：“不会有危险的。既然海豚能游进去又能游出来，何况咱们还带着氧气瓶。”他笑着补充，“更何况只是虚拟世界。”“好吧。”两人把面罩带上，费力地钻进洞穴。进口相当狭小，但里面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暗，几乎成了漆黑一团。他们继续前行，大约两公里后，前边出现了暗蓝色的微光；再往前游一会儿，海水逐渐变成清澈的天蓝色，浮光摇曳，色彩斑斓的各种鱼儿在蓝光中遨游。

琼惊喜地说：“太美啦，我在这儿当向导已经五年，一直没发现这个神



奇的蓝洞。”蓝光逐渐变淡，两人同时钻出水面，摘下面罩，好奇地打量着。这儿很像一个天井，水面离岸有几米高，头顶上仍然是岩顶，岩洞四周卧着两三幢小房子。

忽然有人高喊：“水下有人！”随即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十几个人一下子冒出来，从岩边探下身，端着枪向他们瞄准。

两人知道这儿不是说理的地方，迅速戴上头盔，一个鱼跃，疾速向水下潜去。后边如开锅一样，无数子弹搅着海水。琼在通话器中气喘吁吁地说：“一定是贩毒分子！”

否则不会不问情由就开枪的，我们快返回！”他们尽力向来路游回去，眼看快到洞口了，忽然刷拉一声，一个秘密栅栏门从洞壁上伸出来，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甘又明用力摇撼，粗如人臂的铁栅栏纹丝不动。

琼惊惶地喊：“后边！他们追来了！”十几个蛙人已经悄无声息地逼过来，他们手中的长矛和弩箭闪闪发亮，有如鲨鱼口中的利齿。他们透过面罩阴森森地盯着两人，慢慢把包围圈缩小。

在这生死关头，甘又明忽然长笑一声，大声喊道：“暂停！吴先生，场上队员要求暂停！”眼前的景象忽拉一下子消失了，甘又明和琼仍坐在椅子上。甘又明抬起胳膊想去掉头盔，两个工作人员急忙过来帮助他。头盔取下后，面前仍是那所空旷的大厅，两人仍穿着那件白色的外壳。他大笑着站起身：“太奇妙了，太逼真了！我虽然明知道它是假的，但却看不出一丝破绽。我能感受到海水的波动、子弹的尖啸和死亡的恐惧。那个蓝汪汪的洞穴实在美极了，还有那两个海豚邮递员！吴先生，真难为你编出这么生动的情节。”琼也取下了头盔，笑问：“你在哪儿看出了破绽？”甘又明微笑道：“你不要拿我的智力开玩笑。这是个非常逼真的故事，可惜没有开头——我们是突然跌入海水中的。稍有逻辑判断力的大脑，自然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从控制室出来的斯托恩吴一直没有说话，笑着看他。这时才问了一句：“什么蓝洞？”甘又明惊奇地说：“你是开玩笑吧，你构思的情节会不知道？”斯托恩吴微微一笑：“你太小觑我的系统了。告诉你，系统的信息来源是完全真实的，也几乎是无限的。但究竟把哪点信息用于这一次的虚拟环境——比如你在海水里看到的是海豚还是噬人鲨——却是完全随机的。电脑根据这些信息随机进行构思，所以系统内的情节绝不会重复。”他开玩笑地说，“我说过，我一直不忍心把这套技术公开，我怕它砸了所有小说家、剧作家的饭碗。”“那么，我们在虚拟世界里游逛时，你并不知道我们的经历？”“当然可以知道，不过我们一般懒得监视，你的进入只是千百个普通试验者的一个。

”这话使甘又明的自尊心颇受打击。他简要讲了当时的情形，吴中似乎对海豚和蓝洞的情节很感兴趣，钉着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说：“今天到这儿结束。让琼陪你去逛逛美国吧，你已经只剩下六天了。”甘又明点点头，从身上慢慢剥下那件白色的外壳，穿上他自己的衣服。从外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顿时觉得十分轻松。

尽管在电影中、电视中对美国的夜生活已是耳熟能详，但只有亲身置身于夜总会的环境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世纪末的气氛。大厅里光线幽暗，烟雾腾腾，紫色、蓝色、血红色的光柱一波波扫过人群。高高的屋顶上垂下一个秋千，一个近乎裸体的艳色女郎嘎嘎笑着，一下下荡过人群。大厅正中是一个高台，一对身穿白色紧身衣的男男女女疯狂地扭动着，作出种种猥亵的动

作。他们的紧身衣颇似B基地里的外壳，甘又明不由得想起裸体的琼套着外壳时的情形。他扭头端详琼，她今晚的打扮也很性感，裸露的肩头和脊背十分润泽，穿着短裙，大腿修长白皙。

两人找到位置坐下，甘又明问：“喝点什么？”“来杯威士忌。”甘又明为自己要了三瓶矿泉水，一杯杯地往肚里灌。他解嘲地说：“早就渴坏了。”琼呷了几口威士忌，问：“跳舞吗？我在等你邀请呢。”甘又明说：“我去一趟洗手间。”他在挨肩擦背的人群中费力地挤过去。洗手间是男女合用的，便池各自独立，两名女子正对镜梳妆。他拉开一间便池的门，忽然吃惊地后退一步，一个40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侧卧在便池上，眼睛像死鱼一样翻着，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插着一只注射器。

不用说，这是过量吸毒引起的猝死。那两名女子出门时也看到了尸体，但她们只漠然地扫了一眼，若无其事地走了。甘又明厌恶地看着这名吸毒者，他一直生活在正统的中国，对席卷全球的吸毒狂潮只有三个字的感受：不理解。他不理解竟然有数千万人屈服于这种魔鬼的诱惑，莫非末日审判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吗？他回到柜台前，向侍应生问清了报警电话，把电话要通。警察局的值班人员听了后回答：“谢谢，我们将在十分钟内赶到。请问你的名字，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你？”“我叫甘又明，十分钟内不会离开这家夜总会，你到第七号餐桌前找我。”回到桌旁，他看见座位已空，琼正同一个陌生男子跳舞，狂热地扭动着臀部和肩部。

她的眼光仍留意着这边，见甘返回，向他作了一个抱歉的手势。甘又明向她摆摆手，坐到原位。两个中年人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身着便衣，一个身材矮胖，手上长满金色的软毛；另一个是瘦长个子，耳朵很大。矮个子彬彬有礼地问：“你是中国来的甘又明先生？”甘又明狐疑地看着两人，嘲讽地说：“二位来得太快了吧，这不像是真实世界的速度。”他故意把这真实二字咬得特别重，“我报案才一分钟，再说，我在电话中并没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呀。”这下轮到那两人纳闷了：“你说什么报案？”“你们不是警察？”“我们是联邦警察，”两人出示了证件，“我们是联邦调查局派驻B基地的警官汤姆和戈华德。但你说什么报案？”听了甘又明的解释，大耳朵的戈华德警官匆匆去洗手间处理那桩凶案。汤姆笑道：“一场误会，我们是为另一件事来的。我们要占用你一点时间，你不会介意吧。”“我不会介意，但我首先要确认自己是不是在梦中。”他笑着问，“请二位向我解释一下，你们是如何在一个远离B基地的繁华小镇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一个刚来美国的外国人？”“很容易，我们知道琼经常来这儿玩，又在停车场发现了她的汽车。”甘又明噢了一声，说：“那么请讲吧，什么事情我可以效劳？”汤姆开门见山：“听说你和琼无意中发现了一条贩毒通道？”甘又明哑然失笑：“先生，你是B基地常驻警官，难道对他们的虚拟技术一点也不了解？对，我们是发现了一条通道，还差点丧了命，但那只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汤姆微笑着说：“恐怕正是你本人还不了解虚拟技术。你是否知道，虚拟环境中所涉及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是从间谍卫星、水下拾音器、水下摄像机输到电脑中的。

海岸警备队在南部海岸线确实设了许多秘密摄像机，以便监视无孔不入的贩毒分子。所拍摄的数千英里的胶片都经过电脑的处理，把有用的资料甄别出来，送到联邦缉毒署长的办公桌上。但是，电脑也不是无万无一失的，它也有可能漏掉重要的一段，又偶然被组织进那次的虚拟环境中去。我们尚未在浩如烟海的背景资料中查到这一部分，为了稳妥，请你帮我们复查一下。

这也是吴先生的意见。”“现在就去？”“越快越好。”“好吧，”他把最后半瓶矿泉水灌进肚里，“需要琼一块儿去吗？”“当然。”甘又明把琼从舞池中唤回来，戈华德正好也返回了。甘又明说：“我们走吧。”琼迷惑地问：“到哪儿？”“上车再说吧，走。”警用快艇上已经备好了四套轻便潜水服和水下照明灯。甘又明很有把握地说：“我想我会很快找到的，当时我仔细记下了岸上的特征和水下岩石的特征。”果然，不到一个小时，他已经在黝黑的水底找到了那个洞口，在洞口却看不见栅栏。甘又明低声说：“就是这儿，不会错的。余下的工作由你们去做吧，我可不想再被关进这个捕鼠笼子里被人捅死。”戈华德游近洞口察看，他怀疑地低声说：“是这儿吗？洞口处没有安装栅栏的痕迹呀。甘先生，请你再辨认一下。”甘又明不相信自己会弄错，他和琼游过去，一眼就看到栅栏缩回的两排小圆洞。他猛然惊醒，但不等他作出反应，两名警官忽然用力把他们向洞里推去，同时按下一个按钮，铁门刷拉一声合拢了，把两人关在里面。

琼惊呼道：“上当了！他们一定和毒贩有勾结！”两名警官在外面狞笑道：“聪明的姑娘，可惜你醒悟得晚了点儿。回头看看吧。”后边刷地射来一道强光，两人本能地捂住双眼。等眼睛稍微适应了光亮，他们看到五六个蛙人正迅速逼近，手中的水手刀和水下步枪像鲨鱼的利齿。琼失声惊叫着，甘又明迅速把她拖到身后。

但他知道这是徒劳的。蛙人正慢慢逼近，身后是坚固的栅栏，栅栏外面也是虎视眈眈的敌人。甘又明用身体把琼压在栅栏上，忽然厉声喝道：“汤姆警官，临死前我有一个要求！”汤姆戏弄地说：“请讲吧，我乐意作一个仁慈的行刑者。”甘又明忽然笑起来，油头滑脑地说：“我想撒泡尿。”汤姆愣了一下，恶狠狠地说：“我佩服你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幽默，动手吧！”几把长矛正要捅过来，甘又明急忙高喊：“暂停！吴哥，我要求暂停！”两人又突然跌回现实中，他们仍坐在那两张椅子上，甘又明的双手还保持着篮球比赛的暂停动作。琼取下头盔，看着他的滑稽样子，噗哧一声笑了。

吴中从控制室走出来，微笑着问：“你真是个机灵鬼，你从哪儿看出了破绽？”甘又明也取下头盔，笑嘻嘻地说：“我是否可以不回答？我不想削弱自己取胜的机会。”但一分钟后他就忍不住了，笑道，“很简单，我在夜总会有意猛灌几瓶水，可是一小时后还不得膀胱憋胀。这不符合常情，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那几瓶水并没有真正灌进我的肚里，也就是说，我仍是在虚拟世界里。”斯托恩吴忍不住大笑起来，琼和几名工作者也笑个不停。吴中忍住笑说：“你很聪明，用一泡尿戏弄了超级电脑。不过，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实际上电脑里有尽善尽美的程序，可以根据你的进食或饮水等情况，及时发出饱胀感或憋尿感信号。这只是一次丢脸的疏忽，我再也不会让它出这样的纰漏了。现在你可以脱下外壳，让琼真的领你去看看美国社会。”甘又明忽然想到一件事：“顺便问一问，在这次的虚拟场景中，汤姆警官说的是真实情况吗？那个蓝洞真的有可能存在吗？”“他说得不错。我的确在10分钟前向汤姆警官通报过这件事。”他笑着说，“而且，这两位警官也确实是在虚拟环境中见过的尊容。既然身边有现成的模特儿，我何必舍近求远或凭空臆造呢。”工作人员小心地帮助他们脱下外壳，这种由银丝和碳纳米管混织而成的白色连体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衣服，甚至超过了每件价值三千万美元的太空服。甘又明斜睨着裸体的琼，咕哝道：“我一定还没跳出虚拟世界。在真实世界里，我绝不敢这样坦然地看着一个姑娘的裸体。”

琼慢慢地穿着衣服，也一直在斜睨着他，她的脑袋泛着青光。甘又明受不了她目光的灼烧，尴尬地说：“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想和我比一比谁的脑袋更亮吗？”琼含笑不语，突然说：“谢谢，甘，谢谢你。”“为什么？”“谢谢你在危急关头总是把我掩到身后，纵然只是在虚拟世界里，也能看出你的骑士风度。”稍停她又加了一句，“我希望能有机会让我给予回报。”甘又明笑嘻嘻地说：“你上当了，那时我已经判断出我们是在虚拟环境中，乐得冒充一下好汉。”琼摇摇头说：“你何必装得比实际上坏呢。”甘又明有点尴尬，忽然笑道：“你愿意回报吗？现在就可以。”琼误解了他的意思，吃惊地说：“现在，在这儿？”甘又明把赤裸的左臂伸过去：“喂，咬上一口，狠狠咬上一口。这就是你的回报。”琼迷惑道：“你怎么啦？”“老实说，我对这种虚拟世界已经心怀畏惧了。在刚才那层虚拟中，我分明感到我已经脱下了外壳，可是实际上它仍然紧紧地箍着我。现在我又脱下它了，谁知这回是真是假？你咬我一口，看我知道疼不。用力咬！”琼笑着真的用力咬了一口。甘又明疼得大叫一声，胳膊上四个深深的牙印，略有沁血甘又明笑道：“好，好，这下子我真的脱下那层外壳了。你说对吗，琼？”琼含笑不言。甘又明苦笑道：“我知道你只能作一个超然的向导，不会帮我作出判断。我也知道自己是自我安慰，即使这会儿外壳仍套在身上，也同样能造出这样逼真的痛觉和视觉效果。”他把琼的手臂拉过来，用手摩挲着，姑娘的皮肤光滑柔软，滑腻如酥，他感到一种麻麻的电击感，“真希望我现在触摸到的是真正的你，而不是那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虚拟效果。”琼被他话中蕴含的情意所感动，轻轻握住他的手。突然甘又明的目光变冷了，他紧盯着琼的臂弯，那儿白皙的皮肤上有两个黑色的针孔，那分明是静脉注射毒品的痕迹。他没有再说话，默然穿上衣服走出大厅。

琼自然感觉到了他突然的冷淡，走出大厅后她说：“愿意逛逛夜总会吗？”甘又明客气地说：“不，谢谢。我今天累了，想早点休息。”琼犹豫好久，抬起头说：“请到我的公寓里坐一会儿，好吗？我住在基地外的一所公寓里，离这儿不远。”甘又明犹豫着，他不忍心断然拒绝琼的邀请，他知道琼是想对他作一番解释。他迟疑地说：“好吧。”琼驾着汽车开了大约15分钟，前边又出现了辉煌的灯火。琼放慢车速开进这个小镇。她告诉甘又明：“这儿是红灯区，基地的男人们在周末常到这里寻欢作乐。”街道很窄，勉强可容两辆车交错行驶，琼耐心地在人群中穿行。左边一个白人男子在大声吆喝着，对过往车辆做着手势，他头上的霓虹女郎慢慢地脱着最后一件衣服。

琼告诉他，这里面是表演脱衣舞的地方，老板和演员都是法国人。甘又明瞥见几个年轻人聚在街角唧唧咕咕，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的头发大都染成火红色，蓄着爆炸式的发型。

琼告诉他，这是吸毒者和毒品小贩在做生意，对这些零星的贩毒，警方是管不及的。忽然一个人头出现在他们的车窗前，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白人青年男子，但戴着耳环，嘴唇涂着淡色唇膏，对着车内一个劲儿搔首弄姿。甘又明知道这是一个同性恋者，厌恶地扭过了头。

汽车终于穿过红灯区，甘又明觉得汽车似乎又掉头开了一会儿，停在一幢整洁的公寓外。几个小孩儿在绿草坪上骑自行车，暮色苍茫中听见他们在兴奋地尖叫。琼掏出磁卡打开院门，停好汽车，又用磁卡打开公寓门。

公寓很大，也很静，只有洗衣房里的一个女佣在洗衣。琼把他安顿到客厅，告诉他，公寓里的客厅、洗衣房、健身房是公用的，这里住客很少，

几个护士又常上夜班，所以今晚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端来两杯咖啡，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笑问：“今天我有意绕了一段路，领你去看看红灯区。有什么观感吗？”甘又明沉吟一会儿，说道：“浮光掠影地看一眼，说不上什么观感。我对美国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非常敬慕美国的科技，羡慕美国人在思想上永葆青春的活力，常常觉得美国的精英社会已经提前跨入了21世纪。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厌恶美国社会中道德和人性的沦丧：吸毒、纵欲、群交、同性恋……简直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这种堕落是不是和高科技密不可分？因为科学无情地粉碎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

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其它国家的明天，那就太令人灰心了！”琼沉默了很久，冷淡地说：“不必那么偏激吧。我知道中国南北朝时，士大夫就嗜好一种毒品——五石散；明清士大夫盛行养妾童。中国人比西方人摩登得更早呢。”甘又明冷笑道：“我很为那些不争气的祖先脸红！差堪告慰的是，我们早已把这些抛弃了。美国呢，据统计，全国服用过一次以上毒品的有六千六百万人！对了，你刚才还忘了提中国清末的嗜食鸦片呢，那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西方人一手造成的，现在他们的子孙吸毒成癖，也许是冥冥中得到了报应！”琼久久不说话，一种敌意在屋内弥漫。很久之后，琼走过来坐在甘又明旁边，握住他的手说：“请原谅，我并不想冒犯你。坦率地讲，从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你，你的清新质朴是我不多见的。我不瞒你，我确实偶尔也服用毒品，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事。在西班牙等国家，吸毒甚至已经合法化。不过，我知道你在以礼仪著称的国度长大，对此一定很反感。如果……我答应你从此戒掉毒品呢？”甘又明听出她话中的情意，很感动，但他最终用玩笑来应付：“那首先要确定我自己是否仍在虚拟环境中。谁知道呢，也许你是假的，我也是假的，你身上的针孔连同这会儿说的话都是假的。怎么样，能不能在这上面偷偷帮我一点忙？”琼笑了：“我不能违反自己的职业道德。”甘又明笑着站起身。琼却没有起身，微笑道：“你可以不走的。”她补充道，“你可以睡沙发，或者为你另开一间。”“不，我还是走吧，我怕抵挡不住某种诱惑。”两人都笑了。甘又明又说：“你不必送我，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不，还是我送你吧。”两人刚打开房门，正好两个警察用力挤进来，把两人挤靠在墙上，他们出示了证件：“警察！请退回房间中去！”警察把两人逼回客厅，甘又明立即认出这正是在虚拟世界里见过的汤姆和戈华德。

汤姆冷冷地说：“琼小姐，据线人说你屋里藏了大量的毒品，我们奉命搜查。”琼和甘又明吃惊地面面相觑，琼说：“不，我从来没有藏过大宗毒品！”汤姆用力扳过她的胳膊，厌恶地说：“那么，这些针孔是怎么回事？”他不再理会琼，径自进卧室去搜查。十分钟后，他提着两袋白色的药品走出来，怒冲冲地说：“是高纯度的快克，足有两公斤！”琼非常震惊，瞪大眼睛盯着他手中的药品，忽然愤怒地嚷道：“这是栽赃！这两袋毒品一定是你刚放进去的！”汤姆走过来，狠狠抽了她一耳光，鲜血从她嘴角沁出来。

她又转身对甘又明说：“请你相信我，他们一定是栽赃，一定是为了那个蓝洞报复我！”戈华德奇怪地问：“什么蓝洞？”甘又明蓦然惊觉，他急忙问戈华德：“你不知道蓝洞吗？就是贩毒集团的秘密通道。

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斯托恩吴先生说 he 已通知了汤姆警官。”戈华德警觉地回头看看汤姆，但晚了一步。后者已从腋下拔出一支旋着消音器的手

枪，一声轻微的枪响，戈华德警官的额头上钻了一个洞，鲜血猛烈喷射，他沉重地倒在地上。琼惊叫一声，第二颗子弹已击中她的胸膛，立时她的T恤衫一片鲜红。

甘又明猛扑过去，把她掩在身下，抬起头绝望地面对枪口。

汤姆狞笑着说：“谁知道蓝洞的秘密，谁就得死！你那位斯托恩吴也活不过今天晚上。”他把枪口抵在甘又明的嘴里。甘恐惧地盯着他，忽然口齿不清地喊：“暂停！斯托恩吴先生，暂停！”工作人员为两人取下头盔，两人都面色苍白，惊魂未定。琼下意识地用手按着胸部，甘又明也提心吊胆地紧盯着那儿。不过，当白色的外壳慢慢脱下后，那儿仍然白皙光滑，并没有一丝伤痕。

斯托恩吴已经站在他们身后，笑问：“小甘，你这个鬼灵精，这次你又在哪儿看出了破绽？”甘又明喘息一会儿，才苦笑道：“不，我只是侥幸，我并没有完全确定自己是在虚拟环境中。我只是想，如果戈华德先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警官，他就不会到不是自己值勤区域的地方去办案；汤姆如果想杀我们灭口，就不必拉着并非同伙的戈华德同去。不过，这段推理并不严密，很容易找到其它解释。”琼的灵魂仍未归窍，甘又明勉强打起精神问：“琼，你是虚拟世界的向导，你怎么也会相信它呢？”琼苦笑道：“有时我也难辨真假。”甘又明分明觉得，他所经历的虚拟环境中的阴暗气息正逐渐渗入他的心田。他压着怒气冷嘲道：“吴先生，虚拟世界是从好莱坞请的导演吗？我看这里怎么尽是好莱坞的暴力、血腥、毒品和美女！”斯托恩吴摇摇头：“不，我们不必请什么导演，我说过，虚拟技术很快能抢掉他们的饭碗。该系统的超级电脑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只须把近二十年来美国每年的十大畅销片输进去，它就能学会他们的导演手法，并远远超过他们。”甘又明刻薄地说：“怪不得这些情节十分眼熟呢。”那层无影无形的SHELL似乎一直在裹着他，箍得他无法喘息，他疲倦阴郁地说，“我要休息了，我想睡个好觉再干下去。我的住处在哪儿？”“就在对面的白领人员公寓里，103号。”“你在那儿吗？”“对，118号，我们离得不远。琼，今天的工作就到这儿结束吧，谢谢。”琼同甘又明告别，披上外衣走出大厅，她还要赶回自己的公寓。

晚上，甘又明在床上辗转难眠。倒不是因为下午“身历”的血腥场面，而是因为他不敢确认自己身上那件外壳是否真的已经去掉，他对姐夫的虚拟技术已有深深的畏惧，就像害怕一个摆脱不掉的幽灵。比如说，这会儿斯托恩吴没有邀请他去屋里作客，就不符合真实世界的常理，毕竟他是万里之外来的客人呀。

不过，也许这是西方世界的习俗，也许是吴先生的屋里还藏着一个情人，也许……还有别的秘密。

他一跃而起，他要去姐夫的屋里看一看才放心。尽管知道自己的决定有点神经质，他还是来到118号房前。门铃响后很久，姐夫才打开房门，问：“是你，还没有睡吗？”姐夫穿着睡衣，脸上是冷淡的客气，分明不欢迎他进屋。他佯装糊涂，径自闯进去。

没有等他的侦察工作开始，卧室中就传来嗙声嗙气的声音：“亲爱的吴，快进来吧。”

“一个浓妆艳抹的裸体男人扭着腰肢从浴室里走出来，一只硕大的耳环在耳垂下游荡，正是在红灯区拉客的那只兔子！甘又明扭头瞪着姐夫，他十

分痛心姐夫的堕落，但最使他痛心的甚至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姐夫那种冷静的厌烦的神情，他肯定是讨厌这位多事的小舅子。甘又明狂怒地喊道：“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暂停！”工作人员为他取下头盔，吴中微笑着走过来，没等他开口说话，甘又明已经愤懑地喊：“我退出这个游戏！我要回家去！”吴中和刚取下头盔的琼都吃惊地看着他，想要劝阻，但甘又明厉声喝道：“不要说了，我要回国！”看来吴中很不乐意，他冷淡地说：“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吗？那好，我让秘书安排明天的机票。”第二天琼陪着他坐上了中国民航的波音747班机。甘又明曾冷淡地执意不让琼陪同，琼小心解释：“甘先生，这是我作向导的职责，只有在你确定自己回到了真实世界的时刻，我才能离开你。”十八个小时的航行中，甘又明一直紧闭双眼，不吃也不喝。直到出租车把他送到北京方古园公寓，他才睁开了眼。

他急急地敲响了姐姐的房门。姐姐惊喜地喊：“小明，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一位是……”甘又明不回答，在屋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目光疑虑地仔细打量着屋内的摆设。琼只好向女主人作了自我介绍，两人时而用英语时而又用汉语亲切地交谈着。甘又明在博古架前停住，突兀地问：“姐姐，我送的花瓶呢？”姐姐迷惑地问：“什么花瓶？”“你们结婚那天我送的花瓶！”“没有啊，那天你是从老家下火车直接到我这儿，只带了一些家乡的土产。”甘又明烦躁地说：“我送了，我肯定送了！”在他脑海中，对几天前的回忆似乎隔着一层薄雾。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送过一只精致的花瓶，那是件晶莹剔透的玻璃工艺品，但他又怕这只是虚拟的记忆，是逼真的虚假。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使他狂躁郁闷，他忽然冷笑道：“姐姐，非常遗憾，那位斯托恩吴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不，我和他没什么实际接触，这几天我实际一直是在虚拟世界里和他打交道。但仅凭虚拟环境中的阴暗情节，我可以断定创作者的人品。

”姐姐沉默很久才委婉地说：“小明，你怎么能这样说姐夫呢，你和他在一块儿相处总共不过五天。五天能了解一个人吗？再说，虚拟世界是超级电脑根据美国高科技社会的现状为蓝本构筑的，他即使是首席科学家也无能为力。”甘又明立即高声喊道：“这不是你的话，是吴中的话！我仍是在虚拟世界里，暂停！”

”工作人员为两人取下头盔，甘又明一直紧闭双眼，不断地重复着：“我要回国，回我的家乡。”吴中和琼担心地交换目光后，说：“好吧，我们马上送你回国。”破旧的大客车在碎石路上颠簸着，车里大多是皮肤粗糙的农民，他们一直好奇地盯着那位漂亮的白人金发姑娘。她身旁是一个脑袋锃光的中国小伙子，他一直闭着双眼，似乎是一个病人，姑娘小心地照护着他。

直到下了车，走进那个山脚下的小村庄时，甘又明才睁开眼，他指点着：“看，前边那株弯腰枣树下就是我家。”琼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个农家院落，大门上贴的春联已经褪色，茂盛的枣树遮蔽了半个院子。墙角堆着农具，墙上挂着苞米穗子，院里还有一口手压井。甘又明比她更仔细地端详着院子，他的目光中是病态的疑虑和狂热。

他妈妈从后院喂完猪出来，看见他们，惊喜地喊：“明娃，你咋回来啦？哟，你咋成了光瓢和尚？”她欢天喜地把两人让进屋，不眨眼地盯着那个洋妞。停一会儿，她冲了两碗鸡蛋茶端出来，瞅空偷偷问儿子：“明娃，这个美国妞是谁？”甘又明一直表情复杂地看着妈妈，既有亲切，更有疑虑。听见这句问话，他立即睁大眼睛，劈头盖脑地问：“你怎么知道她是美国人？”

谁告诉你的？”妈妈让这质问弄懵了，她怯生生地问：“我说错话了吗？打眼一瞅，任谁也知道她不是中国妞哇。”甘又明不禁哑然失笑，他知道自己多疑了，他忘了妈妈的习惯：凡不是中国人，她都叫作美国人。他和解地笑道：“没错，妈，你没说错。这位姑娘的确是美国人，她叫琼。你问我们回来干什么？琼想听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儿，一定讲那些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儿，好吗？”妈妈笑嘻嘻地看着儿子，他们巴巴地从北京赶回来就是为了这事儿？不用说，这个美国妞是儿子的对象，是他的心尖儿宝贝，哼一声也是圣旨。

她笑着说：“好，我就讲讲你小时候的英雄事儿，只要你不怕丢面子。姑娘能听懂中国话吗？”“她能听懂中国话，听不懂的地方我给她翻译。”“你八岁那年，在泅水潭差点丢了命……”“这事我知道，讲别的，讲我不知道的。”妈妈想了半天，嘴角透出笑意：“行，就讲一个你不知道的，我从来没告诉过你。

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你在梦中喊李苏李苏。我知道李苏是你的同班同学，模样儿很标致，对不？”甘又明如遭雷殛，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李苏是个性情爽朗的姑娘，一笑便露出一口白牙。那时他对李苏的友情中一定掺杂着特别的成分，但他把这种感情紧紧关闭在十二岁小男子汉的心灵中，从未向任何人泄露过。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在梦中喊过李苏的名字，也不知道大大咧咧的妈妈竟然能把这件事记上十几年。

李苏在初二时就患血癌去世了。同学们到医院去和她告别时，她的神志还清醒，她那双深陷的大眼睛里透着深深的绝望。当时甘又明一直躲在同学们后边，隐藏着自己又红又肿的眼睛，也从此埋葬了那段称不上初恋的情感。

妈妈看见儿子表情痛楚，两滴泪珠慢慢溢出来，她想一定是自己的话勾起儿子的伤心，忙赔笑道：“明娃，你咋啦？都怪妈，不该提那个可怜的姑娘。”甘又明伏到妈妈怀里，哽声道：“妈，现在我才相信你真的是妈了。”妈妈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又是担心：“你发魔癫了？我不是你妈谁是你妈！”甘又明没有解释，他回头对琼说：“琼，现在我可以确认了，我已经跳出了虚拟环境。”琼笑着掏出一张支票：“祝贺你，你终于用思维的惯性证实了这一点。吴先生说，如果你能确认，让我把一万元奖金交给你。”从这一刻起，两人都如释重负。妈妈开始做午饭，她在厨房里大声问：“明娃，你能在家住几天？”甘又明问琼：“我娘问咱们能住几天，看你的意见吧，你是否愿意多住几天，领略一下异国情调。”“当然乐意。我还在认真考虑，是否把根扎在这儿呢。”甘又明当然听出了她的话意。自打摆脱了外壳的禁锢，他觉得心情异常轻松，几天来对琼的好感也复活了，他笑着把琼拥入怀中。妈妈端着菜盘进屋，瞅见那个美国丫头偎在儿子怀里，翘着嘴唇等着那一吻，她偷偷笑笑，赶紧退回去。

甘又明把手指插在琼金黄色的长发里，扳过她的脑袋，在嘴唇上用力印上一吻。琼低声说：“你把我的头发揪疼了。”在这一刹那，她觉得甘的身体忽然僵硬了。他不易觉察地然而又是坚决地把怀中的姑娘慢慢推出去，他的身体仿佛又套上了一层冰冷的外壳。琼奇怪地问：“你怎么了？”甘又明勉强地说：“没什么。”停一会儿，他把目光转向别处，低声用英语问，“琼，请告诉我，你吸毒吗？”琼看看他的侧影，平静地说：“我不想瞒你，几年前我曾偶然服用过大麻，现在已经戒了。这在美国的青年中是很普遍的，不



过我从来没有静脉注射过快克。呶，你看我的肘弯。”她白皙的肘弯处的确没有什么针孔。甘又明仅冷漠地扫一眼，又问：“斯托恩吴……真的是一个同性恋者？请你如实告诉我。”琼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不是瞒你，我真的不知道。在B基地，除了工作上的交往，我和他没什么接触。”

同性恋在美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公开的同性恋组织和定期的公开集会，某些州法律已经承认同性恋为合法。但华人中尤其是高层次的华人中，有此癖好的极少。吴生大概不会吧。”甘又明阴郁地沉默了很久，突兀地问：“你的头发不是假发？在进入虚拟世界之前，在套上那件H E L L之前，我看见你剃光了头。”琼迟疑了很久才回答：“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甘又明烦躁地摆摆手，不想听她说下去。他清楚地记得，光脑壳的琼是他在进入虚拟环境之前看到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么，他就不该在这会儿的真实世界里看到一个满头金发的姑娘。他苦涩地自语：“我已经剥掉了六层S H E L L，谁知道还有没有第七层？也许我得剥掉一个手指头才能证实。”琼吃惊地喊：“你千万不要胡来！”

我告诉你，你真的已经跳出了虚拟世界，真的！”甘又明冷淡地说：“对，按照电脑的逻辑规则，一个堕入情网的女向导是会这样说的。”琼唯有苦笑，她知道两人之间刚刚萌生的爱情之芽已经夭折了。午饭后她很客气地同伯母告别。

甘的妈妈极力挽留了很久，但姑娘的去意很坚决。儿子冷着脸，丝毫不作挽留，似乎是一个局外人。她十分纳闷，不知道这一对年轻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翻了脸。两个小时后，琼已经坐上了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并在车站邮局向北京机场预定了第二天早上去旧金山的班机。她还给斯托恩吴先生打了一个越洋电话，说甘已赢得了一万元奖金，但对甘又明在赢得奖金之后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她未置片语。

她听见吴先生在大洋彼岸语调平淡地说：“谢谢你的工作，再见。”便挂上了电话。

[回首页](#)

## 西奈噩梦

王晋康

前边就是“疯猫”酒吧了，摩西科恩与联络人约定在这儿见面。按照多年间谍生涯养成的习惯，走进酒吧之前，科恩作一次最后的安全检查。他在前进途中突然转身，朝来路走回。在转身的瞬间，已把他身后十几个人的神色尽收眼中。

他发现只有一名年轻妇女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在两人目光相撞时，年轻妇女没有丝毫惊慌，她嫣然一笑，又很自然地把目光滑走，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

也许她的注视是无意的，是年轻妇女对一名英俊男子不自觉的注意。但科恩瞥见了她脚上一双漂亮的麂皮靴。不幸的是，在这一路上，这双麂皮靴已是第二次出现了。

早在15年前，科恩还未来到以色列时——那时他的名字是拉法特阿里——他的埃及教官在反追踪课中就教会他去识别追踪人的鞋子。因为在紧张的追踪过程中，追踪者尽可一套又一套地更换衣服，却常常顾不上或不屑于更换鞋子。

所以，极有可能，这名可爱的犹太姑娘正是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她的婴儿车是一种很实用的道具，可藏起她换装必需的行头。

摩西科恩并不惊慌。15年来，他已成为特拉维夫社交圈的名人，与很多政界显要交好。所以，即便有人想在他身边织网，必然慎之又慎。他相信，在捕网合拢之前他足可以从容逃之夭夭的。他微微冷笑一声，若无其事地朝前走去。20分钟后，他已利索地摆脱了追踪者，又重新回到“疯猫”酒吧。

酒吧里顾客不少，他扫视一番，向靠窗一张孤零零的桌子走过去。那儿有一名中年男子在安静地啜着咖啡，但他锐利的目光一直不离门口。科恩认出他是穆赫辛少校，不由心头一热。

穆赫辛少校是带他走进间谍生涯的引路人，他身居要职，轻易不到国外，由此也能看出，国内对巴列夫的情报是何等重视。少校向他点头致意，为他要了一杯咖啡。“你好。”他用法语说。“你好。我没想到是你。”科恩也用法语回答。少校低声说：“是总统派我来的，总统要我亲自转达他对你的问候和谢意。”科恩觉得嗓子发哽：“谢谢。”他把一份画报递过去，那里面藏着微缩情报：“这是有关巴列夫先生健康情况的最后一批资料。我想那个日子快到了吧。”“快了。科恩，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我这次来就是对巴列夫先生作一次临终诊断。”科恩微笑点头。大约20年前，即1953年11月，以色列恶名昭著的101分队在屠夫沙龙的带领下，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吉比亚村，69名无辜的村民惨遭屠杀。只有科恩死里逃生，成了一个孤儿，流落到埃及，不久他被穆赫辛少校发展成间谍。其后的15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孤儿法拉特阿里已变成著名的以色列富商摩西科恩，他已完全融入以色列上层社会了。但他在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那个恐怖的场景：一群老弱妇孺绝望地盯着枪口，等着它喷出死亡的火焰。他把仇恨咬在牙关后面，祈盼着有一天报仇雪恨。

令人沮丧的是，15年来耶和华一直孜孜不倦地护佑着他的子民，安拉和穆罕默德却似乎忘了他的信徒。犹太人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一次次大获全胜，他们占领了西奈半岛，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巴列夫防线，使埃及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不得不关闭。科恩作梦都盼着埃及坦克跨过巴列夫防线的那一天，为了这一天，他甘愿粉身碎骨。他对穆赫辛少校说：“希望我的努力使巴列夫先生早日进入天国。不过，恐怕我在这儿呆不住了。”少校注意地问：“为什么？”科恩苦笑一声，他向四周扫视一番，压低声音说：“也可能是我神经过敏。不久前一位政界熟人似乎无意地邀我去洗土耳其浴，我婉言推辞了。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似乎算不了什么，但邀我洗浴的那人同摩萨德的关系很密切，而且不久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推测他们对我有了怀疑，想找机会检查一下我的身体。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割包皮。”穆赫辛少校紧张地思索着。在派拉法特阿里到以色列之前，他们曾打算为他割去阴茎包皮，以免在实施割礼的犹太人中露出马脚，但阿里执意不肯：“不，我不同意。你知道，很可能我要在以色列生活十年、二十年甚至终生，我必须在外表、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方式上彻底变成一个犹太佬。那么，总得在我身上保留一点

阿拉伯人的东西吧，好让它经常提醒我，我到底是谁。犹太佬割去包皮是对他们的上帝立约，我保留它，算是对我们的祖先立约吧。”少校最后勉强同意了意见，但反复告诫他一定要小心。

这么多年，科恩一直很谨慎，没有露出马脚。但是，一旦以色列特工部门有了怀疑，他们将轻易地查清这一点。少校严肃地说：“我马上回国向上司报告，以决定你的去留。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上司的撤退命令是否抵达，只要你确认处境危险，不要有丝毫犹豫，立即逃走！你的工作位置对祖国无比重要，你本人的安全则更重要。”科恩感动地说：“谢谢。”

不过，在走之前，我至少还要完成一项工作。”“什么工作？”科恩停顿很久才问道：“你知道伊来阿丹这个名字吗？”少校没听清，因为酒吧里声音嘈杂，几个人在大声咒骂巴勒斯坦杂种，他们刚伏击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造成三人死亡，那些伏击者也被随即赶到的以色列直升机送入了地狱。少校侧耳问：“谁？”“伊来阿丹。”少校思考一会儿，答道：“没有，我从未听说过。”“他在十几年前是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的著名物理学家，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也在费米手下工作过，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任教，从那儿迁居以色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反战态度与沸腾着复国狂热的犹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早就离群隐居了，十几年来在社会上默默无闻。如果在犹太佬中找出一个不太可恶的例外者，恐怕只有他了。”他笑着说，又继续介绍，“这些年他一直在一个偏远小镇索来斯从事个人性质的科学研究。尽管社会上似乎早已把他遗忘，但在以色列科学界一直流传有关于他的窃窃私语。这些私语声我早就听到过，如果不是他的研究课题太不可思议，我早把他列入我的情报对象了。”少校问：“什么课题？”科恩笑道：“你绝对猜不到的，是时间机器。”少校吃惊地问：“时间机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古怪玩艺儿？”“对，所以我一直把阿丹教授看成一个神经不正常者。但是，近一两年科学界的私语声越来越大，而且是满怀敬意，绝不是嘲笑，我就有点弄不明白了。要知道，这些犹太科学家们的脑瓜可是绝顶聪明的，他们不可能全都发疯。听说阿丹先生的研究已经成功，对过去和未来的追述或预言十分准确——当然，不可能不准确，如果他确实乘着时间机器亲眼目睹了过去和未来的话。”少校盯着科恩的眼睛，下意识地摇头。他不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科恩说：“我也不相信，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去探查一番。如果这是真的，阿丹先生就会很准确地预测在巴列夫防线上不久要发生的事情，那可太危险了。尽管他不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个犹太佬。”少校皱着眉头问：“会不会是摩萨德设下的诱饵？”“不太像。不管怎样，我去看看再说吧。如果不是真的，我就请阿丹先生喝法国白兰地，如果真是如此，就只好请他吃一颗子弹——尽管我不大忍心这样做。”“你要小心行事。真主保佑你。”少校用法语低声说道，然后起身离去。

科恩驱车向偏远的索来斯小镇进发。秋风萧瑟，车窗外的景物迅速向后退去。他想，这种生活有可能就要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15年的伪装是一桩太重的负担，连在睡梦中都不敢用阿拉伯语思考。有时他甚至疑惑地自问：假如我真是个犹太人？但每次都不敢再想下去，迅速坐在地上默诵古兰经，使心境平静。

小镇已到了。这儿已接近内格夫沙漠的边缘，镇上十分冷清。科恩没费什么事，就打听到伊来阿丹教授的住宅，看来阿丹先生在这儿很有名。

阿丹教授的住所是一片占地颇宽的平房，低矮的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科恩把福特车停在大门口，在车内检查一遍他的科尔特手枪，然后下车去敲响门铃。铁门自动打开了，扬声器中一个老人说：“请进。”走进客厅，阿丹教授已在那里迎候，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客人。他七十岁上下，外貌颇像一个古代的先知，浓密的白色长须飘落胸前，身体很健壮，两眼炯炯有神。科恩努力思索着，他觉得这副容貌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我叫摩西科恩，在特拉维夫经商……”阿丹打断了他的介绍，微笑道：“我认识你，咱们见过面。”科恩很尴尬，也有点不安。在间谍生涯中，他时时刻刻强迫自己记住与他打过交道的每一个人，他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在记忆中却没有搜索到这个老人。他问：“见过面？在什么地方？”“大约十年前吧，是在一次沙龙聚会上，你那次离会很早，我们没来得及互相介绍。那时六五战争刚结束，我们的某个指挥官释放了成千名埃及战俘，让他们脱光鞋子步行穿过西奈沙漠，不少人因干渴死在途中。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社会名流，有教养的绅士，当然不会赞扬这件事，至少不会公开赞扬，不过在言谈中他们都把它当作自家孩子的一场恶作剧，用轻描淡写甚至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起它。全场只有你一个人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这是犹太人的耻辱！犹太人不要忘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要捡起党卫军的十字袖章戴在自己的胳膊上！说完你就愤然离去。科恩先生，自那时起，我一直想有机会向你表达我的敬意，一个二十五岁商人的一席话使犹太社会的精英们渺小如虫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他慈爱地看着科恩。科恩恍然忆起此事，暗暗为自己的幸运高兴。10年前那次冲动几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他多次告诫自己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没想到这倒成全了阿丹先生对自己的友善。看来，今天的任务可能要轻松一些。他在心中不觉对这个犹太老人滋生出敬意。老人笑问：“科恩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科恩难为情地笑道：“阿丹先生，请你不要取笑，这一切都缘自我那不可原谅的好奇心。我在科学界听到过不少有关你的议论，想来查证一下它的真实性。如果我的问题不涉及什么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话……”“请讲。”“请问，你真的在研究什么‘时间机器’吗？”教授微笑答道：“不错。”科恩有意提高声调，说：“坦率地讲，我完全不相信这个玩艺儿！我认为那只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荒谬东西，是对人类逻辑的嘲弄。因为从没有一个人能解释那个‘外祖父悖论’：如果一个人能回到过去，无意杀死了幼年的外祖父，那怎么可能有他的母亲来生养他呢？尊敬的教授，你能为我讲清楚吗？”教授笑了：“乐意效劳。”

但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的，我们先把自已安顿好再说吧。”他唤仆人冲上两杯咖啡后，两人在沙发中对面坐定，教授才开始讲述起来。

“让我们先从那个尽人皆知的假定开始吧。假定我们在地球之外的太空中静止不动，通过地球反射来的光线观察地球，这种观察和地球的实际进程肯定是同步的。”“对。”“再假定我们背向地球行进，当我们离开地球的速度越来越高时，地球上的时间流逝就会变慢。

极端地讲，如果达到光速，我们就会与地球射来的光线并驾齐驱，展现在行进者面前的将是一幅静止画面。对行进者而言，地球的时间流逝就停止了。”“可是，光速……”“再假定我们的速度超过光速，就会越过‘今天’追上‘昨天’的光线，我们就回到过去了。同样的方法也可跳到未来。”“可是，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应是宇宙速度的极限！”阿丹教授笑着摇头：

“不，爱因斯坦只是说，原来就低于光速的物体不能通过加速到达或超过光速，并未否认超光速的存在。按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宇宙分为快宇宙和慢宇宙。我们所在的慢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都远远小于光速，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能向上逼近光速。与此相反，快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远远大于光速，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能向下趋近光速。快慢宇宙是不同相的，永远不可能交汇。但是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它的深刻含义，即：在慢宇宙中，尽管物体不能达到光速，但光却可以很方便地作慢物体的信息载体，同样，光也可作快物体的信息载体。所以，快慢宇宙当然可能通过共同的媒介物来完成信息交换。这就是时间机器的基本原理。”科恩点点头：“噢，你是说信息交换。换句话说，通过时间机器，只能观察过去、未来，并不能真的跳进那个不同相的世界，这倒是容易接受的观点。”“对，一个整体的‘人’绝不能跳到过去或未来。但是你不要忘记，快慢宇宙中都有极少数逼近光速的高能粒子，它们的速度接近，它们之间能够交换力的作用。所以通过时间机器，我们也可以向过去或未来发射一些光速粒子去影响它的进程。”科恩笑道：“我想这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宇宙射线无时无刻不在穿过大气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恐怕都被高能粒子穿透过，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阿丹严肃地说：“完全正确。但你不要忘了所谓的蝴蝶效应，这是混沌理论的基石：里约热内卢的某个蝴蝶扇动翅膀所引起的空气紊流，传到夏威夷洋面就可能发展成一场飓风。

可能今天的人类就缘于几亿年前某个高能粒子引起的基因突变，所以，如果我们向四千年前的迦南古城发射一簇粒子，四千年后很可能影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科恩一个劲摇头：“恕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按你的说法，迟早又会回到外祖父悖论上去了。当你的这簇粒子改变了摩西或诺亚，怎么还会有发明时间机器的犹太人子孙伊来阿丹教授呢？”阿丹教授笑起来，耐心地解释道：“科恩先生，你的思维还停留在牛顿力学而不是量子力学的水平上。以电子云的概念为例：当我们说它是处在原子核外某轨道上时，并不是说它确切地呆在那里，而是说这是它的最大可能位置。同样，当我们通过时间机器观察未来时，我们也仅仅看到了历史的最大概率。举个浅显的例子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局就是按历史发展的最大概率出现的，但是，如果当时就有一个人预见到日本偷袭，这个人又处在足以采取行动的位置上——这个假设一点也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另外一种历史结局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我们\*氛奔湔\*扮演的就是这种历史预见者的角色，至于它能否改变历史，那就要依靠概率决定了。”科恩沉默了很久，才苦笑道：“你的解释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不知道我心里是更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直截了当地说吧，你的时间机器是否已研制成功？”“不错。”“那么，”科恩沉吟很久才问，他想阿丹绝不会轻易答应自己的要求，“能否让我借助它作一次时间旅行？我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次神奇的经历。”不料阿丹教授的答复十分爽快：“当然，我费了几十年心血搞出这个玩艺儿，并不是要把它锁在储藏室里。我已经作过几次实验，都很成功。你稍等一会儿，半个小时我就把机器准备好。”半个小时后，科恩忐忑不安地来到实验室。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相信时间机器的存在。

他想象不出时间机器会是个什么古怪玩艺儿，也许它是一个地狱之磨，把人磨碎成一个个原子，再抛撒到过去或者未来。

其实阿丹教授的时间机器并不古怪，它很像一部医院里常用的多普勒脑部扫描仪。阿丹教授让科恩在活动床上躺好，在他脑部固定了一个凹镜形的发射装置，然后轻轻地把活动床推到一个巨大的环状磁铁中去。他俯下身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要紧张，它只相当于一次脑部扫描检查。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想到哪个历史时代？”科恩似乎随便地说出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地，他开玩笑地说：“先从近处开始吧，免得我掉进时间陷阱一去不返。我想看看几天以后的以色列以及周围的国家，看看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等我从时间旅行中回来，我就等候在电视机前去验证一番。你知道，只有在看到确凿无疑的实证后，我这个牛顿力学的脑瓜才敢相信。”教授微笑道：“好，你放松思绪。我开始进行时间调整。”随着一波波电磁振荡穿过脑海，慢慢地，科恩觉得自己的脑中有了奇妙的变化。虽然他闭着眼，却感到自己已经有了上帝的视觉，透过云层俯瞰着几天后的尘世。他把目光聚焦在地中海沿岸的以色列国土上，聚到红海和西奈半岛上。不等他找到苏伊士运河，那儿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已把他吸引过去。他看见几千门埃及大炮向运河东侧的河岸猛轰，烟尘中绽开着火红的花朵，以色列军队的火力完全被压制了。运河上一条条橡皮艇像蚁群一样，满载埃及突击队员，在“真主伟大”的呼声中用力划向对岸。先期抵达的埃及工兵已经架起几台大功率水泵，用高压水流冲散犹太人苦心构筑的砂墙。西奈机场上几十架以色列飞机紧急起飞，准备轰炸扫射过河的队伍。但运河西侧突然有一朵朵橙黄色的闪光，随之苏制萨姆—6式地对空导弹呼啸升空，以色列的F—4式战斗机或A—4天鹰攻击机被击中，凌空爆炸。

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赎罪日战争。秣马厉兵十年的埃及部队士气高昂，很快撕破了巴列夫防线，埃及坦克从浮桥上隆隆开过，穿过沙墙中新开辟的狭路，向西奈半岛开过去。

忽然，一只孤零零的以色列豹式坦克从火网中钻出来，爬到高高的河堤上，就像一头对月长啸的孤狼。面对堤下成千上万的埃及武器，它毫无畏惧，冷静地瞄准浮桥开炮。浮桥在爆炸声中断裂，几辆埃及T—62坦克掉入河中。愤怒的埃及人把各种反坦克武器瞄向这辆坦克，很快把它炸毁，它的炮塔和驾驶员的四肢被炸飞到几百米之外。科恩大声叫好，不过，对这辆豹式坦克中不知姓名的犹太佬，他倒是满怀敬意。

浮桥很快修复，埃及坦克继续络绎不绝地开过去。科恩热泪盈眶，他知道阿拉伯世界十几年的屈辱即将洗雪，这成功里有他的一份努力，是他提供了巴列夫防线的详细情报……忽然云雾消散，阿丹教授的脸庞出现在他视野里，他关切地问：“有什么异常吗？我发现你的心跳和血压都很剧烈。”科恩过了很久才收拢思绪。他的脑子飞快地转了几圈，问道：“阿丹先生，我确实看到了几天后的情景，虽然我不敢相信它是真实的。这些情景你能否透过机器同时观察？”“能，但我没有使用这种监视功能。怎么样，你还要继续进行吗？需要不需要我的帮助？”科恩微笑道：“谢谢，我再去看一会儿。我想我一个人能行。”10月15日，战争的第9天。局势发展十分理想，埃及坦克已开进了以色列本土。

在以色列军队全线溃退的形势下，有一队坦克却隐秘地逆向而行。这些坦克都是苏制T—54，驾驶员穿埃及军服。沿途碰见的埃及军人快活地同他们打招呼：“喂，前线怎么样？”坦克上的人也用阿拉伯语兴高采烈地回答：“犹太佬完蛋了！很快就要被赶到地中海喂鱼去了！”问话的埃及军人

欢呼起来，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坦克中正是屠夫沙龙和他的部下。他们像一群凶狠的狼，偷偷从埃及二、三军团的结合部穿插过去，通过运河浮桥开到埃及本土，立即嚎叫着扑向各个萨姆导弹基地，这些基地很快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以色列飞机\* 葱缀菟\*扑过来，把制空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在向特拉维夫推进的埃及坦克，在以色列飞机的凶猛攻击下很快溃不成军。

沙龙的坦克部队在埃及本土长驱直入，一直向开罗挺进。因为埃及的装甲部队已全部投入前线，后方十分空虚。科恩目瞪口呆地看着战争的突兀逆转，他的心在滴血。太不可思议了！历史老人难道如此不公平？阿拉伯人难道注定要失败，犹太佬却处处受到耶和华的庇佑……直到阿丹教授把他拉回现实，他仍是泪流满面。教授俯在他面前，注意地盯着他，委婉地说：“科恩先生，你是否看到了什么悲惨的事情？”他悔改地说，“也许我不该让你使用时间机器。不过请你记住，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最可能’不等于‘一定发生’。也许上帝垂怜，不让那些悲惨事件真的降临人世。”在他好心地劝解时，科恩一直在心里呐喊：“难道我十几年的努力全部白费了？阿拉伯民族十几年的努力会付诸东流？”很久，他才稳定住思绪，他必须想法消除阿丹的怀疑，稳住这个老人。

科恩想出了一个对策，于是试探着对教授说：“教授，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是机器故障吧，刚才我没有跳到未来，而是回到了过去。我看见1953年11月，沙龙领导的101分队袭击了吉比亚村，69个老弱妇孺倒在枪弹下。可能是时间跳跃引起的错误，不知怎的，我好像也变成了吉比亚村民的一员。我第一次用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的眼光来面对这场屠杀，沙龙的恶魔行径使我深恶痛绝。我是在为我们的敌对民族流泪，请你不要取笑我。”教授低沉地说：“你的行为没什么可以取笑的，即使以没有传染上疯狂症的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沙龙的行径也是对人类良心的践踏。”“教授，我是否可以回到过去，向沙龙的祖辈们发射几颗高能粒子？但愿这几粒微不足道的粒子能改变沙龙的凶残本性，避免那场历史悲剧。”教授犹豫很久，才勉强答道：“好吧。本来我一直慎用这种手段，因为蝴蝶效应的后果是难以控制的，也许它会偏向另外一个方向。不过，你愿意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反正这些结局都在历史的概率之内。”教授把一个类似电视遥控器的玩艺儿塞到科恩手中，告诉他可以自己调整跳入的历史年代。等他需要发射粒子时，只需按一下发射器的红色按钮即可。然后，他把时间机器调到自动档。

科恩沿着沙龙家的人生之路逆向而行。他的内心十分焦灼，他要赶在赎罪日战争在历史的真实发生前，尽自己的力量改变它的结局。他看见14岁的沙龙参加了犹太“加德纳”组织，十分凶悍地同阿拉伯人械斗。他看见沙龙的父亲从苏联迁居以色列，定居在特拉维夫郊区，那时以色列还是遍地荆棘，这些移民们在周围阿拉伯人的敌意中艰难地挣扎着，不少人死于疾病和饥馑。他逆着沙龙家庭的迁移路线追到了沙皇俄国，那儿也笼罩着仇视犹太人的气氛。沙龙的祖父原姓许纳曼，是一个强壮的农夫，面孔阴郁，穿着笨拙的套鞋和旧外套，沉重的劳作使他神经麻木了。心情烦躁时，他就痛饮伏特加，发狂地殴打妻子。妻子在地上打滚，小许纳曼（该是屠夫沙龙的爸爸吧），则站在马厩边仇恨地盯着父亲。

科恩立即瞄准冰天雪地中那个破旧的农舍，按住红色按钮不松手，把无数高能粒子透过时障射入那个异相世界。然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迅速掉

头奔向未来，他想看看自己的手术是否能产生效果。他在心中不停地向安拉祷告，把那个万分之一的幸运施舍给他。

10月14日。装甲师长沙龙正在与上司戈南争论。在以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沙龙主张回马一击，穿过埃及二军团和三军团的结合部袭击埃及本土，戈南却斥之为胡说八道。按照原来的历史进程，是沙龙的主张得到胜利。但经过高能粒子轰炸的沙龙似乎已没有了强悍的本性，他在上司淫威下忍气吞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科恩无比欣喜地看着埃及坦克向特拉维夫挺进，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了。叙利亚的坦克也在东边突破了以军防线，特拉维夫的犹太平民们目光阴沉地抱着武器守在大楼上，等着死亡降临，他们唯一希望的是死前能拼掉几个阿拉伯人。

科恩开心地笑起来，他用一己之力改变了战争结局，挽救了阿拉伯民族。但喜悦中，他瞥见了几架超低空飞行的以色列鬼怪式飞机突然出现在开罗上空。就在萨姆导弹把飞机击毁之前，一架降落伞晃晃悠悠落下来。在离地600米的空中忽然爆出一团极明亮的闪光，接着蘑菇云冲天而起。是原子弹！他早知道以色列制造了十几颗原子弹，并已把情报及时报告了埃及，但他没料到他们真的敢使用。开罗城的建筑在冲击波下无声地崩溃，城内像撒了遍地的小火星，这些火星迅速变成熊熊大火。以色列飞机的驾驶员临死前在无线电中放声大笑：“该死的阿拉伯人，咱们同归于尽吧！”科恩目瞪口呆，看着开罗在地狱之火中毁灭，他在心里痛苦地喊道：“不能这样啊，\*荒菅度。\*这绝不是我想得到的结局！”他忽然从极端的恐惧震惊中苏醒，一秒钟也没有停，操纵着时间机器的旋钮，急急忙忙沿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程往回赶。在很短时间内，他越过了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

他看见慕尼黑奥运会上，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枪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鲜血染红了德布鲁克机场的跑道，但奥运会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他看见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犹太男女排着队走向毒气室。他们目光温顺，没有丝毫反抗，当毒气从莲蓬头滋滋地喷出来时，骨瘦如柴的妈妈徒劳地把儿女藏在自己身下。

他不想看这些，这些只会削弱他对犹太佬的仇恨。他猛力扳动开关，一下子跳回到旧约中描写的年代。他看见强大的犹太人在兴高采烈地屠杀基比亚人，借口是基比亚人强奸了一个犹太女子。他们又在烟气升腾中大肆屠杀犹太人中的便雅悯支派，如同芟刈野草，因为便雅悯支派不肯交出基比亚人。

他继续扳动开关，来到三千年前的埃及。犹太人在埃及法老的淫威下偷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献给埃及主人。后来，一个叫摩西的犹太人带领同族逃出埃及。那时红海还只是一条狭窄的海沟，他们从一座简陋的木桥上跨过去，然后急急地拆毁木桥，把埃及追兵隔在对岸。惊魂甫定身着长袍的摩西在河岸上伸出神杖向以色列人晓谕：“看哪，耶和华在护佑着我们。”科恩把高速粒子枪对准手持神杖的摩西，狠狠按下红色按钮。从表面上看，这簇高能粒子没有在摩西身上引起什么变化，他颤颤巍巍地领着族人继续向东行进。

科恩又折回头，急急赶向1973年10月，他知道蝴蝶效应是不可预测的，他祈祷着至高无上的主把那仅有的幸运赐给他的族人。

10月22日，以军已全面胜利。还是那个被称作屠夫的沙龙，公然



违抗世界舆论的呼声，率领他的装甲师直扑开罗。埃及军队已经晕头转向，无法建立任何有效的防御。开罗城内的军民都绝望地等着末日来临——恰如几天前特拉维夫那些绝望的犹太人。

在距开罗近 80 公里的地方，沙龙才接受国防部长达扬的命令停止前进。即便如此，以军的辉煌胜利已足以使犹太人欢呼。在此之前，梅厄总理已下令原子弹作好投弹准备，以便在末日来临时与阿拉伯人同归于尽。现在这些原子弹都拆去引信，悄悄运回内格夫沙漠的核弹基地。科恩尽情地观察了战争的全过程，然后悄然返回现实世界。

“科恩先生，你的这趟远足可真不近，你在这里已躺了两天了。”阿丹教授平静地对他说，他关闭了时间机器，从科恩头上取下那个凹镜状的发射器。

“科恩？”他略一愣神，笑道，“不，你记错了，我叫海恩，摩西海恩。你知道这两天我看到什么？我观察了一次战争的全过程！请问今天是几号？”“10月6号，上午8点。”“10月6日，对，正是这一天，犹太教的赎罪日。我告诉你，上午10点，以色列政府将发布紧急动员令，下午两点，埃及军队向巴列夫防线发动闪电战。开始时局势很危险，以色列几乎被从地图上抹去，但是伟大的军人沙龙扭转了战局，最后以犹太人大获全胜而告终。不，我不对你详述了，让我们饮着咖啡，心平气和地欣赏这有惊无险的球赛重播吧，那绝对是一种享受。”现在的海恩注意到阿丹先生定定地凝视着他，目光很古怪，怆然中夹着怜悯。他茫然问道：“怎么，我的话不对头吗？阿丹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你总不至于拒绝为以色列的胜利而高兴吧。我在时间旅行中重温了犹太人的苦难，全世界都曾抛弃过犹太人。现在，我们总算用血与火为自己争取到一块生存之地。你干吗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看我？”他皱着眉头问。阿丹教授怜悯地看着他，轻声问：“海恩先生，你对拉法特阿里这个名字有印象吗？”“拉法特阿里？”他仔细想了一会儿，“记不清了，但听来似乎耳熟，也可能是我在埃及当间谍时用过的一个化名。我有无数化名，已经不能全记得了。”“那么，以色列富商摩西科恩呢？”“噢，那是我的公开职业。难怪你刚才称我科恩先生——我是否向你介绍过我的真正职业？我是在摩萨德工作。”阿丹小心翼翼地说：“海恩先生或者科恩先生，在饮酒欢庆胜利之前，你能否听我讲一个小故事呢？”海恩不知老人的用意，迷惑不解地点点头。于是阿丹教授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拉法特阿里的天才的阿拉伯间谍，在以色列卓有成效地从事间谍工作。他对民族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即使在危险的间谍生涯中，他也坚持每晚坐在地板上，面向圣地麦加，口诵古兰经，但他的努力并未改变阿拉伯人的失败。他在痛苦中借助一个犹太佬发明的时间机器，反复向历史发射高速粒子，以求多少改变历史的进程。

“可惜他不知道，当他偶尔这样干的时候，确实会稍微改变历史进程，当然这种改变不一定正好合乎他的心愿。当他多次发射粒子后，历史进程经过充分振荡反而会回到原先的位置，也就是最大可能的位置。只有一点改变了：这名阿拉伯人变成了他深恶痛绝的犹太佬。”他怜悯地看着目瞪口呆的海恩，叹息一声，苍凉地说：“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是古闪族的后代，只是后来才分化成不同的民族，所以摩西时代某一个粒子的得失足以影响几千年后的一个人在战争游戏中的归属。其实，按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的线粒体夏娃假说，人类所有民族均出自15万年前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所以，如果把我的粒子枪拿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发射，连希特勒

也可能变成行割礼的犹太人。那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海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教授的讲述唤醒了一个遥远的前生之梦。他恐惧地抵抗着，不愿在这个梦中沉沦，但教授下面的话撕碎了他的幻想。

教授叹道：“海恩先生，或者该称科恩先生，请原谅，在你说时间机器有故障以后，我打开了监视窗口，因而观察到了你的全部行为。我看着你在历史长河中来回奔波，尽管我不赞同你的所作所为，不赞同你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但我十分佩服你对自己民族的忠贞。我没料到不可控制的蝴蝶效应把你变成了犹太佬，这真是一个悲剧。请相信，我没在其中捣鬼。海恩先生，一点不错，你确实是两天前来到这儿的那位阿拉伯间谍拉法特阿里，或者扮作犹太富商的摩西科恩。”海恩面色悲怆地沉默很久，慢慢抽出科尔特手枪。他指着教授的鼻子愤恨地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即使我变成了犹太佬，你为什么不让我浑浑噩噩活下去，为什么非要把我唤醒来正视自己的痛苦？我要宰了你这个心肠狠毒的老东西。”就在这时，房门被砰然撞开。三个人冲进房中，高声喊道：“放下枪，举起手来！”海恩身上被唤醒的阿拉伯间谍本能使他迅速转身射击，一边扭头急切地对教授喊：“教授快趴下！”但三人的枪弹比他更快，一阵猛烈的射击打得他飞起来，重重跌倒在地。他无力地看了教授一眼，脸部肌肉便冻结了，但他的双眼痛苦地圆睁着。

三个摩萨德特工走到他身边端详着他，其中一名对教授说：“教授，你没受伤吧。我是达夫上尉。这是一名最危险的阿拉伯间谍，叫拉法特阿里，我们已跟踪了他很长时间，总算没有让他逃脱。”阿丹教授冷冷地看着这几个人，冷嘲道：“阿拉伯间谍？我想你们弄错了吧。这也是一名摩萨德特工，摩西海恩。他刚才还在为以色列的胜利欢呼呢。”达夫上尉笑道：“不会错的，你不要信他的鬼话，这条狡猾的阿拉伯红狐狸。三天前我们偷窥了他的秘密，他没有行过了割礼，单是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他的真实身份。”教授冷笑道：“没有行割礼？我不会偷看别人秘密的，尤其不会把这当成高尚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堂皇的借口。但我相信这个真正的犹太人一定在出生第八天就行过割礼。诸位不信，尽可检查一下。”达夫上尉惊奇地看看教授，犹豫不决地走过去解开死者的裤子。他的脸色顿时煞白如雪，惊惶不解地喊：“真是怪事！三天前我们还在厕所里偷拍了他私部的照片，那是绝对不会错的，即使在这之后他去补作手术，也不会痊愈得这样快！”三个人面面相觑，都惶惑地盯着教授，他们不敢承认自己误杀了同事。教授懒得对他们解释，他走过去，沉痛地看着死者的面容。他的脸部扭曲，眼睛圆睁着，似乎惊异于这个扭曲的世界。他一生辛苦劳碌，忠贞不贰，却不知道自已究竟该为谁效忠，是真主还是耶和华？这使他死不瞑目。教授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安心地睡吧。这个充满仇恨的疯狂的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轻轻为他合上眼睑。就在这时，大地微微颤抖一下，从遥远的西方传来沉闷的炮声。

这炮声如此密集，以致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滚动的狂飙。

阿丹教授叹息一声，对客厅中三个木然呆立的摩萨德特工说：“看，赎罪日战争已经拉开序幕了。耶和华呵，祈愿战争早些结束，让犹太和阿拉伯两个伟大的民族消除宿怨新恨，世世代代友爱相处下去吧！”回首页

# 生死平衡

王晋康

## 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编者按：《生死平衡》是王晋康的长篇科幻新著。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中国民间医生皇甫林在出游异域期间，奇迹般扑灭当地大面积流行的早已绝迹的天花病毒疫情，勇敢地向现代西方医学理论挑战的故事，写来波诡云谲，引人入胜。虽然文中涉及到不少医理问题，但它并非医学论文；同理，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环境，也全都是虚构的。原稿全文十万余字，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作了少量删节，分两期载完。

### 楔子(一)

1977年夏天，世界卫生组织干事德国人冯·豪塞特先生风尘仆仆，从吉布堤越过边界来到索马里北部的一个偏远乡村，找到了名叫阿里·毛马林的青年男子。这位黑人没有穿上衣，因为营养不良腹部膨胀凸出，满脸尽是天花留下的瘢痕。豪塞特知道这个地区十分贫穷落后，当天花免疫法在大半个世界都普及时，这儿仍沿用古老的吹粉法防治可怕的天花，即把天花病人的干痂皮研成粉末，吹进健康人的鼻孔中。但这种方法不够安全，阿里·毛马林只是由于他的身体强健才战胜了天花病毒，免于死。

豪塞特先生为他拍照时，毛马林傻呵呵地笑着，丝毫不知道这是在纪录历史，这使激情型的豪塞特先生觉得十分遗憾。他请翻译告诉那位黑人，这张照片将使他名垂青史。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由天花病毒致病，死亡率曾高达25%，它至少在地球上肆虐了2000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上就发现了天花瘢痕。英国史学家马考莱曾称它是“死神的忠实帮凶”。从免疫之父琴纳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算起，人类经过两百来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天花。而阿里·毛马林先生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位天花病人，无意中成了人类2000年进步的见证。

索马里语翻译努力把德国人的冗长谈话翻译过去，他不知道那位鲁钝的黑人听懂了多少。豪塞特先生又遗憾地说，可惜他来晚了，否则他一定为最后的天花病毒取一份样本，保存到日内瓦的病毒基因库中。

那位黑人显然听懂了后面的话，叽哩呱拉说了一通。翻译迷惑地翻译着：“他说你们的人已来过一次，把他身上的脓疱刮了一些带走了，说要存在什么库中，还付了他50美元呢，真是慷慨的先生。”

豪塞特很奇怪，据他所知，从没发表过任何关于采访毛马林并保存病毒的样本的报道。

他请翻译再次确认，翻译经过长时间盘问后说：“没错，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问问他，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

翻译盘问后又告诉豪塞特：“他说是一个月前来的，是三个白人，穿着西服，都很瘦，窄长脸，鹰钩鼻。其它情况他一概不清楚。”

豪塞特先生很遗憾，但他知道无法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情况，便也付了他50美元，与他告辞。毛马林对又一笔意外之财十分惊喜，笑得合不拢嘴，村民们也都欣羡不已，很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得上天花。

归途中豪塞特同翻译还在谈这件事，那位正在同坏路搏斗的司机忽然插话，说那三个人他可能见过。一个月前他跑这条路时，见一辆车停在途中，有三个白人在车前面向东北做礼拜，还非常认真地拍打身上的尘土。司机常与伊斯兰教徒在一起，知道这是穆斯林礼拜中的“土净”仪式，那三人长相也是典型的阿拉伯人的特征。这么说，那三个白人很可能是阿拉伯人了。

冯·豪塞特回到日内瓦后，曾向一些阿拉伯同行询问过此事，但没有人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几年前就已提取了天花样本，分做三份保存在瑞士、美国等地，所以毛马林的天花病毒保存与否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无科学意义。时间长了，豪塞特先生也淡忘了它。

## 楔子（二）

2031年2月10日，中国的《科技日报》第七版上刊发了一篇短文：

### 漫话彗星

……太阳系的彗星总数估计在一亿以上，已经发现及命名的有1600多个，这个名单上今年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

今年元月份，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美国帕洛马天文台及智利拉斯坎帕纳斯天文台几乎同时发现了一颗新彗星。它的绕日轨道离心率很大，公转周期长达1190年。它上一次进入人类视野的时刻，大约是中国唐朝安史之乱期间。

彗星历来被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的传说中，彗星主凶，主刀兵灾疫。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迷信已经没有市场了。但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定律之一。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经过去芜取精，又成了21世纪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利器。随着科学视野的开拓，人们认识到地球绝不是孤立于宇宙之外，恰恰相反，各种天体变化常常或多或少影响着人类的进程。某些科学假说认为，正是饱含固态水的彗星对地球无数次的轰击，才使早期地球集聚了大量的水；正是彗星中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引起了地球的生命进化；即使在今天，彗星仍在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一些科学家相信，彗星中很可能含有类似病毒的低级生命，它们处于休眠状态，能够抵御宇宙射线的杀伤，一旦进入地球大气环境就会复苏，造成全球性的灾疫。不过这种假说尚无实证。

这颗新彗星将在今年10月11日至12日掠过地球，近地点约为150万公里，不会出现彗星撞击事件。届时，该彗星的最佳观察点大致在西亚一带。

这篇千字短文很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也无人能料到它会和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和联系。

## 一、新月行动

清晨，西亚C国首相官邸。阿卜拉·肖卡德首相很早就起床了，他做

完小净，仆人为他铺好礼拜垫，他照例虔诚地行了晨礼。先是站、念，然后叩头，鼻尖和额头俯伏在地，然后盘脚坐下，两手平伸，手背向下：“我以赞颂人类敬爱的领袖开始祷告……”

肖卡德在非伊斯兰世界几乎度过了半生。从十五岁起，父亲就送他到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进入政界后他担任过驻美大使、驻华大使……他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思维手段灵活的干臣，但这丝毫未影响他对宗教的虔诚。

他站起身时念了台斯迷：“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结束晨礼后，他草草进了早餐。

秘书哈密勒先生适时进来说：“阁下，情报部的吉瓦德先生已经来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大使将在八点半至12点依次约见。”

“好，让吉瓦德进来吧。”

身材粗壮的吉瓦德从皮包里掏出一些资料，平铺在首相桌上，他简要地综述了一月以来有关L国的情报：“八月初，美国大使施米特先生转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情报，我们的邻邦L国将在十月中旬对我国采取‘新月行动’，很可能是不宣而战。稍后，以色列、埃及情报部门也有同样的警告。我们立即集中力量对邻邦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动向。”

看来吉瓦德对这个结果显得很困惑，接着他详细报告了L国国内最近的一桩大事件：“9月12号，L国总统加米勒·萨拉米在国立神学院发表公开讲话，重弹‘阿拉伯必须统一’的老调。首相先生，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邻邦常常孵出一些政治怪胎，是否先知穆罕默德对魔瓶的封印失效了？这个萨拉米是十分善于蛊惑人心的，L国民众对这位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现代先知，崇拜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听情报人员讲，神学院的学生们听他讲演后个个如痴如狂，争着去亲吻他的鞋子。”吉瓦德愈发显得忧心忡忡，“9月20号，L国全国接种汉塔病毒疫苗，萨拉米总统亲自到工业区为孩子们接种。你知道，汉塔病毒是1996年在阿根廷首次发现的，由于它的特殊变异性，迄今未研制出它的免疫疫苗。L国首都在三个月前发现了八例病人，随即他们就宣布疫苗研制成功。我们认为这恐怕是心理战，是为了避免旅游业滑坡的手段，也不排除萨拉米是以此收买人心。”

首相皱着眉头问：“你怀疑汉塔疫苗是假的？”

“完全可能是葡萄糖或生理盐水，萨拉米这个狂人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

秘书在旁插了一句：“应该叫情报人员搞到一点疫苗，送回来鉴定。”

吉瓦德苦笑道：“我们已经想到了，但没有搞到。L国对汉塔疫苗的防卫措施极其严密，实在是一件怪事！这更说明里面肯定有鬼。”

首相沉思一会儿说：“你们先回去吧，美国大使马上就要来了。”

施米特大使乘坐一辆克莱斯勒电动汽车来到首相官邸。在C国，锂离子汽车电池的充电服务还很不完善，网点不够齐全，常常给他惹出一些麻烦。以前那辆漂亮的奔驰汽车是多么令人怀念！但在世界石油即将枯竭的时代，美国政府已严令各政府机关必须使用电动汽车，他只得服从命令，至少在公务活动中如此。

首相已在门口迎候。首相身材瘦小，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笑容和蔼，一双眼睛十分锐利。

两人进屋坐定后，首相微笑着说：“谢谢大使阁下转送来的情报。当灾

难将要降临时，我们除了祈求真主保佑外，还希望国际大家庭主持正义。请问，关于L国的新月行动，你们还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暂时还没有。KH23型间谍卫星尚未发现军队调动的迹象，但我想恐怕不能高枕无忧。阁下知道，萨拉米总统执政十八年来，掠夺性地开采国内油藏，并以这些石油美元狂热地扩充军备，现在军队的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前10名，不排除他们还在生产生化武器。如果他们想占领无险可守的贵国的话，只需短短几天的动员时间。”

首相的嘴角浮出一丝嘲讽，他想施米特大使肯定知道，L国军队的装备有2/5来自美国的休斯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当然，这些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他恳切地说：“我们十分信赖贵国的友谊。希望贵国这次能及早干预，不要让侵略者的铁蹄踏上我国领土，造成惨重损失。”

施米特大使苦笑道：“我们会尽力的。贵国是全世界仅存的大产油国，我们当然知道贵国的安全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但是，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坦率地说，美国已无力组织这次国际范围的干预了，请你找那几位气势逼人的亚洲邻居吧。”他的话中多少含有几分醋意。

首相微笑道：“谢谢你的建议。但鉴于我们与贵国的特殊关系，仍望贵国能积极参与。”“这一点请放心。”

当那辆克莱斯勒电动汽车开走后，一辆豪华的红旗型汽油车填补了它的位置。从上个世纪末直到目前，红旗牌汽车一直受到汽车收藏家的青睐。开始是因为它的政治纪念意义，后来则是因为它的悲壮——这种技术上已臻完美的汽车生不逢时，注定只能作石油工业的殉葬品。

南怀仁大使从车上走下来，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藏青色西服，领带打得一丝不苟，风度优雅。首相在驻华期间已经与南怀仁相熟，所以两人很快切到正题。南大使恳切地说：“请首相放心，中国与中东各国都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一旦某个国家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国际法，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的。虽然我们不会参加俄罗斯、美国、韩国、英国、德国、日本即将在这里海域举行的显示国际威慑力量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我国政府已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贵国的那个邻邦进行劝告，晓之以利害关系。想来，他们不会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吧。”

“十分感谢贵国的决定。”

“不过，”大使迟疑了一下，“作为首相的多年朋友，我想以私人身份提供一点看法。”

据我分析，‘新月行动’的情报属于那种‘过于真实’的情报。几个国家的情报人员几乎同时截获到了这个机密，但各国的侦察卫星迄今却未发现有关军队集结的实际迹象。两者反差太大，这不太正常。”

在这之前，首相从未怀疑过这个十分确凿的情报，这时他不得不有些吃惊：“你怀疑它是假情报？”

“目前言之过早。如果是假的，L国抛出它是为了什么？施放烟幕，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掩护其它行动？不好解释。但那位‘领袖’的思维方式是异于常人的，我们也不能以常理来猜度。”大使笑着结束了谈话，“不管怎么说，请阁下相信我们的承诺。”

首相瞄了一眼立式挂钟，离日本大使的约见时间还有20分钟，他笑着向南大使欠过身，说：“让我们把政治抛开，谈一点私人话题吧。我在中国任大使期间，感受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是对贵国及中华民族的羡慕，

简直可以说是嫉妒。你们有两笔最丰厚的历史遗产：广阔的国土和一个吃苦耐劳、人数众多、向心力极强的民族。所以，即使在鸦片战争那种最困难的时期，你们也仍有复兴的希望。可我们国家呢？只有二百万人口，而且一半以上是国外侨民，那不到一半的本土人民是躺在石油美元上长大的，是噙着政府福利政策的奶嘴成人的，他们早已失去了锐气。这注定我们只能依靠大国的善心。”

南怀仁从这段坦率的谈话中听出一个政治家的隐痛，他劝慰道：“首相阁下是一位极具远见的政治家。二十年前，你刚开始执政时，就不顾几乎是全国的反对，断然削减70%的石油产量，用艰苦生活磨炼了国人的意志，也奠定了贵国在今日石油市场上的绝对优势。我十分佩服首相的远见卓识和果敢坚毅。”

首相摇摇头：“积重难返哪。甚至连我费尽心机抢救下来的这笔石油财富，也可能变成灾祸之由，那句中国成语怎么说的？怀璧有罪？”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对，在那位邻居的眼里，我们蕴藏丰富的油田是他日夜垂涎的肥肉。”稍停，他转过了话题，说，“还得向贵国致谢呢，一个中国医生治好了我儿子的痼疾。”

“是吗？”

“我的小儿子法赫米，生下来就属过敏体质，十五岁时一场重感冒，使他对几乎所有东西过敏，只好终年生活在玻璃面罩内。那是一个精致的囚笼，对一个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我带着他走遍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医院，像德国的汉堡大学医学部，美国的国立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和免疫研究所，哈佛医学院，东京医科大学……医生们都无能为力。但一个月前，真主赐给我一位中国青年医生，他用神奇的药膏和针剂治好了我儿子的怪病。”

南大使不禁感到赧然，他知道法赫米的病情，也向他介绍过中国医生，但这名青年医生的到来他竟然丝毫不知情。他小心地问：“这位青年医生是……”

“他是来海湾旅游的，名字叫皇甫林，听说是贵国著名的平衡医学学派皇甫右山先生的传人。”

南怀仁暗暗吃惊，他对国内情况算不上孤陋寡闻，但从未听说过什么平衡学派。莫非这是什么江湖医生？他未免有些后怕，万一这位医生把聋子治成哑巴，在外交上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略为思忖，他想最好不要说破自己的担心，他笑着问：“令郎已经痊愈了吗？”

“彻底痊愈了。一个月前他还不能出门，即使出门也要带上手套和呼吸净化器。现在他每天同皇甫林在海滨尽情游玩，就像遇赦的囚犯。他简直乐疯了！”

首相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使也很高兴能有这样圆满的结局，他笑道：“衷心祝贺令郎康复。我要请求我国政府对这位医生予以嘉奖。”

南怀仁回到大使馆后，向使馆的郭医生询问了有关国内平衡医学学派的问题。

郭医生颇觉诧异，问：“老南，你怎么突然对平衡医学感兴趣了？这儿没有它的资料，但我知道它，是安徽蒙城一带的一支民间医学流派。”

“你对它有什么评价？”

郭医生笑起来：“你只用知道两点就行了。平衡医学的祖师爷皇甫右山公开宣称一药治百病，任何稍有科学知识的人也不会相信这种神话。还有，他竟然对千百年锤炼出的现代医学持全盘否定态度，实在太狂妄了。你怎么啦？似乎忧心忡忡的样子。”

大使扼要地介绍了情况，说：“如果那个青年人是一个民间巫医或者骗子，难免惹出外交麻烦。不过据首相说，他儿子法赫米的痼疾确实治愈了。”

郭医生摇头说：“有些民间医生确有一些验方，他们还善于利用病人的信仰来治病。你知道，病人的心理因素的确能影响医疗过程。不过这种‘心诚则灵’的方法是巫术还是医学，我不想多加评论。”

大使看看表，已经到了约定的和国内通话的时间。他对医生说：“你可以走了，这几天注意观察一下法赫米的病情。”

## 二、江湖医生

皇甫林是25天前来到C国旅游的，下榻豪华的希拉顿五星级饭店，又租了一辆马力强劲的法拉利跑车。在办理租借手续时发现信用卡已透支了，他决定先想办法把旅费挣到手。

他今年30岁，相貌平平，小眼睛，高颧骨，头发散乱，常穿质料普通的夹克衫、旅游鞋。频繁的旅游使他面庞黑瘦，皮肤粗糙，打眼一看，就像一个靠体力挣钱的劳工。他自幼继承了祖父的医术和性格，却没有继承他好静的生活方式。他酷爱旅游，也喜欢各国的精美饮食，喜欢住豪华的饭店。他至今仍是单身。只要行医有了一定积蓄，他就立即揣上信用卡和护照，直到把钱花光才回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约旦的死海，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澳大利亚的史前壁画洞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无论在国内国外，找他看病的人都奇怪他与众不同的收费方式：治愈一个病人，他要收取此人平均年收入的一半。这样，那些衣食不足的病人实际只象征性地交几个钱，富豪则被狠狠地宰一刀。好在找上他的病人一般都与死神签约，一旦遇救，欢喜还来不及，不会计较医药费的多寡。

吃过早饭后他找到柜台经理。阿瓦迪经理大约四十岁，缠着包头，穿阿拉伯长袍，他礼貌恭谨地用英语问：“尊贵的客人，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

皇甫林笑嘻嘻地说：“有一点小麻烦，我的信用卡已透支了，现金所余无几。”

他的英语不大地道，勉强能让对方听懂，对方稍一愣，立即圆滑地笑道：“我们的惯例不接受赊欠。你需要同国内联系吗，我们可以提供便利。”

“不，我既不是来赊欠，也用不着要国内汇款。我想请你找一个得了顽症的有钱人。”

阿瓦迪经理目光中透出几丝怀疑，不过他很礼貌地把怀疑收藏起来：“你是医生？”

“不错。”

“你擅长哪个领域？心血管，内分泌，泌尿，神经，还是妇科？”

皇甫林笑哈哈地说：“都能应付吧，我的医术中没有这些分工。”

阿瓦迪经理的目光变冷了，面前这家伙把牛皮吹得未免大了一点。他



停顿片刻后说：“正好我知道首相小儿子法赫米10年前得了过敏顽症，曾去十几家著名医院求医，都没有治愈。你愿意给他治病吗？”他的话语中包含着警告意味。

但那个貌不惊人的中国医生笑嘻嘻地说：“让我去试试吧。请你为我找一个汉语翻译，费用由我支付，我的英语不太地道。”

首相的私宅离海边不远，占地十分宽阔，透过低矮的花篱，能看到几十幢房屋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如茵的草地上。棕榈树遮蔽着卵石小道，后院有巨大的游泳池，一线瀑布从假山上飞泻而下。

年轻的翻译奥斯曼敲响门铃，同开门的仆人交谈几句。仆人用电话请示后，便请他们进去。客厅十分豪华，壁饰复杂的圆形屋顶，地上铺着做工精致的波斯地毯，墙角摆着巨大的中国古瓷花瓶。还有巨大的苏丹羚羊角，苏丹鳄鱼标本，墙上挂着著名的古代大马士革钢刀。这种刀弹性极好，变成头尾相接的圆圈后仍能弹回原状，它存世的数量很少，所以十分昂贵。他们刚刚坐下，一行人就簇拥着病人匆匆进来。病人带着隔离面罩，中等身材，比较瘦削，穿着T恤和宽松的长裤，大约25岁，由于久囚室内，肤色显得苍白，目光忧郁冷漠。

病人身后有一位中年妇女，穿着做工精美的称作布拉叶的衣裙，未带面纱，一直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闯上门的医生，从她雍容华贵的气质就可以看出她一定是首相夫人。皇甫林坦然面对她的威严，只向她欠欠身子，说：“请介绍病情吧。”

身后一位男子大概是家庭医生，他详细介绍了法赫米的病情：他在15岁时患过一场重感冒，没有及时治愈，随后对很多东西过敏，包括花粉、螨虫、灰尘等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连麦片粥、酸渍柠檬这样的普通饮食也能致敏，呼吸室外空气都能引起严重哮喘。过敏源太多，以致无法查清和对症治疗。

皇甫林毫不客气地说：“他的免疫系统已全部紊乱了。我想很可能与他生活过于安逸、小病大治等因素有关，所以实际是父母的溺爱害了他。让他试试我的药物吧。”

他从药盒里取出一些淡黄色的针剂和淡黄色的油膏，开始准备注射，首相夫人忽然严厉地问：“你有把握治愈吗？有把握不出医疗事故吗？”

奥斯曼惊慌地看看夫人，赶忙把这几句话翻译过去，皇甫林冷冷地抬眼望望夫人，坦率地说：“我的药只能调动病人的潜能，可否治愈，归根结蒂要靠病人自己，所以这些药只有85%—90%的显效率。我的药物是很安全的，但也不敢保证绝对不会造成病情恶化。是否诊治请夫人及早拿主意，不过我劝你们试一试，他这个样子，”他指指玻璃罩中的病人，“活着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翻译惊慌地看看他，不敢照实翻译，皇甫林厉声说：“照我原话翻译。”

“不必翻译了，”病人忽然用地道的北京话流利地说道，他在面罩里微笑着，“7岁以前我是在我国驻华使馆长大的，汉语是我的第二母语。请你放心诊治吧。确实如你所说，我每天生活在恐怖和禁锢中，不能享受和风、绿草、碧水，时刻担心着食物中出现某种致敏因子，这种生活，真是生不如死。”他扭过头，用阿拉伯语同母亲交谈几句，表情非常坚决，母亲勉强点点头。

皇甫林反倒犹豫了片刻，他在病人从容的微笑里读出他的痛苦。病人的心一定在滴血，这种终生的禁锢实在是太残酷了。停了片刻，他轻声说：

“请你放心，我的治疗方法实际是很安全的，你知道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机理吗？尤其是特异性免疫。你讲一讲，这对治病很重要。”

“久病成医，我多少知道一些。简单地说，特异性免疫系统有 T、B 两种淋巴细胞，进入人体的病原体若与它们相遇，T 细胞就转化为致敏淋巴细胞，再产生淋巴因子，可以溶解、封锁病原体，以上称作细胞免疫；B 细胞则转化成浆细胞，再产生抗体去中和或溶解病原体，抗体存在于体液中，所以称作体液免疫。在与病原体搏斗以后，T、B 细胞还能转化成记忆细胞，使人体在病后自动获得对该种病原体的免疫能力。但有时人的免疫系统过于敏感，对进入体内的无害蛋白质也发生激烈反应，这就是我患的过敏症。”

皇甫林笑着称赞道：“行，这些知识就足够了。现在请你坦诚地告诉我，你对我的信任程度有多少？我一定要听真话。”

年轻的病人犹豫了片刻，才笑着回答：“40%吧，毕竟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们还从未遇到过你这种闯上门来的江湖医生。”

皇甫林咧嘴笑道：“谢谢你的坦率。但从现在起，请你绝对信任我，你要从心底里认为我是真主派来的神医，我只要求你把这种信仰维持 15 天即可。”他又收起笑谑，严肃地说，“这不是玩笑，人的心理因素对调动身体潜能有很大关系。你答应吗？”法赫米专注地看着他，良久才决然道：“我答应。”

“请你告诉家人，我现在就要开始治疗，请他们离开。”

法赫米用阿语急速地同家人说些什么，似乎还有小小的争论，但最终首相夫人同意了。

随后，除了私人医生和翻译，其他人都退了出去。皇甫林让病人脱去衣服，趴在长沙发上，一边用酒精棉球在他的脊椎两边消毒，一边对病人说：“既然你建立了对我的信仰，就请你不遗余力地作好两件事。第一，你要让自己相信，这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人类本身就是在异己环境中进化过来的，如果人体没有抵御异己物质侵袭的本能——包括杀死有害病原体和‘忽略’无害蛋白质两方面，人类早就灭亡了。所以，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种潜能，只不过近代社会里，由于滥用药物或过份养尊处优，这种潜能被抑制了。我现在只不过是唤醒它，唤醒本来就存在于你体内的本领，你记住了吗？”

法赫米点点头，这些深刻的道理经皇甫林娓娓道出，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确定，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感到脊柱附近发凉，一个尖锐的东西慢慢刺进去。他不知道自己的私人医生穆赫正惊恐地看着皇甫林，后者正把满满一针筒的黄色液体推进这个要害部位。要不是法赫米在这之前有命令，他一定会加以制止的。翻译成了局外人，无所事事，好奇地打量着。

私人医生把他悄悄拉到一边，让他把那两人的对话为自己翻译。

皇甫林从颈椎开始逐渐向下注射，一直到尾椎，他这时才继续说：“第二点，请你想象体内的 T 细胞、B 细胞以及它们分别转化成的记忆细胞已被唤醒。你的记忆细胞记录了太多的错误信息，所以，当花粉、食物等无害蛋白质进入人体时，他们也激烈反应，动员免疫系统围歼来者，这就是过敏反应。现在你要想象这些记忆细胞正在被清除——即使误伤了有用的记忆细胞也在所不惜，我们可以随后补救。”

奥斯曼尽可能把这些内容译给私人医生，穆赫医生听懂后，忍不住鄙夷地用阿拉伯语说：“简直是江湖巫术。”

皇甫林从他的表情猜到了他的话意，他笑着说：“这些类似巫术的手法

并不是我或我祖父的发明。二十世纪末，一些美国医生就采用了‘生物回授法’，使高血压病人学会自主控制体内的植物神经，从而自主地降低血压。还有人采用意象治癌法，把癌肿形状画出来，让病人想象自己的T、B细胞如何努力吞食癌肿。我祖父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奥斯曼，把这段话也翻译过去。”

奥斯曼顺从地翻译着，私人医生稍有些发窘，他以为皇甫林也懂阿语，于是过后保持沉默了。

皇甫林仍滔滔不绝地说：“日本和德国科学家早就发现，寄生虫可以增强人体抗花粉过敏的能力。因为寄生虫可产生大量的非特异性IgE抗体，它可抑制人体针对花粉产生的IgE抗体，还抑制了肥大组织分泌组胺和5-羟色胺，从而抑制变态反应。我的药如果不见效，让你传染上寄生虫试一试。”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结束了这段议论。

注射完毕，皇甫林又用淡黄色药膏涂抹他的全身，尤其是脊髓及内脏部位。他说：“好，穿上衣服吧，五天后我再来治疗一次。三个疗程后，我想你就可以把呼吸净化器扔到垃圾箱了。这几天你要呆在静室里，努力默诵我说的两点，要像念古兰经那样虔诚。你能作到吗？”法赫米起来穿上衣服，皇甫林已成功地激起了他的希望，他两眼炯炯发光，庄重地答应：“我一定听你的吩咐。”

医生已悄悄出去了，少顷，首相夫人等一行人匆匆赶来。皇甫林微笑着对夫人说：“我要走了，五天后再来。这几天他一定会发烧，那是正常反应，不要管它。”

首相夫人慈祥地说：“谢谢皇甫医生。请您不要回希拉顿饭店了，就住在舍下吧。你是来自中国的尊贵客人，如果怠慢了你，我丈夫会生气的。”

皇甫林知道是医生捣的鬼，他将被留在这儿作人质。他大笑道：“多谢，多谢。我的信用卡已透支了，正发愁这几天的花费呢，我总不能向你们预支医疗费吧。”

……果然，十五天后，法赫米终于取下了呼吸净化器，准备随皇甫林出门。他的眼神中透着久囚遇赦的狂喜，也有抹不去的恐惧。首相夫人及其他家人也都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似乎他是向地狱进发。皇甫林吩咐：“不要这辆劳尔斯——劳伊斯，换一辆敞篷跑车。法赫米，现在你已经回到你的正常状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法赫米、皇甫林和两个仆人坐上跑车开走了。走后片刻，一辆白色救护车悄悄追去，家庭医生在这辆车上，首相夫人留在家中焦灼地等着他传回消息。几个小时后，医生打来电话激动地说：“夫人，法赫米真的痊愈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法赫米确实没有任何哮喘迹象，他已经快乐得发疯了！”

夫人喃喃祷告：“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艾米娜！”她激动地向女儿喊叫，“快告诉你父亲，你哥哥已经痊愈了，遥远中国来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病，感谢仁慈的真主！”

### 三、萨拉米的电话

首相刚从国家元首官邸回来。元首召见他时，问邻国“新月行动”的情况。随后，元首沉痛地说：“仁慈的真主为什么偏偏让我们有一个坏邻居

呀！几十年来他们没少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让萨拉米的爪子伸进我们国土。”

首相当时安慰他：“请您放心，我们的两万军队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美、俄等国的特混舰队已在途中，中东各国都公开表示要全力遏制那个战争狂人。我想他不敢打一场必败的战争吧。”

回到首相府不久，秘书就急急地通报：“首相先生，萨拉米的热线电话！”

首相略有些吃惊，他想不到那个狂人竟会在这个微妙时刻打来电话，他急忙走进保密室，拿起话筒：“愿真主保佑你平安，愿真主怜悯你，你好，萨拉米总统。”

“愿真主保佑你平安，愿真主怜悯你，使你们幸福。首相阁下，你是否已了解了‘新月行动’的全部详情？”电话那边传来震耳的大笑，“你是否相信了这个鬼话？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的杰作。你什么时候得知我们国家军队调动的确凿消息，请尽快通知我，我一定要把那个擅自调动军队的反叛将领砍下脑袋。肖卡德先生，我们都是易卜拉欣的子孙，穆罕默德的信徒，都是至诚的兄弟，我们绝不会自相残杀。阿拉伯民族一定要统一起来，才能形成洪流。如果仍像现在这样分崩离析的话，早晚我们都会在沙漠的烈日下干涸。100年前，阿拉伯的民族英雄纳赛尔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可惜后来失败了。我们一定要完成纳赛尔的未竟之志！”

首相沉默着，让他独自大发宏论。萨拉米把话头一转：“首相，为了消除误会，也为了让我用对阿拉伯统一的虔诚信仰感化你，我强烈希望有一次高层会晤。只要你同意，会晤地点就定在贵国首都，时间定在15天之后，10月12日，如何？这样的安排有一个好处。

据说所谓的新月行动要在10月中旬执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当我的军队向你们开火时，你可以把我这个总统当作人质，去塞住我的军队的炮口。怎么样，真是绝妙的主意！”

电话那边又大笑起来，首相也禁不住微微一笑，却飞速地考虑如何回答。他想没有理由拒绝萨拉米的建议，尽管这种突然的安排带着那人一贯的神经质。不过至少那一点他没有说错，当这个总统尚在这里时，那边的飞机大炮、小型核弹或生化武器总不会发射吧。接待萨拉米的唯一损失，是必须耐住性子听那位狂人关于“阿拉伯统一”的说教。于是他笑道：“我们很乐意在首都接待尊贵的邻邦总统，就按你安排的进行吧。”

挂上电话后他立即向国家元首通报了情报。传真电话中，元首皱着眉头问：“你有什么想法？这是个捉摸不透的狂人。”

“我想有两种可能，或者‘新月行动’是假情报或错误情报，我们只是虚惊一场。或者萨拉米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退却了，用这次会晤下台阶。不管怎样，看来我们度过了一次危机。感谢真主。”

“好，准备迎接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吧。”

他们没有料到，还有另外一位不速之客正在太空以每秒16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飞来，这颗新发现的彗星正好在10月12号当地时间上午9点掠过西亚上空，恰好是萨拉米定下的会晤时间。它距地球最近距离108万公里，由于地球的强大引力，它将被撕裂成一串项链，个别碎块会被地球引力拖入大气层。首相想起他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读过的一则评论：

假如新的彗星轨道只偏离100万公里甚至50万公里——这对太阳

系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按照轨道推算，它将撞上中东地区的一些都市，撞击能量足以把一亿生灵（不管是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还是他们的共同夙敌以色列人）送到共同的天堂。感谢耶和华或安拉又一次保佑了他的子民，下一次地球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

他对这段评论印象很深。因为那个假设饶有趣味。假如阿拉伯和犹太人，什叶派和逊尼派都进了同一个天国，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会不会消弭？安拉或耶和华是否有耐心听一听双方的申辩？

阿卜拉·肖卡德觉得，人世间的争斗是何等可笑。更可笑的是，即使他早已彻悟，但只要尚在人世，只要坐在首相这把椅子上，他仍然不得不煞有介事地继续那场可笑的游戏。

他按一下电钮，对进来的秘书吩咐道：“今天没什么公务了，我想回去看一看法赫米。

他已经走出囚笼十天了，病情没有反复吧？”

“没有，听夫人说这十天他几乎不回家，每天陪着皇甫医生在外边游玩。夫人说他已被囚禁了十年，就让他再痛痛快快玩几天吧。首相先生，真要感谢那位从中国来的神医，正像先所说，要学习知识就要到中国去。”

#### 四、初逢女神

法赫米把车子开得飞快，晃过广场、大街，七拐八弯，驶进了一条狭窄嘈杂的小巷。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停车之地，把车倒进去，回头笑道：“皇甫，你不是说想要尝尝阿拉伯的小吃吗？这里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坛或天津的小吃一条街。来吧。”

他们兴高采烈地向小巷里挤过去，街道上人声鼎沸，两旁的房屋低矮古旧，墙外种着阿拉伯橡胶树和长春藤，空气中弥漫着阿拉伯香料和印度香料的清香。各种饮食摊点在灯光中一直延伸，摊上的铜盆里摆着酸渍柠檬、蜜饯、坚果、糕点、加白糖的麦片粥，有花椒盐、胡椒面、辣椒等各种调料，还有种种不知名字的当地小吃。小贩把阿拉伯人爱发誓的习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指着先知，先知的儿子法蒂梅、外孙女泽娜卜和外孙侯赛因发誓，声称自己卖的是全世界最美味最便宜的食物。顾客大多是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也有一些戴着布拉夏、只露出两眼的阿拉伯女人，有包着缠头的印度人，面色黝黑的巴基斯坦人。法赫米说：“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国外侨民，本地人倒是很少来。不过，十五岁前我常常和妹妹来这儿——当然是瞒着父母。你说吧，愿意吃什么？”

皇甫林已经目醉神迷了，他与其说是喜欢这些饮食，倒不如说喜欢这种情调。他笑道：“咱们从这头开始，一路吃过去，直到塞不进肚子为止，行不行？”

“好，就这么办！”

于是他们在每个摊位上扔过去一个银币，依次吃过去。皇甫林一边吃一边评价：“这个好吃，像中国的核桃酥。这个也不错，像中国的怪味豆。呀，呸呸，这是什么玩意儿？太难吃了！”

他忽然呆住了，离他们十几步远的巷口立着一位阿拉伯少女，大概也是刚到。她穿着米拉叶丝裙，质地和做工十分精致，恰到好处地展示她高耸的胸部、浑圆的臀部及臀部上方凹陷处的优美曲线。透过丝裙，可以看到金

银线绣花的内衣，还装饰着金银箔片，耳朵上、脖颈上带着红宝石的首饰。更要命的是，她还带着细细的铜丝面纱，藏在面纱后的容貌给人以无穷的遐想。

灯光昏暗，月光清冷，一个洁白无瑕的少女立在嘈杂纷乱的背景上，恍然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女神伊齐丝回到了人间。皇甫林被完完全全征服了。生在21世纪，他看过太多的女人人体，长岛、夏威夷的裸泳海滩，悉尼和斯德哥尔摩富人区的裸体社交聚会，连教规森严的中东地区，在海滩上也偶尔可见穿三点式的女郎，风化警察则佯装没看见。但是只有这一刻，他才彻悟到女人的美应掩在羞涩和朦胧之后。

法赫米发现了朋友的情态，问：“皇甫，你发什么呆？”

这时，一个头顶红色大肚罐的男人打着响钹走过来，喊着：“阿尔格苏斯，谁喝阿尔格苏斯！”少女立即唤住，她要了一杯，然后微微掀开面纱，把这种传统饮料送到口中。面纱的半遮半掩中可以看到挺秀的鼻梁，湿润的嘴唇，还有一双像羚羊一样明亮的眼睛。皇甫林如遭雷殛，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脏的爆裂声，他近乎痛苦地呻吟道：“我的天，千寻百觅，原来我的女神在这儿啊！”

法赫米漾出谐谑的笑容，他揶揄道：“原来我的朋友被爱神之箭射中了啊。”

皇甫林仍直直地盯着那儿，坚决地宣布：“对，我一定要把她娶到手！”

“你知道吗？她肯定是本地人，出身豪富，她的天性保守的父母决不会同意她嫁给一个——请原谅我的直率——食不洁食物的异教徒。”

皇甫林目光狂热地说：“为了她，我可以舍弃一切！我明天就皈依伊斯兰教，我决不会再吃大肉、自死物、未诵安拉之名宰杀的牲畜，我会笃信五信，笃行五课，我要变成一个最彻底的穆斯林！”

法赫米摇摇头笑道：“今天我才知道什么是中国式的一见钟情。碰巧我和这位小姐很熟，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她的面纱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桎梏。你知道吗，她曾穿着这身服装化名参加悉尼的世界小姐竞选，当她把面纱揭开时，评委们在震惊中一致投了她的票，甚至特许她不必再作泳装亮相。不过她随之就失踪了，令评委懊丧不已。她今年19岁，父母很早就想把她许给一位王族子弟，但由于她本人坚决反对，婚事迟迟未定。所以，很可能她与你心目中的女神并不吻合。”

皇甫林固执地说：“绝不会，她就是我的女神！”他忽然敏感地问：“你同他很熟？是不是你和她……”

法赫米大笑道：“不不，很高兴我与你不会成为情敌。这位少女，”他有意停顿一下，“就是肖卡德首相的小女儿，我的亲妹妹。她的名字叫艾米娜。”见皇甫林惊讶地瞪着自己，法赫米恢复了庄重的神态，说，“朋友，如果你真的爱上她，我可以为你尽力，我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妹夫，你的才华和医术完全配得上她的美貌和嫁妆。用不用我把她喊过来介绍你们认识？”

“不不，千万不要！”皇甫林急急地摆手，从最初的亢奋中慢慢冷静下来，“对佳人不可唐突。我会在一个更庄重更神圣的场合去见她。现在把咱们的活动进行完吧。”

他仍往前走，又在逐个摊位前专心地品尝着小吃。偶然回头，看见白衣少女已经走了，很可能是她看见了哥哥和哥哥的医生。

第二天皇甫林没有让法赫米陪伴，他向法赫米要了500银币，便一个人上街去了。晚上，法赫米来到医生下榻的房间，惊讶地发现皇甫林已全变了，他穿戴着簇新的阿拉伯长袍和缠头，正捧着古兰经在孜孜攻读，俨然是一位阿拉伯学者。法赫米在惊讶好笑之余也很感动，看来这个狂放的中国医生真的中了爱神之箭，而且一箭穿透心脏，无药可医了。

皇甫林放下书，郑重地说：“法赫米，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按阿拉伯风俗该怎样向你妹妹求婚？我听说求婚应由男家父母来做，但我的父母不在这儿。”

法赫米认真地考虑了很久，才郑重地说：“我的朋友，我想先不告诉我父母，尽管他们很器重你，但是否肯把爱女嫁给一个没有财产的异教徒，恐怕不容易。我先向妹妹转达你的求婚，如果你能打动她的心，事情就比较好了，我父母对她是百依百顺的。但艾米娜的眼睛向来长在头顶上，你能否把射中你的那枝利箭再把她的心脏穿透，只有靠安拉保佑了。”

皇甫林低眉道：“大哉真主。我既然皈依了安拉，安拉一定会发慈悲并赐我幸福的。”

法赫米说：“好，你在这儿等着，我现在就去找艾米娜，那个骄纵任性的公主。”

法赫米走后，皇甫林一直低声吟诵着清真言，尽力平静自己的思绪：“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唯一使者。”

他生在宗教气息淡薄的中国，更生在一个具有叛逆基因的家庭，所以一向是以晒笑来对待任何宗教的。现在，他努力收束自己的狂放，把它纳入对安拉和穆罕默德的虔诚中。大约半小时后，法赫米匆匆赶回来，面上略有喜色。

“好，艾米娜愿意见你，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慷慨。”他收敛起笑容换上了郑重的神态，“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姑娘，但愿你的爱情能攻破这座要塞，真主保佑你。”

按法赫米的指引，皇甫林穿过棕榈树掩映的曲径，来到艾米娜的闺房前。他肃容伫立了片刻，才去敲响门铃，他听见门后暗藏的通话器用汉语问：“是皇甫林先生吗？”

她的汉语说得很不流利，但声音甜美，像是深山白云中飘出的银铃声。在那一瞬间，皇甫林几乎热泪盈眶，他强抑激动回答：“小姐，是我，是你的忠实仆人。”

门内温婉说道：“很抱歉，阿拉伯未婚女子的闺房是不让男人进的，只有让你站在门口说话了。”

“这就很好，这样更好。如果让我乍一面对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神，我怕自己会说不出话的。”

门内传来一阵轻微的窃笑声。他不知道这会儿法赫米正在自己屋里用双向传真电话观察着这一切。就在他敲响门铃前，艾米娜要通了哥哥屋内的电话。她努力忍住讥讽的笑容，对哥哥说：“哥哥，那位求婚者已经到了门前了，你不要挂电话，我想让你看看他是怎么求婚的，我是如何回答的。”

法赫米看着她嘴角的浅笑，心里暗暗担心。他看见艾米娜仰靠在沙发上，不时往嘴里丢一片酸渍柠檬，她面前的小屏幕上显示的是门外的情景，那个爱情俘虏低眉顺眼肃立在门口，表情十分虔诚。当然皇甫林看不到室内的情景，也听不到他们的交谈。

不幸的是，他今天来得不是时候。艾米娜快到经期了，每逢这时候她就痛得辗转难宁。

这种久治不愈的顽症已经在她心中种下了深深的恐惧，也使她对异性之爱抱着恐惧甚至厌恶。这位自不量力的求婚者正好给她病中送来了消遣。她恶意地微笑着，仔细打量着门外那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然后吐出柠檬，娓娓说道：“我在北京只生活到两岁，所以中国对我而言仍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国度。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一直盼望着——一位来自中国的英俊的白马王子叩响我的闺门。”

法赫米不知道皇甫林是如何咀嚼这句话的，只见他一直低垂眉眼，沉默了很长时间，才抬头回答：“很可惜，我既不是王子，也绝对称不上英俊。除了能以才华自负外，我只有炽烈的爱情了。不过，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一句中国俗语，所谓郎才女貌，女人看重男人的是才华，男人看重女人的美貌，虽然这种婚姻观过于陈旧了一些。”

法赫米又是一愣，很明显，皇甫林这几句话中也暗藏机锋，玲珑剔透的艾米娜不至于听不出来。她在摄像头中朝哥哥看了一眼，沉思片刻，仍然笑嘻嘻地说：“阿拉伯风俗恐怕更要守旧一些，对女人的唯一要求是顺从。当然，这些对丈夫百依百从、没有才华没有思想的女人，要靠丈夫的财产去养活。”

法赫米简直啼笑皆非，他想不到这一对旷男怨女的求婚对答竟成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这时门外的皇甫林昂起头傲然说道：“钱财于我如粪土。只要我愿意，我会很容易跻身世界大豪富之列，至少不比阿拉伯的豪富差。他们已经把真主的恩赐——黑色金子挥霍殆尽了。世界首富们会头顶美元到我这儿购买健康，包括那些养尊处优、功能退化的石油富豪。”

法赫米皱了皱眉头，他第二次领略了皇甫林的狂傲。艾米娜微笑着说：“对，我还没向你致谢呢，你医好了我哥哥的病，我的父母都十分感谢你。”

门外的皇甫林一挥手，不耐烦地说：“请不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我已治好了几十万人，我不会要求他们的妹妹或女儿因为感谢都嫁给我。”

艾米娜不说话了，法赫米能猜得到妹妹内心的恼怒。他知道这次硝烟味儿十足的求婚肯定不会成功了，既然如此，他倒乐意让骄纵的妹妹听听刺耳的话。他抱着谐谑的心情等着妹妹的回答，很久之后，妹妹才笑道：“其实，我既不看重相貌，也不看重财产，只要求向我求婚的男人真正有炽烈的爱情。”

皇甫林随声应道：“我对这一点颇有自信。如果我心目中的女神需要进行考验的话，我乐意从命。”

艾米娜嘴角挂着浅笑，漫声道：“你看见花墙外那棵石榴树吗？对，在你的左后方，很远，勉强可以看见。那株石榴已经有二百岁了，每年四月仍然开满火红的爱情花朵。据说在一百年前，一位男人为了向心目中的女神求婚，在树下站了十天十夜。”

法赫米立即在电话中低声喊：“艾米娜，不要胡闹！”他知道这完全是她杜撰的。艾米娜在摄像机镜头中噓了一声，摇摇手指。

门外皇甫林迟疑了一下，问：“不吃不喝？”

艾米娜笑得更甜蜜了：“当然，爱情就是沙漠中的面饼和甘泉。”

皇甫林似乎冷冷一笑：“艾米娜小姐，你知道吗？按医学的统计来看，女人绝食一般可支持13天，男人绝食一般可支持7天，十天后很可能我已



是一具枯骨了。不过，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请问，十天之内万一我倒下一——但不离开原地，是否算数？”

艾米娜甜蜜地笑了：“哟，不必那么严格，你可以带一把舒适的靠椅。”

“好吧。再见，我将从明晨6点，太阳升起时开始。”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法赫米唯有苦笑，他没料到求婚变成了决斗。他真后悔自己撮合这件事，也后悔没有在发现苗头不对时立即出来干涉。现在木已成舟，依他对皇甫林性格的了解，他决不会中途退却的。

他正忧心忡忡，却见皇甫林不慌不忙地回来了，神色很平静，进屋就问道：“这城里有中国餐馆吗？”

“有，就在前天去的那条小街的附近。”

“今晚去那儿大吃一顿如何？当然还是你请客。”

法赫米迟疑地说：“我的朋友，你是否……”

皇甫林大笑着截断了他的话头：“还有你的医生穆赫，叫上他一块儿去吧。我还要请他做一件事。”

清真寺尖顶的新月映射着月光，穆安津（宣礼者）在宣礼塔上呼喊，声调抑扬顿挫：“真主至大。我作证，除真主外，别无神灵。我作证，穆罕默德带来了真主的启示。快来礼拜，快来礼拜。”作晚祷的信徒们都俯伏在地，吟诵着：“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心中的真主。”

那座饭店就离清真寺不太远，灯光昏暗，门庭冷落，阿文招牌旁边有一行中文：“新月清真饭店。”笔力相当遒劲老到。老板娘看到身着阿拉伯服装、气宇轩昂的三个客人，忙喜笑颜开地迎上来。

皇甫林夸奖道：“招牌的字写得很不错！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好的汉字书法，是谁写的？”

老板娘是个40多岁的华侨，高兴地回答：“是我丈夫写的，他在学校教中文。他常自嘲说一手好字没人识货呢，想不到今天碰上三位识宝人。请进，快请进！”

饭店铺面不大，几乎没有客人。三人坐定后，老板娘送上中、阿、英文对照的菜谱。皇甫林笑着说：“不必麻烦了，你们有什么拿手的菜尽管送上来吧。”

“我的厨师是从家乡请的，最擅长的是鲁菜。不过，为了照顾各国客人的口味，平时做的饭菜都失去鲁菜的味道了，今天让厨师作几道原汁原味的鲁菜，怎么样？”“好！告诉你，这一位先生是个大阔佬，在政界很有势力。只要让他吃得痛快，他一定会非常慷慨地往外掏钱，还会向王公大臣们宣扬的。当然，食物必须洁净。”

老板娘生气地说：“那还用说吗？告诉你，我们夫妻和厨师都是中国的伊斯兰，向来按阿訇规矩行事，但这里的人总当异教徒看我。你也看到了，这个饭馆的生意冷冷清清，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她的眼圈发红，赶忙扭过头去。

法赫米安慰她：“不必难过，我会尽力替你宣扬的。”

老板娘非常兴奋，她想今天贵客临门，很可能将是饭店生意的一个转折。

皇甫林又问：“有什么国内的好酒吗？法赫米，我们稍微破点戒，喝点中国烈酒可以吧？我看伊斯兰教规对戒酒并不严格，好像主要是戒葡萄酒水

果酒吧。”

法赫米笑着默认了。皇甫林吩咐老板娘：“就来两瓶味道平和点的中国名酒，另外，再来两瓶科涅克白兰地，给这位穆赫先生。”

老板娘喜滋滋地进去了，没有多久，一盘盘凉菜就送上来。皇甫林为大家斟上酒，一样一样介绍：“这是海米三样，三色银芽，炆三白，麻酱白切牛肉，四味鸡丝，请吧。”

三人开怀痛饮。皇甫林似乎并未把明天要过的生死关放在心上，他十分健谈，介绍鲁菜在中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一，以口味鲜咸、葱香突出、善用面酱、清鲜脆嫩闻名。它的爆、烧、炒、炸、扒、蒸成为其它菜系的基本功。他又说，中国的回族最早即是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的侨民，唐肃宗借大食二十万兵马平定安史之乱，其后不少大食人留在中土，娶妻生子，逐渐演变成信仰伊斯兰的回族。待热菜陆续上桌，皇甫林指点着介绍：“这是糖醋鲁鱼，三美豆腐，油爆双脆，黄焖甲鱼，德州扒鸡，诗礼银杏，嗨，这一道是孔府一品锅，是孔府的名菜。知道孔府吗？儒家先圣孔子的祖宅。”他笑着摇头，“不行不行，中国菜让外国人吃，吃不出那种中国味儿，讲也讲不清。”

在他侃侃而谈时，穆赫一直笨拙地用着中国筷子，一边拿眼瞟着皇甫林。酒过半酣，穆赫低声向法赫米说了一通，法赫米笑道：“穆赫医生想拜你为师，不知道是否肯教他。”

皇甫林痛快地说：“可以。只有我所用的药液、药膏配方不能告诉他，我还没有申请药物专利。”

穆赫很高兴，急切地问道：“皇甫老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那种淡黄的药液是那样神奇？”

美酒已激起了皇甫林的豪情，他大笑道：“说来话长。今天有兴，我就多讲几句吧。法赫米，你尽量翻译，翻不了的医学名词，我用英语告诉穆赫。”他为穆赫也倒了一杯烈酒：“来，干了这一杯我就开始。”

## 五、拜倒在石榴树下

已经6点了，法赫米和穆赫医生已经饭饱酒足，只有皇甫林还在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老板娘喜滋滋地端上来一盘油酥千层饼和一盘水晶包子：“这是我奉送的。皇甫先生，看着你吃得这么香，真是痛快！”

皇甫林微笑道：“请你在10天以后的早上六点钟，再按今天的饭菜准备一桌，我们三人还要来。”

穆赫的舌头已经发直了，乜斜着眼问：“早上六点？为什么是早上？”

皇甫林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的祖父皇甫右山创立了平衡医学，它只需使用一种药品：人体潜能激活剂。实际上西方医学也早有一些零星的实践，比如西医发现，卡介苗原是针对结核病的疫苗，但接种后人体的肿瘤也明显消解；另外，对人体接种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工合成的双股RNA（聚I：C）等，可以诱生干扰素，这是一种比较广谱的胞内免疫物质；中药中的大黄浸出液在体外对抑制细菌几乎无效，但服用后却能治疗腹泻、痢疾、肝炎、溃疡。实际上，这些药物或疫苗都能部分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抗体被动员后不仅对抗它的诱生物，也对其它病原体包括肿瘤细胞实行全面进攻。这就好像一只猫蹬翻油灯，惊醒了主人，正好抓住

了窃贼。”

穆赫苦笑着摇头：“你的理论就像中国的易经一样难懂。”

“那你就不要去弄懂它。那是医学科学家的事，对于医生，只需学会使用这种药物就行了，正好这又是极为简单的。一会儿我就请你为我治疗。”

法赫米一直保持着清醒，一边啜酒，一边默默打量着皇甫林，这时他决定不再沉默了：“皇甫，请听我说，我觉得你和艾米娜之间已经不再是爱情，它变成了一场决斗。当然这要怪艾米娜，但是，你何必一定要把这场决斗进行下去呢？如果你胜利了，艾米娜成了你的妻子，你们会有幸福吗？”

穆赫这才知道皇甫林是在向艾米娜求婚，十分吃惊。皇甫林却微微一笑，道：“放心，我会妥善处理的。”

“反过来，如果你在十天的绝食中未坚持过来，或者落下残疾，我的良心能够安宁吗？”

“不必担心。中国的气功师有辟谷百天的记载，印度的瑜伽大师香达尔·帕伐罗埋在地下14天还安然无恙。当然我不是气功师，也不是瑜伽大师，但他们无非是学会了如何调动人体潜能，这一点我不比他们差。你放心吧，10天以后，你们会看见一个生龙活虎的皇甫林，而且真主也会保佑我的。既然我那么虔诚地皈依了他。”他半开玩笑地说。

几个人同喜笑颜开的老板娘和山东厨师再见，坐上汽车。一路上皇甫林没再说话，一直侧脸看着窗外阑珊的灯光。回到住处后，他拿出药剂和软膏，对穆赫说：“穆赫医生，请帮我注射。”

他脱掉衣服，全身赤裸地伏在床上，指导着穆赫：“自第一胸椎沿脊椎向下至尾椎部，共6处。还有双侧及肩丛神经和坐骨神经根，都注射5647号药物，臀部注射新的15号药剂。”

穆赫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淡黄色的透明针剂注射进去。

“好，再用那种华夏七号软膏涂抹全身，尤其是穴位处。你涂吧，到穴位处我会告诉你的。”

十分钟后他穿上衣服，笑嘻嘻地同两人道别：“晚安！我还能再睡两个小时。法赫米，明天我单独去，请你回避一下。”

“不，我要送你。”

清晨5点50分，法赫米陪着皇甫林来到院墙外的石榴树旁。四野很静，明月西沉，棕榈树拖着肥厚的阴影，阿拉伯橡胶树垂着一种叫老人须的花朵。惯于懒睡的C国人都在睡梦中，只有艾米娜的闺房亮着灯光。一把做工精致的中国式红木椅子已摆在石榴树下。

看见这把椅子，皇甫林笑起来，他面朝远处的闺房弯腰施一礼，当然他知道相距如此遥远，艾米娜不会看见的。他调正了椅子方向，面对艾米娜的闺房坐下，然后屏息瞑目，不再说话。

太阳慢慢从棕榈树的缝隙里爬上来，几乎是同时，浓重的暑气开始弥漫上来。这里的热季还未过去，室外最高气温可达40℃，空气闷热而潮湿。不久，皇甫林的额头就开始沁出细小的汗珠。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中国傻瓜仍端坐在那张红木椅子上，丝毫没有撤退的打算。

这些天，艾米娜的妆台上总是放着一具玲珑的超焦距望远镜，每隔一段时间，她就把镜筒对准院外石榴树下的那个家伙。他无疑看不见屋里的动静，但每当她举起镜筒时，常看见皇甫林的嘴角浮出一丝浅笑，难道他会心

灵感？这倒使她觉得像是自己在偷窥男人，下意识地赶紧放下镜筒。

菲律宾女佣莎拉马不停蹄地往外打探，开始是女主人的差遣，以后变成了她自己的爱好。有次她打探半个小时后，兴冲冲地归来汇报：“围观的人说，艾米娜的美貌确实值得任何男人这样做，还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主意。”

艾米娜脸庞红红的，追问：“还说了些什么？”

“也有人说那个中国佬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你的嫁妆。”

“还说了些什么？”

莎拉为难地嗫嚅着，艾米娜厉声说：“快说！”

女佣只好回答：“还有一些亵渎的话，大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那些下等人说的，他们说你能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男人为你送死，说你的心一定是用沙漠蝮蛇的唾液浸过的。”

艾米娜微微一笑，并没有生气，她挥挥手，女佣退了出去。从窗口看见法赫米正向院内停放的救护车走去，救护车是法赫米悄悄准备的，并且让穆赫医生整天守候在里面。

这几天哥哥从不和她见面，她知道哥哥不赞成她的行为。这些她从来不在乎。自小在金钱堆中长大，她已经过腻了这种甜得发腻的生活。

已经第七天了，从望远镜中看，皇甫林的脸形明显地瘦了一圈，但两眼仍炯炯有神。天知道这个中国狂人不吃不喝不睡是怎样熬过来的！

艾米娜在游戏心境中多少开始认真考虑：如果皇甫林真的熬过这10天，自己该怎么办？她对那人并没有什么允诺，她明明说10天以后可以“考虑”他的求婚，那自然仍可以拒绝。虽然这么一来，可能真要把所有的潜在求婚者都吓跑了，但她自患了痛经症后便没想过要作人妻了。

幸亏父亲这些天一直忙于国事，忙于那不知真假的“新月行动”，没有注意到后墙之外的这一幕哑剧，否则他可能真生气的。

想到这儿她不禁笑起来。皇甫林穿起阿拉伯服装的滑稽样子，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只穿上阿拉伯长袍的猴子。她不会嫁给这个异教徒的，至于到时怎么打发他，就让哥哥出面得了。女佣服侍她睡下，为她熄了大灯，她很快就甜蜜地入睡了。

## 六、肉弹

在L国首都郊外，三辆涂着迷彩色的“沙漠蝮蛇”牌军用吉普一直向北开。副总统阿齐慈在第二辆车上，他今年42岁，脸庞黑瘦，不苟言笑，深陷的眼窝里嵌着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摩萨德的情报员是这样描写他的：“如果说喜怒无常的萨拉米总统是L国的精神领袖，副总统阿齐慈则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管家，他为人残忍严厉，精明干练，在军队和民众中威望极高。据说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庞大军队中团以上的所有军官他都能叫出名字。他善于笼络人心，常到荣军医院看望残废军人，每年至少五次。最常去的是离首都110公里的荣军医院，因为院长、退伍陆军上校是他极为尊重的老上级，又是他下国际象棋的棋友。

在政治观点上，阿齐慈和萨拉米一样，也是一个阿拉伯复兴的狂热信徒。不过，他刚愎自用，位高权重，相信他与萨拉米的权力之争只是早晚的事。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两个疯子早一点厮咬起来。”

现在他去的就是那个荣军医院。公路两旁岗丘起伏，远处隐约可见透

迤连绵的群山淡灰色的轮廓。

荣军医院到了，汉姆扎维上校在门口等他，一边不停地揩着汗。阿齐慈轻快地跳下吉普，朝退休上校迎过去，两人边走边低声聊着。

残废军人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在凉荫下的石凳上或坐或站，都望着门口。阿齐慈走进来合掌行礼，铁板似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老军人们都高兴地吆喝起来。

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家伙笑道：“阿齐慈老兄，今天既不是开斋节，不是古尔邦节，也不是圣纪，你怎么又想到了我们缺臂少腿的老家伙呢？”

阿齐慈随口应道：“我来看看你被子弹打掉的那东西是否长出来了，要是能长出来，下一次我给你带个漂亮的新娘。”

这个粗鲁的玩笑逗得这伙丘八们大笑起来。在和悦的气氛中，阿齐慈同他们握手，分发了一些礼物。一会儿后，老上校说：“让副总统休息一会儿吧。”

老院长领阿齐慈走进办公室，秘书小姐微笑着向副总统问好，待他们进去后，便轻轻拉上了厚重的栎木门。她知道两人在里面至少要呆一两个小时，在这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除了总统的电话之外，什么人的电话也不接。

桌子上已摆好了国际象棋。老院长回过头，仔细地锁好门，脸上的笑容立即一扫而光。

他严肃地走到办公桌后，拉开一个布幔。布幔后是一幅希腊风格的穆斯林宗教画，画的是人类始祖阿丹的堕落，怀孕的哈娃裸体卧在无花果树下。他按动一个秘密按钮，后墙悄无声息地拉开，露出一个很大的电梯间，两人不声不响一起走进去，关上门，电梯便急速向下滑落。大约5分钟后，电梯缓缓停住，老院长侧身请阿齐慈先进去。在进内门之前，他们先停在一个电脑屏幕前。电脑用合成声音问：“请报出你的姓名。”

阿齐慈报完以后，电脑说：“声纹核对无误，欢迎你，阿齐慈副总统。请你把手放在桌上。”

阿齐慈把手放在两个电眼上。电脑说：“指纹核对无误，请你直视屏幕。”

屏幕上出现两个圆环。阿齐慈直视圆环，电脑说：“瞳纹核对无误，请你在心中默诵密码。”

随着他的默诵，屏幕上打出一个个星号，等第12个星号打出来，电脑说：“阁下先从哪儿开始？”

“先到肉弹A组吧。”

他们来到一间小屋，屋内一尘不染，墙壁上有一排大屏幕，室中央有一个操纵盘。阿齐慈坐在操纵盘前，打开总开关，十三台屏幕同时亮了，显出十三个人的全身。他们肯定不知道正在被人观察，仍在各自或看书，或休息。上校摁下一个红色开关，命令道：“立即集合，阿齐慈副总统下来看望你们了。”

13个男女立即对着摄像镜头立正，他们个个表情坚毅，但年纪和服装各异。阿齐慈默默观察一会儿，摁下一个通话按钮：“请问你的名字。”

“乌姆·阿依莎。”

“你的行程？”

“我准备明天动身去东京，那儿有我热恋三年的情人。”阿依莎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辉，笑容十分迷人，“我是在东京帝大留学时认识他的，现在我总

算说服了我的父母，同意我嫁给这个异教徒，但他必须按穆斯林风俗为我举办婚礼。”她的表情在一刹那间变了，目光像剃刀一样锋利，“我将以种种理由把婚礼推迟到一个月后，在这段时间我将守候在东京。一旦从新闻媒介中得知多国部队向我国下了开战令，我将在当天启动，让这个国际大都会首先化为齑粉。”

阿齐慈满意地笑了。电视系统是互相隔绝的，其他十二个人听不到这些对话，他们始终毫无表情地直视前方。阿齐慈又摁下十一号按钮，那是一个近50岁的表情滑稽的男子。他问：“你的名字？”

“穆斯塔法·哈迪罗。”

“行程？”

“我将在明天动身去开罗。我是埃及肚皮舞的狂热爱好者，将走遍歌舞广场、福阿慈一世大街等地，暗地寻访已被埃及政府取缔的肚皮舞娘。找到后，我会把日元、欧元、美元大把大把塞给她们，然后馋涎欲滴地欣赏她们的表演。当然，机会合适，我也会同其中一位共度良宵。”他淫邪地笑着，突然换上冷酷的表情，“一旦得知多国部队发出开战令，而且埃及也参与该行动的话，我将在出兵第11日挥动魔杖，让开罗变成一座死城。”

首相瞄了一眼立式挂钟，离日本大使的约见时间还有20分钟，他笑着向南大使欠过身，出发，出发后，将同我们割断所有联系，完全靠新闻界的消息去引爆他们。依照事先排定的次序，一天毁掉一座首都，这样安排是万无一失的。”

“好，向他们敬酒吧。”

他将十三个按钮全部摁下，上校已为他端来一杯白兰地，他向十三个人举起酒杯：“萨拉米总统因有一件紧急的外事活动不能前来，他让我向各位致意。你们是阿拉伯的勇士，穆斯林的信徒，你们履行了古兰经中颁定的圣战义务，你们用生命去填补阿拉伯统一大厦的根基。当两亿阿拉伯人在萨拉米总统下团结起来，令世界颤抖的时候，我们一定用金字把你们的名字书写在古兰经上。永别了，我的朋友！”

他含着热泪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上校和那十三个也喝尽了。他们的目光中燃烧着狂热的火焰，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从这间屋里出来，上校领他直到一座高大的钢门前，这是肉弹B组。按一下按钮，钢门缓缓拉开，立刻耳边充满震耳欲聋的嘈杂鸟声。大厅十分宽广，几乎望不到对边，一排排鸟笼中装着天鹅、野鸭和燕鸥，它们都十分亢奋，不停地用脑袋撞着铁笼，连平素温文尔雅的天鹅也显得十分凶狠。

一排身着白褂的军人在门口迎候着。为首的穆马斯上校领着他们参观，一边介绍道：“这些候鸟的基因都经过改造，个个凶悍异常。在它们的导向系统中，我们强化了磁场导向的功能，淡化了其它导向功能，如天体方位，偏振光方向等，又在它们的脑袋上装了微型磁场，这样它们就会顺着人造磁场不顾死活地飞向某个调定的目标。它们身上的武器装置都是全塑的，雷达根本无法发现，即使发现也为时太晚。所以这是一种绝对可靠的肉弹。”

阿齐慈问：“投弹指令如何发出？”

“可以遥控。为了防止敌方干扰，也可使用‘出手不管’式，即事先调定投放时间后就切断联系。当然，用这种办法我们就无法从战争中后退了。”

阿齐慈冷冷地说：“一旦开始我们就不会后退。它们的迁徙兴奋期是否来得过早？到10月12号还有7天。”

“没关系，兴奋期的长短我们已经完全能控制。从现在起，直到十月底，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天放出五千只死亡天使。”

“好，我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你们就按10月12日向C国放飞第一批来作安排，我们要让世界在死神的翼展下颤栗。”稍停他又补充道，“总统不能亲自来看望你们，他有重要的外事约见。”

几个人庄重地回答：“一切为了萨拉米！”

他们并不知道总统在10月12日将飞往C国，与C国元首和首相会晤，否则当他们知道这些死亡天使将在总统萨拉米的头上翱翔时不知该作何感想。

## 七、体面撤退

这是第十天了，皇甫林已非常虚弱，他常常依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过，等他再睁开眼睛时，仍然目光炯炯地盯着艾米娜的闺房，目光带着病态的狂热。

法赫米整夜未合眼，他担心皇甫林会在最后几个小时之内瞑目不起。妹妹的闺房也彻夜亮着灯光，但他至今拿不准那个性格无常的妹妹是作何打算，她会笑嘻嘻地一推了之吗？

凌晨，皇甫林睁开眼睛，看见法赫米、穆赫和女佣莎拉都在身边。他的胃早已经麻木，没有饥饿和胃痛的感觉了，浑身如火烧一样，灵魂似在火焰上挣扎着，急欲跳出躯壳，但他用顽强的意志把它禁锢住。他微弱地问：“几点了？”

法赫米轻声回答：“4点30分。”

皇甫林不再说话，又闭上眼睛。在难捱的沉寂中又过了三十分钟，他再次睁开眼睛问：“几点了？”

“五点零一分，离六点还有一个小时。”

皇甫林忽然笑了，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身子摇晃一下，穆赫急忙上前扶住。看着笑容浮在那张皮包骨头的脸盘上，给人一种凄惨的感觉。皇甫林笑着说：“支持不住了，只好认输了。喂，你过来，”他向女佣招招手，“请向小姐转达我的歉意，我不是她所盼望的勇敢的王子，我的爱情还不够虔诚。法赫米，快去新月酒家！”

法赫米皱着眉头，这个行事怪僻的皇甫林！从这点说，他和自己骄纵的妹妹真是一对儿。他来不及多想，和穆赫把他扶上车，飞快地向新月酒家开去。路上他想到了妹妹，那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听到这一意外结局时该是高兴，惊讶，还是懊恨，羞恼？他不由得暗暗笑起来。老板娘果然如约准备了饭菜，但皇甫林并没有多吃，他让老板先来一碗八宝莲子羹，慢慢地啜着，偶尔在哪盘菜上动一筷子。那两人知道久饿之后不能暴食，所以只管自己吃喝。

啜了两小碗稀粥后，皇甫林已明显恢复了些精力，虽然脸庞几乎瘦脱了相，但目光仍十分明亮。穆赫由衷地赞叹道：“你的潜能激活剂真正神奇！”

皇甫林笑着说：“不，比起印度的香达尔·帕伐罗绝食14天，我这次还远远比不上，我想下一次我就有经验了。”

法赫米听后啼笑皆非，他还在想着下一次！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求婚吗？

皇甫林笑着说：“法赫米，谢谢你给予我的美好日子，我一定把它保存

在记忆里。我后天就要走，坐7点钟的班机。请给我买一张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机票，买了机票之后，你的医疗费也就付讫了。”

法赫米皱着眉头问：“就这么结束了？”虽然他在心里不满妹妹的胡闹，但皇甫林这么突然撤退，他又为妹妹不平。

皇甫林安然笑道：“中国古代有一位诗人，有天忽然想见自己的朋友，便连夜乘舟而去。抵达时天色已微明，他忽然又命舟子返回。问他为什么，他说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岂不是一件乐事？法赫米，我看到了一个天仙般的女子，我也经受了爱情的考验，我一定会让这些美好的记忆永驻心间。这样就足够了。”

法赫米听出了他对艾米娜的委婉的责难，他愿意永远记住艾米娜的美好而忘记她的乖张，而且至少在表面上维护了艾米娜的自尊。很可能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叹口气，说：“好吧。过一段时间我会去中国看你。穆赫医生，你去不去？”

“去。我要到皇甫林先生的家乡去学习他的医技，我想，呼吸着那里的文化空气，一定学得更好。”

“好，欢迎你，去前同我联系，免得扑空，你们知道我常在世界各地游玩。还有，法赫米，请尽量照顾这家饭店，他们的饭菜确实不错，只是被民族偏见封锁着，度日艰难。”

“我一定照办。”

老板娘听见了他们的对话，转过脸悄悄揩去泪水。

## 八、天降祥瑞

就在他们离开酒馆时，一架银灰色的喷气机从他们头顶掠过，降落在这个国家的国际航空港。这是L国总统萨拉米的专机。

肖卡德首相和他的文武阁僚在机场里守候，地面上已铺上了红地毯。飞机停稳，舱门打开，萨拉米满面笑容，健步走下飞机，与肖卡德首相紧紧拥抱，有四个保镖紧紧跟在他的旁边。

萨拉米身上带着典型的阿拉伯人特征，长头，窄脸，鹰鼻，后头骨突出，中等身材，四肢瘦小，但颈部臃肿，面色红润，腹部膨出，似乎带有病态，他的动作也明显带有神经质。

未及寒暄，萨拉米忽然抬眼扫视一周，脸色刷地沉下来。他扭头喊过随行的国务秘书，怒声问：“为什么没有仪仗队？为什么不按正常礼节？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国务秘书十分惶惑，忙低声道：“按你的指示，这次访问是一次不事声张的工作访问，我们特意通知不举行迎接仪式，不要记者参加。”

萨拉米怒声道：“混帐！我是一国总统，不是不敢见人的恐怖分子或军火走私商，如果他们不能遵循起码的外交礼仪，我会马上乘飞机回去！”他对国务秘书喝道，“去，和他们交涉！”

国务秘书缩头缩脑地走过来。其实，不用他交涉，肖卡德首相已听得清清楚楚，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怒气和鄙视：这样的精神病患者竟然贵为国家元首，还妄想成为统一的阿拉伯的现代先知！但他并不想把这酿成一次外交事件，谁知道呢，也许萨拉米正是想以这种拙劣的借口来挑起战争。他以政治家的敏捷立即作出反应，未等国务秘书开口，他就笑着说：“请告诉总统，



敝国元首已在王宫等候他，并将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各国新闻机构的记者也已到齐。我们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息就出发。”

萨拉米马上恢复了好心境，他大步向休息室走过去，一边大声同迎候人员说笑。首相皱着眉头，悄声告诉自己的秘书，通知王宫速作准备。

大约半小时后，迎宾车队开到了元首官邸，衰老的元首已在门口守候着。萨拉米急忙趋步上前，按阿拉伯的风俗作了祝福，又同他紧紧拥抱，十几个匆匆招来的记者忙着抢拍镜头。C国元首致了简短的欢迎辞：“欢迎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兄弟，我们的血管里都流着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的血液。尽管在两国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但乌云早已过去了。在21世纪，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安拉的教诲都赋予我们足够的理智，使我们不去重蹈往日的错误。尊贵客人萨拉米总统的来访，正是这种兄弟情谊的最好体现，祝愿客人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萨拉米致答词时，他的四个保镖不顾礼仪，在摄影镜头前仍公然挤上去，围在两个元首的旁边，这使首相隐隐觉得不安。萨拉米的答辞十分热情洋溢，似乎并未听出主人欢迎辞中的钉子：“十分感谢尊贵的主人，你们的热情欢迎体现了阿拉伯民族的美好风俗，也表现了我们两国兄弟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永远不会消退，就像血液不会失去红色。我想即使在21世纪，可能仍有一些人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战争，他们为此会鼓唇弄舌，混淆黑白，我今天的访问就是让全世界看到那些谣言的可笑。”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血浓于水，阿拉伯民族是一家人，在我们的字典里已没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只有几个金字：阿拉伯穆斯林！我们要弘扬先祖的勇烈，将阿拉伯民族统一在一面旗帜下，让世界在强大的阿拉伯民族面前颤抖！尊贵的元首和肖卡德首相将成为统一阿拉伯的先驱，而我很乐意作元首阁下的卫队长！”

东道主元首和台下的首相交换着目光，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一番不伦不类的鼓动。记者们拥挤着，咔嚓咔嚓地按着快门。忽然天边一颗飞行物以难以置信的高速飞来，在天上划了一道白色的弧线。随着爆鸣声，这颗飞行物坠落在200米外，传来沉重的响声。四个保镖早已猛扑过去，把萨拉米拉下讲台，用身子掩护起来。东道国元首被挤得踉跄跌下讲台，几个保卫人员迅速跑过去接住他。

人们在恐惧的静默中等待着，但随后杳无动静。萨拉米猛地掀开身上的保镖，怒声道：“胡闹，难道和友邦元首阁下在一起，还有人会暗害我吗？”

他走过去，亲切地搀着这位元首：“阁下，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好吗？听声音，落地点不会太远。”

肖卡德首相忙走过去说：“元首阁下行动不便，我陪总统去吧，记者也可以随行。”萨拉米同意了，同首相并肩而行。

一行人不声不响，急急地往前走，记者们知道今天要挖到一个金矿，非常兴奋，他们忘了可能存在的危险，拎着照相机紧紧追赶。保卫人员们低声喝斥着，不让他们过于靠前。很快就找到了现场，是一处市内绿地上，草木被气浪推得向四周俯伏着，露出中间一个环形的土堆，土堆中是一个锥形浅坑，坑底有一块淡绿色的透明冰块，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

赶来围观的人都迷惑不解，一个埃菲社记者首先反应过来。“陨冰！彗星陨冰！”他兴奋地喊，“没错，昨天各天文台已报道它将在9点30分左右掠过地球，最近距离为108万公里，可能个别碎块会被地球引力俘获。各国天文学家都已聚集在利雅得准备观察它。”

刚才还心惊胆战、惧怕是什么飞弹袭击的人都开怀大笑。萨拉米笑着接过警卫递过来的陨冰，它呈很淡的绿色，质地细密，摸上去微微温热。

旁边的一名路透社记者说：“幸亏不是陨石，陨石常以每秒十几公里的巨大速度撞向地球，这么大一块陨石的能量足以把300米内的一切摧毁掉。陨冰则因大量气化减缓了速度，温度也不致太高。”

萨拉米忽然有所触动，他问这位记者：“地球上发现陨冰的几率有多大？”

“据说常有陨冰撞击地球，但落在居民区并被发现的几率很小。据我记忆，近50年来不到5次，中国无锡地区好像连续发生过两次。”

“那么，陨冰落在两个国家元首面前的几率呢？”

记者听出他的话意，凑趣道：“绝无仅有！”萨拉米忽然热泪盈眶，他缓缓举起陨冰在唇边亲吻，回头对肖卡德首相说：“对我们这样的沙漠之国，天降陨冰意味着什么？这是安拉向我们显现的吉兆啊，它一定预兆着阿拉伯民族的复兴，意味着真主已把这副世俗担子交给我们两国首脑。在天降吉兆之后，如果有人不遵从安拉的旨意，必遭天谴！”

周围的阿拉伯人为他的虔诚感动，他们默默接过那块陨冰，放在唇边亲吻。首相最后把陨冰接过来，端详了一阵。淡绿色的陨冰晶莹致密，阳光在陨冰上闪烁不定，把它内部的结构折射出来，那里一定深藏着宇宙亿万年的秘密。他读过不少科普著作，知道有些假说认为连地球的生命也来自彗星，所以至高无上的安拉也没有资格（尽管这种想法有一点渎神）改变陨冰的轨道。但萨拉米的即兴表演确实令人感动，他在周围的阿拉伯人心中已成了信仰的化身。首相略为思索后流畅地说：“感谢万能的真主赐我们吉祥。阿拉伯统一是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拉丁、纳塞尔诸位先贤的遗愿，我国将用虔诚的信仰和石油财富为此略尽绵薄之力。阿拉伯统一任重道远，本人才资鲁钝，难以当此重任。但安拉既然赐我们吉兆，必将赐予我们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

萨拉米似乎并没听出他话中的钉子，走过来同首相再一次热烈拥抱，记者们的闪光灯劈劈啪啪闪个不停。萨拉米庄重地说：“请把这块陨冰分成两份，我要把其中一份带回本国。”萨拉米结束了对C国的闪电式访问，当天下午便飞回本国。

车队在从首都机场返回官邸的途中，萨拉米忽然呻吟了两声，皱着眉头对随行医生说：“我这会儿觉得很不舒服。”

医生立刻在车中为他作了检查：体温较高，面部有几个红色的疹子，初步诊断是风寒引发的风疹。医生给总统服了几片退烧药，说：“回官邸后作详细检查。”

## 九、死神之吻

肖卡德首相晚上返回家中时，法赫米不在家。艾米娜像一只小鸟般飞过来，扑到父亲怀中，叽叽喳喳地说着。肖卡德觉得不大舒服，脑袋发重。他本想早点休息，但不想扫女儿的兴，就笑着陪她说话。

他虽然昏昏沉沉，但仍能敏锐地感到女儿今天有些反常，她的兴奋多少有点神经质。妻子像往常一样温柔地微笑着，似乎也在隐瞒什么。他问：“法赫米呢？”

“他去为那位中国医生送行。”

“皇甫林要走吗？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是他执意不让惊动你的。”

艾米娜格格地笑起来：“父亲，这个异教徒还向我求婚呢，就在后院那棵石榴树下，整整为我绝食了10天。”

母亲大惊失色，她一直把女儿的胡闹瞒着丈夫，并再三叮咛女儿不要让父亲知道。其实，艾米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父亲，也许是在下意识中想自我炫耀吧。父亲果然很生气，脸色阴沉下来。

艾米娜却没有理会到，还一个劲儿说：“父亲，那人简直是个疯子，可又是那么痴情。

如果不是个异教徒，说不定我真的愿意嫁给他。对了，他还为我皈依了伊斯兰教呢。”

首相仍然没有说话，带着怒意回卧室去了。母亲很惶惑，也很可怜女儿，她对艾米娜扭曲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她尽情折磨那个痴情男子，却没料到在最后一刻皇甫林会决然而去，这对她的自尊心打击太大了。现在很可能她已经后悔，却不好意思请父母出面斡旋。首相夫人悄悄跟到卧室，低声对丈夫说：“那个中国青年很不错的。”

丈夫已躺在床上，烦躁地说：“以后再说吧，我今天太累。”

妻子轻声退了出来。

凌晨，她突然听到丈夫呻吟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伸手摸摸，丈夫的额头烫得像火炭，脸上和身上出满了红色的疹子。她惊慌地喊来仆人：“主人重病，快去请穆赫医生！”

穆赫没找到，仆人说他和法赫米一块儿为皇甫林送行，天明才能回来。这时女儿的菲律宾女佣莎拉又急急地进来报告：“夫人，艾米娜小姐生病了，烧得厉害，脸上身上还出了很多疹子！”

莎拉结结巴巴地说着，身子摇摇晃晃，几乎站立不住，在她的脸上也有同样的红色疱疹。一向温柔谦让的首相夫人突然变得十分果决，她命令道：“一定是急性传染病，立即报告国家元首！”

在豪华的航空港候机大厅里，皇甫林、法赫米和穆赫医生站在窗前，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见蓝天下一群野鸭拍着双翅从头顶掠过。中国民航2347号班机正从停机区开到起飞区，与旅客通道缓缓接合。一群身材修长、面目姣好的中国空姐们拉着行李车鱼贯走进去。她们笑语盈盈，穿着蓝色的空姐服，裸露的腿部光滑润泽。

广播中已开始用英语和阿语通报：“中国民航2347号班机已经开始登机，请到北京的旅客走8号通道。”穆赫为皇甫林提起小小的衣箱，三人走到登记口。要分手了，法赫米紧紧拥抱着皇甫林，热泪双流：“我的好朋友，再见。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的友谊。”

皇甫林也很感动，却故意皱着眉头说：“干什么？很快在中国还会见面的，穆赫也去。”法赫米掏出一张瑞士银行的支票，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递给皇甫林，说：“我的朋友，我知道若用金钱相赠是对友谊的亵渎。但是，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金钱了。”他伤感地笑笑，“我希望这点钱能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使其他像我一样的病人重新获得生活的快乐。”

皇甫林看看法赫米，没有推辞，把支票装进口袋。他拎起小皮箱，踏上登机电梯。

法赫米一直目送着他，直到身影消逝，然后才怅然若失地返身走出机

场大厅。这时，他猛地见到一群官员正从绿色通道里出来，为首的官员看见他，惊奇地叫道：“小法赫米！”

法赫米认出是石油大臣贝克尔·萨巴赫亲王，便走过去见了礼。贝克尔亲王刚从埃及访问回来，他高兴地问：“法赫米侄子，你的过敏症全好了？我昨天还向开罗最有名望的医学专家咨询你的病呢，你是怎样治愈的？”

“我很幸运，碰上一位来自中国的神医。他用一种神奇的药剂和药膏很快治好了我的病。”

穆赫在旁插了一句：“确实神奇！他的理论很像是天方夜谭，也很大逆不道，但他确实治好了不少绝症。我们已经约定，不久我就去中国投到他门下学习。”

贝克尔很感兴趣，拉着法赫米详细问了治病经过。他们走到门口时，忽然大臣的秘书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亲王殿下，请你立即到军营里去。城内有恶疫流行，几乎所有大臣全部罹病，元首和肖卡德首相病情最为严重。元首已命令你暂时代替首相行使职权，并请你考虑是否实行全国紧急状态。”他看见了法赫米，补充道，“法赫米先生，请你也到军营隔离，首相全家包括夫人、你妹妹全部病倒了。”

亲王和法赫米十分震惊。沉思片刻，法赫米苦笑道：“亲王，请你快去，国家不能没有领导。我要回家去，这些天我一直在家，如果有什么恶疫的话，我恐怕早已携带着病菌，我不能再把你们传染上。再说父亲也需要我。”

他与亲王告别，拉上穆赫匆匆回家。

偌大的军营里充满恐惧气氛，就像到处燃烧着死亡之火的地狱。穿着淡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匆匆来去，士兵们则干脆全副武装，连防毒面具也带上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石炭酸味儿。

一个贝克尔不认识的低级官员向他汇报了情况：“首都城内有30%以上的人罹病，且病情正迅速向全国蔓延，据报，已在其它一些地区和油田发现了零星病例，这些火星很可能在明天就酿成大火。全国的医学专家都已经动员起来，他们中有50%已经病倒，而且谁都对这种疫情束手无策。”他面色阴沉地说，“亲王殿下，这次灾疫在萨拉米总统走后就开始了，最先患病者也多是迎接过他的政府官员，我怀疑是萨拉米搞的鬼，这个政治流氓是什么都敢干的。果真如此，他们一定会有后续行动。”

亲王见他的脸庞发红，神情倦怠，只是靠毅力才勉强支撑住。他亲切地问：“请问你的名字？职务？”

“拉什德·阿里·赛迪克，首相办公室的低等文官。”

“谢谢你，阿里先生，谢谢你在国家危急关头所表现的忠心和才干。现在请把医学专家召集过来，马上通知国际卫生组织，力争在八小时内派来专家小组和救护队，立即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军队实行一级动员。”

医生到来前的短短时间，贝克尔亲王迅速梳理思路，从发病的凶猛来看，很像是有人在进行细菌战，但他的直觉不相信是萨拉米搞的鬼。这样由一国元首亲自去邻国播撒病菌，未免太招摇，毕竟不是中世纪时代了。那么，这场突发的灾祸从何而来呢？

王家医院的免疫学权威法哈特匆匆赶来，他一进门就惊慌失措地喊叫着：“这一定是真主对我们的惩罚，或是魔鬼在向真主挑战！贝克尔亲王，医学史上从未记录过这样极为突然的疫病，连当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古印度流行的天花，二十世纪的亚洲A型流感也没这次凶猛！已经有人死亡了，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估计死亡率至少为50%。”

贝克尔怒喝道：“住嘴！不许再这样惊慌失措！”法哈特医生立即噤声。贝克尔放低嗓音问：“究竟是什么病？”

医生惶惑地说：“我们已尽力作了检查。从发病迹象看，它很像天花，但也不尽相同。

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病原体的确同天花病毒类似，也是卵圆形，复合对称，但病毒子粒的组成稍有不同。病毒核酸的检查报告还没有出。”

“这么说，很可能是天花病毒？你们是不是按天花进行医治？”

法哈特医生痛苦地喊起来：“亲王先生，问题是即使确诊为天花，我们也毫无办法！你知道，所有病毒都是超级寄生，它们侵入人体敏感细胞内部，用它的核酸代替人体细胞的遗传物质，从而大量繁殖。这种险恶的寄生方式使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都对其无效，只有靠人体在亿万年进化中积累的免疫力同它们搏斗。使用天花疫苗则是事先唤醒这种免疫力。但是，由于医学的进步，天花已在1977年绝迹，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废弃天花接种。卫生组织曾在美国保留着天花病毒作为研究之用，但是，为了避免工作失误造成病毒泄漏或为恐怖分子窃取，几经推迟之后，终于在2000年将所存天花病毒全部销毁。如今我们已没有了天花疫苗，没有诊断血清……更要命的是，人类在几十年太平无事中已经失去了对天花的特异性免疫力！亲王殿下，你知道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悲惨前景吗？对患病者我们基本无能为力。对于未患病者，只有根据新发现的病毒重新制作天花疫苗并为他们接种，才能避免世界性的大流行，不过，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恐怕已经在地图上被抹去了！”

这种悲惨的预测使亲王不寒而栗，他沉默了很久才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很快就会到达。在这之前只有严密隔离，命令全国人民关紧门窗呆在室内。”他忽然想起法赫米说的那位神医，尽管他并未深信，但是正所谓病急乱投医，在危急关头任何可能都要尝试一下，他立即命令随从：“立即同首相官邸的法赫米联系，请他设法尽快恳请那位中国医生返回协助治疗，报酬等问题由法赫米自己酌定。”

随从出去了，但秘书又匆匆进来，面色惨白，急急打开屋角的电视，说：“首相，快看新闻！”

屏幕上，L国副总统阿齐慈正愤怒地咆哮：“……去C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萨拉米总统和随行24人全部患病，生命垂危。我国首都地区也因此受到传染，爆发了恶疫。毫无疑问，这是C国的穆斯林叛徒下的毒手！这是21世纪最卑劣的流氓行径！我命令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一旦敬爱的萨拉米总统有什么不幸，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必将用C国人的鲜血洗雪仇恨！”他目光阴狠地补充道，“我奉劝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不要向我们正义的愤怒之火上浇油。如果谁敢干涉我们，我们将派出1万名敢死队员，让1000个首都和大城市变成废墟。”

下面就是歇斯底里的群众场面，成千上万的L国国民朝向清真寺俯伏在地，为萨拉米的健康祈祷。从画面上看，他们的悲伤和愤怒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目光中的仇恨和狂热使几百公里外的贝克尔都感到颤栗。贝克尔立即拨通了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大使的电话，通报紧急情况，他们都答应立即向本国政府报告请示。

30分钟后，埃及大使回了电话：“代首相阁下，我受埃及、美、俄、

日、韩各国政府委托，特向你保证，一旦贵国遭到从陆地、空中或海洋上的任何进攻，包括越境炮击或导弹袭击，多国部队将立即作出反击。联合舰队现在正向阿拉伯海前进。”

“十分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援。”

“不必客气。另外，各国政府派出的医疗队已在途中，最快的一个半小时后就可达贵国。”

“谢谢。”

但就在此时，屏幕上的歇斯底里场面突然消失，信号中断，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十分钟过去了，L国的电视转播还未恢复。在这难熬的十分钟里，贝克尔心如火燎，他担心这是进攻的前奏，他不停地同边境驻军和雷达部队联系，并请各大国的KH—23锁眼式侦察卫星密切注视L国境内的动向。

又是30分钟过后，各处的情报来源均说L国境内毫无动静，突然，电视播放又恢复了。镜头对准担架上的一个病人，他满脸都是疱疹，几乎难以辨认，但这张极为丑陋的面孔仍保持着令人不敢逼视的威严。

这时，一个话筒放在他面前，他声音喑哑地说：“我是萨拉米总统，我去C国访问时患上恶疫。也许是安拉要惩罚我们，也许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但无论如何不会是C国兄弟的所为！我相信他们，就如你们信任我一样。我命令军队立即停止动员，即使我死了，也不能向C国境内开一枪！”

他显得十分虚弱，吸了几口氧，又喘息一会儿，才接着说道：“阿齐慈副总统为我的不幸而激愤，所以他的决定过于感情化。现在，他在我的劝说下已同意收回刚才的命令。希望全体人民信任他的领导，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电视转播结束后，贝克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不过有一点颇费寻思，为什么阿齐慈副总统始终未在电视中亮相？他是被软禁、枪杀，还是忙于国内事务？

## 解读生命

王晋康

山猫直升机已在沙海里飞了四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发现太空来客的丝毫踪迹。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沉闷的黄色无边无际，巨大的沙丘绵延起伏。没有绿色，没有生命。直升机进入沙海的中央地带后，唯一遭遇的生命是一只误入禁区的野鸭。它显然已经疲惫无力，对着直升机悲哀地鸣叫着。如果在晚之前找不到一块绿洲，它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舱门大开，营长邝景才用高倍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着。5个小时前，他被十万火急地召到师部，满脸胡子的罗师长严峻地告诉他，某大国通过它的驻华使馆送来一份奇怪的情报，说5个小时前有一个星体坠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部。该星体接近地球时的飞行轨迹委像是受控行，也就是说，它是受“人力”控制的“人造装置”——而且显然超越了地球人的科技水平！

师长用浓香的河南口音说：“外星人？太邪乎了吧。那些高鼻子没准在

捣什么鬼。不管咋样，上级让咱们实地搜索一番。按说我该亲自去的，至少也就应派你们团长我知道为啥选中你？”师长没有等他的回答，自顾说下去，“你是咱师的团营长中墨水喝得最多的，年轻，脑子转得快，会英语。像我这样的老脑袋，对付洋人没问题；要是面前站个外星人，嗨……。”邝景才苦笑道：“师长，陆军学院里没教过怎样对付外星人，压根儿没开这门课。再说，外星人不说英语。”

“是吗？那你说该谁去？”“这该是宇宙生物学家们的事。”

师长沉下脸：“那好嘛，这事就交给你，你在一个小时内给我找出一个什么宇宙不家来吧。”

邝景才嘿嘿笑了，计好地说：“师长，我没说不去嘛，只是怕你遣将无能，将来落个挥泪斩马谲的地步。行啦，下命令吧。”

师长干诉他，为这次搜索行动，师里配备了最强的装备，进口的山猫武装直升机，空对地导弹，火焰喷射器，燃烧弹。十个队员都是从各团挑出来的军事尖子，还有一名医术高超的女军医夏凌凌。看见邝景才微微摇头，师长问：“咋啦？”

没啥，只是沙漠里不会有专设的女厕所。为啥不派个男军医呢？”

师长根本没理他的要求，但这番话倒是引起他的重视，他立即郑重交待：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记着，在沙漠中绝不能让夏凌凌离开你的视线，解手也不行！据我所知，某地质队在塔克拉玛干勘探时，有个姑娘只是到沙丘后解个手，就从此失踪了。勘探队发疯地找，7天后才在一座沙丘顶上找到了她，尸体已经风干，肚子让飞鸟掏尽了。切记我的话！”

邝景才悚然道：“是！”

“另外，脑子里多长根弦。那个大国为啥主动通知咱们？他有这样好的心肠？”

遇事多往深处想想。时刻与我保持联络，但通话时注意保密。”

这是早上7点的事，9点他们就乘机出发。现在是下午1点，酷日燃烧着赤裸的沙漠，即使在几百米的空中也能感到迫人的热浪。身后的夏凌凌脱下军帽扇着风，风纪扣解开了，露出鲜艳的内衣领。邝景才扫了她一眼，心里暗暗吧息：女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恐怕在外星球上也如此——如果外星人也分男女的话。其他战士都是衣帽齐，像驾驶员陈小兵，排长何振洋，维族战士克里木等，他们全神贯注，双手紧握武器，汗珠从军帽下不断滚落。

天边突然出现了很大一片绿地。在沉闷的黄色中飞了这么久，乍一看到绿色，他们都觉得眼前一亮。直升机降低了高度，飞机下面，肉苁蓉和骆驼刺顽强地展示着绿色，几只黄羊被惊动，敏捷地逃向远方。紧接着大片胡杨林扑入视野。这种树生命力极其强盛，它们能生长千年，死后千年不倒，干枯的枝干虬曲向上，像是地狱中冤死者尽力伸出的手臂显得十分狰狞怪异，本地人常称为魔鬼林。直升机上的人们活跃起来，挤在舱门观赏这奇特的景色。

忽然驾驶员沉声喝道：“营长，你看这边！”

邝景才几乎同时发现了那个爆炸现场。眼前是一片焦黑的树干，它们大多被边根拔起，根朝内，树冠朝外，拼成清晰的同心波纹。邝景才不禁想起有关通古斯大爆炸的描写，两者非常相像。当然，这儿的爆炸规模要小多了。

直升机盘旋两周，没有发现活着的生物和坠毁的装置。邝景才让直升机在爆炸中心降落，他们跳下机舱，拉开扇形，严密地搜索着。塔克拉玛干的沙粒很细，沙丘背风处十分松软。连骆驼也无法行走。但现在脚下的沙面显然被爆炸压实了，仔细观察，在沙粒中发现一些极微细的银色金属颗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和机械装置的残骸，在爆心处的汪坑里也没有挖掘到什么东西，仿佛那个星体或飞碟在冲向地面的一声爆炸中被完全气化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确有一个“东西”在这儿坠落，某大国的情报并非无稽之谈。但究竟是会么，陨石？某个国家的侦察卫星？或者真的是外星飞船？暂时还是个谜。

夕阳慢慢坠落在沙丘后，酷热几乎在一瞬间消失尽净，寒意渐次升起。邝景才尽量收集了一些金属颗粒，命令战士集合，准备返回。当夏凌凌乐颠颠地跑过来时，邝景才犹豫一下，问道：“你是否要方便一下？就那个凹处吧，但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夏凌凌面孔红红地说：“谢谢。”

她过去了，邝景才一直拿眼睛的余光罩着女医生，直到她小步跑回。一天的劳累和徒劳无功显然并没有影响姑娘的情绪，她脸色红润，眼睛眉毛里都含着笑。

邝营长微嘲地说：“你的情绪满好嘛，看来你很喜欢这趟野游。”

夏凌凌听出他的揶揄，莞尔一笑：“我本来就没指望见到外星来客，没有期望也就没有失望。”

“你不信有外星人？”

“不，我非常相信。记得读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在沙漠的某处你找不到一棵草，则‘该沙漠不能长草’的结论就不能完全排除；但只要发现一棵你就尽可大胆断定：沙漠中绝不会公此一根独苗。宇宙中既然有了地球这个生命绿洲，想来它不会是上帝的独生子吧。不过，外星人肯定非常稀少，他们的来访是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碰上的偶发事件，哪能正好让咱们这些凡夫俗子碰上呢。”

战士们都上了收音机邝景才命令驾驶员打开夜航灯，尽量把直升机拉高。他想再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幸存者发来信号。事实证明他的决定非常正确，直升机拉高不久，一道炫目的光芒从仙身上方斥过，留下一道隐约可见的笔直的辉光，久久不散。大伙儿一时间目瞪口呆，何排长脱口喊道：“死光！”

不过，发出死光者显然没有歹意，光速强度随即被调低，像个萤火虫似的闪着亮。驾驶员陈小兵回头看看营长，营长指指前方命令道：“快去，一定是飞碟或飞机上的幸存者——大家也要作好战斗准备，以备不测！”

随后20分钟里，舱里充满紧张的气氛。他们知道，死光只是科幻小说里的玩意儿，在目前，各国都还没有投入实战的激光武器。发出死光者是外星人？这种可能至少已经是陷约可见了。夏凌凌更为紧张，下意识地拉住邝景才的衣袖，目光亢奋，鼻孔微微翕动。营长扭头瞄她一眼，嘴角不由绽出一丝笑意。

那个光点已经临近了，陈小兵回头看看营长，开始小心地降落。夕阳最后一抹余辉镶在沙丘的边缘上，在广袤的黄色背景下，一个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立在浑圆的沙丘顶端，他（她）的四周散发着神秘的蓝紫色的荧光。

一直到17年后，邝景才回忆起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时，当时的一切细



节仍宛然如在眼前。外星人 - 那时他们对这个身份已经没有丝毫怀疑了 - 身躯瘦小，大致像 1 2 岁的孩子。身形与地球人相当相似，也具有头部、躯干和四肢。其后他们才知道，外星人包在太空服中的四肢并不像人类，它们柔软纤细，类似章鱼的腕足。他们的太空服则是功率强大的动作增强器，因此他们能在地球的重力场内纵跳如飞。

透过圆形头盔，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大脑袋，相对更大的一双眼睛长在头颅的中部，没有鼻子，一张裂缝似的大嘴。这些细部拼拢成一幅图画时，显得怪诞奇幻但并不丑恶，它甚至与人类的大脑袋婴儿有某些相似之处，使人顿生怜爱之情。

外星人静静地立在沙丘顶端，手里握着一枚通体透明的蛋形物，蛋形物最后闪烁一下便突然熄灭，很难相信那样强烈的激光就是这个小玩意儿发出来的。

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沙丘上，战士们敏捷地跳下去，平端着开口成扇形队伍慢慢逼过去。邝景才感受到战士们的紧张，严厉地低声命令：“做好准备，没有命令绝对不准开火！”

“其实当时我的脑袋里也是空的。” 1 7 年后邝景才苦笑着回忆，“要知道那是 8 0 年代初，我还很少接角有关外星人的影视、小说和科普作品，没有起码的心理准备。由于阴差阳错，这副担子偶然落到我的肩上，竟让我代表地球人类去同外星人建立第一次接角，但显然我是不够格的。”

她妻子夏凌凌回忆道：“我那时刚从西安军医大毕业，还是个爱玩爱笑的傻女孩。在那一之前，我一直把这项任务当成一次野游。但人和外星人目光接角的一刹那后，我顿时彻悟了。我绝对相信面前是一个智慧生物，因为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理性和友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依恋，充满了天然的新近值得提及的还有一点：在我的第一眼印象中，我觉得她一定是个雌性生物

- 那时我根本不了解宇宙生物学家和科幻作家的种种推测，他们们外星人不一定是两性的，也有可能是单性的甚至是 5 性生物。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直觉还是正确的，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恰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邝景才示意战士们原地不动，自己把手枪插回腰间，平伸两手，缓缓向外星人走去。他的大脑激烈地运转着，思考着如何同外星人交流。是握手，拥抱，还是像非洲土人那样拉耳朵？该同她说你好，还是 H E L L O ？

两种文明的代表对面而视，巨大的沙丘使他们显得小如蚁虫。邝景才像夏凌凌一样，也从对方目光中感受到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其后悲剧接踵而来时就显得格外狞恶。

外星人的脑袋在头盔里灵活地转了半圈，又大幅度地点动着 - 可能这就是外星的问候方式。然后她转过身，轻盈地纵身一跳，飞到百十米外的另一座沙丘上。邝景才略有些手足失措，但看到外星人停在那里等候着，便立即反应过来，他对夏凌凌说：“好像是在为咱们带路哩，是否前边有伤员？快回到直升机上，跟着她！”

直升机追过去，悬在外星人头顶。外星人不再逗留，在各个沙丘的顶部纵跳着，动作敏捷飘逸，一步即可横跨 1 0 0 多米。直升机紧紧跟在她的后边。

一座沙丘后面有一直径约 3 米的冲击坑，坑口四周的沙粒被烧融过，又凝结为光滑的洞壁。洞子不深，直升机转过光束，照出洞底一个类似救生舱的圆形装置，透过它的舷窗能看到另一个外星人的面孔。他没有带头盔，

所以看得更为清楚：章鱼似的大脑袋无力地低垂着，头颅上端浑圆，下端略微收缩，双眼紧闭。可能是看到了灯光，他勉强睁开眼睛，送过来一瞥。邝景才分明感受到那双目光中的疲惫和欣慰，心中突然涌过一道热流。他低声命令：“夏军医跟我来，准备抢救！”

夏凌凌拎着急救包紧跟在后边，直到这时她才进入角色，惊惶失措地低声喊：“营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血管，有没有心脏！不知道强心剂对他是否有毒！”

邝景才恼怒地瞪她一眼，把训斥留在嘴边。没错，当两种完全陌生的生命初次相遇时，再好的医生也会手足无措的，他们中有一步步度控着行动。他们看见舱内的外星人慢慢抬起腕足，随后舱门缓缓打开。夏凌凌尖叫一声，掩在邝景才的身后。

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极为血腥极为丑恶场面，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那个外星人原来只剩下半截身体，残躯处血迹斑斑。他们的血液是红色，但带着紫色的辉光。4只形貌狞恶的6足动物在血泊中恣意地大吃大嚼，它们有耗子大上，6条细腿多少类似于蜘蛛的节肢，肚子滚圆，两只复眼长在头顶。外星人的残壳尚裹着一团完整的脏器，两只上怪物正合力撕咬着。脏器被撕开了，第5只小怪物从脏器里费力地钻出来，快活地叫了两声，立即加入饕餮者的行列。

无疑这是凶恶的寄生生物。女外星人引他们来不是为了抢救伤员，而是消灭这种可怕的妖魔。邝景才、夏凌凌和他们身后的克里木都傻望着，心头阵阵作呕。几只小怪物已经吃饱喝足，蹲伏在血淋淋的残躯上，用厚颜无耻的懵懵目光好奇地看着来客。忽然它们像听到一声号令吱吱叫着向来客扑过来，动作异常敏捷。

几乎同时，邝景才的五四手枪的克里木的AK-47自动步枪凶猛地开火了。

他们一边开火，一边拖着凌凌向外撤。女外星人这会儿正趴伏在洞口，邝景才用力把她推出去，对洞外的战士厉声喝道：“开枪！用火焰喷射器！”早已严阵以待的士兵们立即应声扫射，火焰喷射器也对准了洞口，夏凌凌尖声喊道：“伤员！里边还有受伤的外星人！”邝景才粗暴地把她推到后边，在震耳的枪声中大声喊道：“救不活了！我不能冒险，不能让这些寄生生物逃出来！”夏凌凌立即联想到这样可怕的前景：寄生生物逃出来，无声无息地侵入他们的身体，险恶地从内部吞吃宿主，然后从血淋淋的残躯中爬出来。大量繁殖的寄生虫由此向地球扩散……。她打个寒颤，不再劝阻。何排长早已按下喷身器的扳机，一道火舌猛地扑进洞里，邝景才咬着牙喊：“烧！把它们烧光！”火焰喷身器在近距离内狂喷火焰，火舌抵至洞底又凶猛地回涌。

一直到燃料用光，何振洋才停下来。

洞壁烧塌了，洞口烧得焦黑，几个怪物已必死无疑。邝景才这才想起那个女星人，他走过去，垂下目光，负疚地说：“很抱歉，没能救出你的同伴。”

外星人木立着，没有一点反应。夏凌凌怜悯地看她，在她的目光中找到了与人类相通的感情：绝望与悲痛。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她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情感。她走过去挽住外星人的胳膊，用英语重复一遍：“很抱歉，没能救出你的同伴。他已经无法救治。”

她明明知道，无论汉语还是英语，外星人都不可能听懂，但她仍重复

着这些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心中的愧疚。但外星人下面的行为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她眸子中冷光闪烁，一扬手，一道强烈的蓝光射向直升飞机，直升机轰然爆炸，旋翼叶片飞上了天。一团黑忽忽的东西从夜空中打着旋砸过来，借着直升机燃烧的火光看，原来是驾驶员陈上兵的断腿。外星人乘乱逃走了，这时已纵到百米之外。邝景才怒吼一声，抢过克里木的自动步枪向那有影扫射，战士们也同时开火。但已经晚了，外星人又一个纵跳遁入夜色中。

枪声停息了。邝景才恨恨地看着夜空，没有尝试去追赶。他知道，在沉沉夜幕中，根本无法用双腿去追击纵跳如飞的外星人。直升机已化成残片，邝景才托着陈兵的残腿，想起这个话语不多但十分干练的青年，眼中怒火喷涌。这会儿外星人如果在眼前，他会一刀刀碎割了她！

机上的报话器已经毁坏了，幸亏他们带着一部步兵报话机。邝景才要通师部，由于怕外国的卫星监听，他没有报告详情，只是请求尽快增援3架直升机。那晚他们就宿在附近，互相偎依着取暖。在沙漠午夜的寒冷中，邝景才阴郁地沉默着，眼前晃动着陈小兵的娃娃脸，晃动着那个可恶的女外星人，那两只特别大特别明亮的眼睛。夜风吹熄了他的怒火，现在更多的是困惑。从最初的接触看，那个外星人肯定是有理性的文明生物，是她主动寻找地球人的帮助的。但她为什么突然反目成仇？

怪我们误伤了她的同伴？但那个同伴分明不能救治了——即使能救治，我也不能冒险的寄生生物在地球上蔓延开。两相权衡，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也许是“火焰”触犯了他们宗教上的禁忌，才激起了她的怒火？就像地球上有些种族害怕火化遗体，认为火化后灵魂不能上天国……。思前想后，他无法摆脱深深的困惑。说到底，他只是以地球人的思维方式来猜度和理解外星人。他宁愿相信外星人的思维也符合地球的逻辑规律——毕竟在地球各个种族（甚至是互相隔绝的种族）中，这些铁定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但作出逻辑判断所必需的前提和细节呢？

如果在前提和细节上没有起码的沟通，那么即使持同样的思维方式，也不能取得共识他解嘲地想，不要说外星人了，连地球人类之间还不能彼此理解哩。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人类隔刻的最典型的象征。

夏凌凌作为唯一的女性被安置在人群正中间，战士们高高兴兴地用身体围着她——同时偷偷地嗅着姑娘上的芳香。夜深了，他们把头埋在臂弯里睡熟了。但夏凌凌时时抬起头，把目光溜向外圈的营长，她知道那个男人正在忍受内心的煎熬，没错，连夏凌凌也隐约感到这件事中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比如说，以女外星人手中的激光枪，完可以消灭那几只“小耗子”，但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却跑来寻求地球人的援助？地球人杀死这些可恶的怪物，她为什么反而炸毁地球人直升机？

凌晨，他们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3架国产直升机披着晨光，从沙丘上方掠过来，战士们默默地把陈小兵的残躯送上直升机。胡子师长这次亲自来了，邝景才简要地报告了昨天的情况，描述了寄生生物的丑恶形貌。师长看出他的沮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临机决断没有错——不，完全正确！”

3架直升机散来搜索逃跑的外星人，一直到下午6点，才在百公里外找到了她。

那是一片城堡的废墟，苇编的栅栏还没有完全腐朽，陶罐残片半埋在

浮沙中。城堡中甚至还有一座佛塔，穹块是用湖中的淤泥切割而成。在千年的风沙中，佛塔的外形已被磨圆了，塔顶搭着一个粗糙的鹰巢。多年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古代精绝国的遗址，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尚有它的记载。

女外星人藏在佛塔旁的一个地穴里，十几名战士正用枪口牢牢地围着她，他们都苦着脸，紧皱双眉，塔顶的老鹰也在警惕地盯着他们。等师长和邝景才赶到时，看到的是和昨天同样的镜头：女外星人已经死了，也几乎被吃光，只剩下脑袋和很和一截躯干。5个尖头尖脑的6足怪物仍在带荧光的血泊中大吃大嚼，连直升机的轰鸣声也没有惊扰它们。它们终于发现了来人，吱吱叫着，动作极其敏捷地冲过来。邝景才立即把师长掩到身后，师长怒冲冲地甩脱了，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烧！”

前年，我在北京参加‘97国际科幻大会’时，便装的邝氏夫妇到科技会堂找到了我，邀我去喝咖啡，同去的还有我正在北航上大一的儿子。那晚，在奥星咖啡厅梦幻般的小夜曲声中，他们娓娓讲述了这个故事。不，他们说这是真实的故事，应称之为构思。

邝先生呷着加冰的马提尼酒，凝视着40层楼下遥远的灯光，缓缓说道：“17年来，那两个外星人，尤其是那个女外星人的眼睛始终在我眼前晃荡。他们从哪来？来干什么？是不是一次亲善访问？他们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回归本原，但他们的亲人是否还在遥远的星球上为他们祈福？我至今也弄不清楚，自己在这件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拯救人类的功臣，还是毁坏了星际交流唯一桥梁的罪人？”

夏女士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背：“当然，这只是构思？”

邝先生轻叹一声：“对，构思，只是构思。我思考了多年，终于下决心把这个构思告诉第三者，”他看看我儿子，加了一句，“和第四者。王先生，那时我们的眼界很闭塞，心态也不成熟，我知道这个构思中有一些不合逻辑的死结。希望你以科幻作家的视角重写这篇故事。”

滞重的暗潮在三人之间缓缓流淌。儿子感受不到这种情绪的暗流，他笑嘻嘻地盯着邝先生，一副跃跃欲试的劲头。我对邝氏夫妇说，好吧，我会尝试去完成你的构思，但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是事能贴近它的本来面目。

邝先生用自己的轿车把我们送回科技会堂，握手告别。在电梯里儿子就急不可耐地说：爸爸，邝先生的故事里为什么有一些解不开的矛盾，因为他的一个假设是错的。

我看看电梯里的人们，纠正道：不是故事，只是构思。

儿子不耐烦，摆摆手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的藏藏躲躲是咋回事，那就把它当成虚构吧。我想，在邝先生的潜意识里，必定认为有一条规律是适用于全宇宙的，那就是：初生婴儿会有意识。但这可能是不对的。

是吗？我问。

在走廊上儿子继续侃侃而谈：看看地球上的生物吧。小海龟生下来就知道大海的方位，一种美洲蝴蝶生来就知道从北美到南美的迁徙路线。这种能在基因中传给后代的的本能当然就是意识，只是比较低级罢了。但既然能在基因中“拷贝”低级意识，谁敢说宇宙中不会出现“全意识拷贝”或“全智能拷贝”的生物呢？如果有，女外星人的怪诞行为就好解释了。

我笑了笑说：好，就接你的构思写一篇吧。

三天之后，在成都月亮湾科幻夏令营里，儿子兴冲冲地交给我一沓手

稿，笑着说：爸爸，我写好了。我有意模仿了你的文风，不知像不像。

\*\*\*

在离开母星3500年之后，宇宙艇内使用着责晶星的时间，保持着责晶星的昼夜交替——当然是用灯光模拟的。这天早上，孛儿诺娅和艾吉弓马雄几乎同时看到屏幕上出现的那艘飞船。“飞船！”孛儿诺娅脱口喊道。艾吉弓马雄已同时送出了减速和转弯两道思维波命令。半光速飞船向前方发送着强劲的减速震荡，同时艰难地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回头向着已相距300万地马亚的那艘飞船过去。

孛儿诺娅在电脑前紧张地整理着那艘飞的数据，这是刚才相遇时仪器自动收集的。据探测，它有30盖普长，直径约80盖普，前端呈锥状，后部是圆形，有尾翼。这是第二级文明时期典型的风格。它现在已经“死亡”，没有动力，没有信息流，只是靠惯性在宇宙间无目的地漫游。但即使如此，孛儿诺娅仍然十分激动，她用腕足围住丈夫的脖颈，急切地说：“可以确认是智能生物的飞船！艾吉弓马雄，我们寻找了3500年，总算找到了！”

3500年前，一对正当妙龄的年轻夫妇走进这艘宇宙艇。那时他们都是30年，本来可以在责晶星上平平安安度过120年；但他们自愿报名参加外星文明探索，踏上这条不归路。他们也得到了补偿，在责晶星长老会的特许下，他们体内的衰老基因被关闭了，只要宇宙不遭受意外，他们可以一直活到宇宙末日——当然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一定行得通。宇宙艇的能量储备是按4000工作年设计的，如果4000年内不能到达某个文明星球，艇内维生系统就要停止工作，他们就只能作永存的僵尸了。

这次的减速手转弯几乎要耗光宇宙艇剩下的能量，他们的生命也快要到头了。

但3500年的幽居生活实在太枯燥，即使是火热的爱情也会降温的，所以，这次的邂逅仍使他们激动不已。前面的飞越来越远，3天后宇宙艇追上它，轻柔地靠上去伸出密封口，吸开了飞船的舱门。

这是一艘无人太空舱，舱内很简单，柜中堆放着一些镀金铝盘，上面方案镌刻着文字资料和图画。他们没有耽误，立刻把文字扫描进电脑去释读。由于这些文字与责晶星的文字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信息，也没有任何实物对照，释读起来十分困难。直到半年后，当他们已到达该飞船的母星时，电脑才送出第一条信息，说这艘飞船是先驱者10号，1973年由地于发射

但1973年究竟是什么概念，对他们来说仍是一片空白。

两人知道不能指望电脑对文字资料的破译，便同时开始对图画进行猜读。画面上有两个高低不等的人像，其含义十分明确红光毋须测：他们一定是智能生物的自画像。幸运的是，这种智能生物与责晶星人大致类似，这是一个好兆头，也许两种文明的沟通会容易一些。

两个人像的细微结构之间的有小小的差别，不用说，这表示他们也是两性生物——又是一个与责晶星人的共同点。两人身体下部的差别恐怕是表示异性的不同性器官不是长在腕足的前端，实在过于奇特。

孛儿诺娅指着较矮人像胸前的两个圆球，好笑地问：“这是什么器官？它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它是较矮个体所独有的，显然用来表达第二性征。你看，两人的体毛也不同，较矮个体头上有长毛，较高个体则是光头。只是不知道哪个是雌，哪个是雄。”

孛儿诺娅笑着说：“我相信较低的是雌性。不过，好胸前的两个圆球太丑了，我不相信它会对异性有吸引力。”

艾吉弓马雄简单地反驳道：“不，异性身体任何相异之处必然有性吸引力。这是生物进化论的铁定原则，我相信它同样适用于那个星球。”

图画上其它的斑点和弧线的含意的比较艰涩，一时难以理解，但他们随即在画面上发现一排整齐的圆形，共10个，大小不等，但第一颗明显大于其它9颗。艾吉弓马雄高兴地说：“这一定是表示智能生物所处的星系：一颗恒星，9颗行星，而且大小不同。孛儿诺娅，你把9颗行星的大小和顺序编成数列，让电脑在天体图中搜索类似的星系。快去吧。”

很快电脑送出了结果，有相同排列的9星星系找到了人，但都在50000万光年之外，它们不大可能是这艘飞船的母星——即使是飞船母星，他们也不可能到达了。倒是距此0.17光年的一个10星星系——玛玛亚星系值生考虑，它虽然多了颗行星，但前9颗行星的大小和排列与信息盘上完全一样，而且该星系恰好在飞船驶来方向上。这不太可能纯属巧合。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就是该星系的第10颗行星（它很小，也非常遥远）尚未被这个文明社会发现？果真如此，那么这艘飞船一定属于一个朝气蓬勃但未脱稚气的种族——他们连家门口的事情还未搞明白，就开始宇宙探险了。

两人经过讨论，确认这种猜测的胜率很大。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艘飞船刚刚发射，尚未远离它的母星。这样说来，宇宙艇的能量还勉强能够到达那儿。

艾吉弓马雄把飞船内的信息盘转移到宇宙艇内，然后调定航向，向玛玛亚星系飞去。

剩下的能量还能把宇宙艇加速度计算，到达那儿要半年之后了。

不管怎样，现在他们的航程有了目标，一个伸手可及的目标。宇宙艇内的沉闷枯燥一扫而光，艾吉弓马雄心情愉悦，重新发现了异性的磁力，孛儿诺娅腹部的明黄色性征带也变得闪闪发亮。于是，两人的8只腕足绞在一起，尽情缠绵着。

但这场爱情的舞步并没有走多久，30天后艾吉弓马雄忽然冷淡在抽回腕足，从此把自己禁锢在阴郁中。孛儿诺娅困惑在小心探问：你怎么啦？生病？心情不好？

艾吉弓马雄固执沉默着，用古怪的眼神不时扫着孛儿诺娅的身体。

不久孛儿诺娅就知道了答案——她发现肚腹上有一个点开始缓缓搏动和胀缩，这正是某种噩运的征兆。她惊怕地欺骗自己，不会的，命运不会对我们这么残酷，我们经历了3500年的旅程，刚刚发现了目的地……。但几天后，搏动点增加到5处，胀缩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她知道逃避已经没用了，苦涩地喊了一声：“艾雄！”艾吉弓马雄用腕足揽住她，惨然说：“这些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希望你能幸免，我就独自跳到太空中去。可惜……。”孛儿诺娅艰难地说：“你确认是那种叫作阿米巴契的太空寄生生物？”

“不用怀疑了，我们一定是在进入那艘飞船时肥到了感染。当时我们太兴奋，忘了应有的谨慎。”

“那么，是飞船制造者的阴谋？”

“不像，从他们向宇宙发送的信息看，这是一个心地坦诚的半原始种族，远未达到阿米巴契生物的文明。肯定是飞船在飞行途中被阿米巴契侵入了。”

他们在悲愤中也十他懊悔。所有宇宙探险的教科书上都以三重警告的方式提醒着，要加意提防这种险恶的6足妖魔。它们属于发达的第四级文明，依靠微小的三联式病毒繁衍种族。三联病毒常常附在陨石或过往飞船上，一旦碰到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生命就迅速侵入，在某个细胞里完成三联组合，并强夺宿主细胞核内的基因，孕痛出阿米巴契胎儿，然后从体内吃掉宿主。

可怕的是，一旦被病毒侵入就完全无救。这种高智能生命会在宿主的每个细胞内留下信息副本，如果正在孕育的某个胎儿死亡或被剔除，另一细胞内的病毒信息就会立即启动 - 除非杀死所有的细胞，彻底销毁宿主的身体。

艾吉弓马雄用腕足搂住孛儿诺娅，悲凉地说：“孛儿诺娅，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结束自己怕生命，决不用自己的身体喂养这些可恶的魔鬼。”孛儿诺娅深深点头：“我也要同样作。”

“炸毁宇宙艇！不能让它们再到玛玛亚星系去为害。”

“好我同意。”

8只腕足纠缠绞结，他们在悲凉中尽情享受最后的快乐。第二天艾吉弓马雄抽出腕足说：“我要启动自爆指令了。”

孛儿诺娅柔声说：“你去吧。”

自爆指令有一重机械保险装置，必须用人力把它打开后才能接受思维波命令。

孛儿诺娅尽力保持镇静，心境苍凉地看着丈夫。他解除了机械锁，就要下达思维波指令……。忽然艾吉弓马雄的身体奇怪地抖动着，目光四散分离。等到目光重新合拢，他不紧不慢地恢复了机械锁，转过身冷冰冰地说：“算了，及时行乐吧，干嘛要为素不相识的玛玛亚星操心呢。”

孛儿诺娅心中猛一抖颤。她知道已经晚了，艾吉弓马雄体内的“全能拷贝”的寄生者已经足够强大，控制了他的意识。其后几天，神智麻木的艾吉弓马雄一直纠缠着她，她不动声色地应付着。等到能够脱身时，她立即直到控制台打工机械锁。她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达自毁命令 - 但一条腕足忽然从后面缠住她的脖子，在片刻的意识空白后，一个懒洋洋原念头浮上来：“真的，何必担心玛玛亚星系的野蛮人呢。还是及时行乐吧，趁着两人的身体还没有被吃掉。”

以后的十几天他们一直沉迷于亢奋的情欲中，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偶然也能清醒片刻，那时他们都阴郁地躲避着对方。体内的5个寄生者越来越大了。它们悄悄蚕食着各自周围的肌肉。在尖锐的痛楚中，两人心如死灰，默默等着可怕的死亡。

玛玛亚星系已经在眼前，该星系的第三星是一个漂亮的蓝色的星球，用肉眼已能看清它的表面。去层在移动，海面上波浪翻卷，各种人造装置在天空，海洋和陆地上穿梭秒息。显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

艾吉弓马雄生气勃勃地来到控制台前，打开反雷达装置，进入蓝星的大气层，准备降落。他熟练地启动了反重力系统 - 电脑即发出紧急警告：能量枯竭，无法启动！

在刹那的震惊中，孛儿诺娅的神智突然清醒了。她想起几天前，艾吉弓马雄在短的清醒中，曾跑到控制台前非常诡秘地干着什么。那时孛儿诺娅立即下意识地关闭了感官和思维，没有把这个信息传送给体内的寄生者。一定是他在那时排空了能量！她高兴地想：“好，让怪物和我们同归于尽吧！”

- 但另一种意识马上汹汹而来，淹没了上面的念头。她惊惶地喊“艾吉弓马雄，只有靠救生舱了，快进救生舱。处于受控状态的艾吉弓马雄非常驯服地跟着她。救生舱被弹射出来，向前方发送着减速震荡，但下降速度仍然非常快。在他们身下，宇宙艇化为一道炫目的白光，向着蓝星上一片黄色沙漠射去，接着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他们坐的救生艇随即也啸叫着坠入沙海。孛儿诺娅从休史中醒来，逐渐拼拢出自己的神智。

她感到体内有明显的变化：5个搏动点停止了搏动，自己的脑海也十分清明。当然，她不会奢望那些可怕的寄生者会就此死去，但显然它们在降落的强烈冲击中时休史了，放松了对宿主的意识控制。艾吉弓马雄没有醒来，他体内的搏动点也处于静止状态。孛儿诺娅知道自己该迅速采取行动 - 在寄生者醒来之前，缓缓举起，对准了艾吉弓马雄，却迟迟不能下手。毕竟，艾吉弓马雄是她的爱人，是陪她走过3500年的男人。另外，她不敢保证激光器能把艾吉弓马雄（尤其是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杀死。但是只要留下一个细胞，寄生者就会卷土重来……就在这时她听见了轰鸣声，看见夜空中的亮光，无疑这是蓝星人来了，他们已经发现了外星来客，现在，趁自己还清醒，应该首先寻蓝星人的帮助。她穿好太空服，走出救生舱，把舱门关好，纵跃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向夜空中打了信号。很快，一架飞行装置轰鸣着落到面前。一高一矮两个人首先跳下，向她走来。无疑这是蓝星人来了这就是镀金铝盘上镌刻着的两性生物，他们的目光充满了理性和友善。……凶猛的米焰烧尽了艾吉弓马雄的遗体 and 5号寄生怪物，孛儿诺娅喃喃地说：“好的，现在该轮到我了。”

但主在这一刻，她的意识中忽然有了强烈的震颤。她恐惧地想：晚了，寄生者醒过来了。寄生者意识逐渐漫开，驱使她举起激光器，凶恶地对准蓝星的人群。就在死光发出的刹那，她残存的主体意识作了最后的挣扎，把射出的死光转向了直升机。直升机轰然爆炸，已被重新控制的孛儿诺娅敏捷地逃走了，蓝星人密密的火网在她身后飞舞。

第二天，在精绝国佛塔的地穴中，5中六足生物从她体内钻出来，一口口撕吃了她的身体，它们旋即被及时直到的蓝星人烧死。但这些已是她的身后事了。

在成都至重庆的高速公路上，我坐在空调大巴里匆匆看完了儿子的手稿。儿子自鸣得意地说：爸爸，我的构思还说得通吧。

我思索片刻，坦率地说：文笔不错，但情节发展过于迫促。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你的构思并没有完全解开邝先生的死结。比如说，按你假设，寄生生物是全智能拷贝的，它们的婴儿能控制宿主的意识，但为什么它们出生后反而变傻了？

面对人类的杀戮却丝毫不知道逃避？

儿子尴尬地搔搔头，说：对，这是一个漏洞。

前边的旅客听见我们的谈话，回过头惊奇地盯着我们这对莫名其妙的父子。我拍拍儿子的头顶说，儿子，我不喜欢你关于寄生生物的设置，它多少有些牵强。我不相信进入高级文明的生物会如此残忍血腥。我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我的直觉就是不愿相信。

儿子摇着头打算反驳，我截断他的话头说：我也有了一个构思，一种新的诠释，是在邝先生和我的构思基础上产生的。我把它写出来，你看完后



再说吧。

\*\*\*

……。李儿诺娅和艾吉弓马雄在卧室中缠绵时，控制室的警告铃声刺耳地响了。能量售罄，能量告罄。剩余的能量勉强可供宇宙艇在抵达蓝星时修正航向，已经不能保证安全降落了。

两人都没说话，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在邂逅玛玛亚飞船时就知道了。只是……。

这个结果太残酷了。他们已在太空中漫游了 3500 年，总算找到了一个有文明种族的星球，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却忽然得知，死神已预先赶到那儿等着他们。

李儿诺娅叹息道：“那么，只能使用救生舱了。”

“对，但救生舱不是为这样的极端情况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乘客存活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

李儿诺娅微微一笑：“你忘了我们是两个人，这能使那个分数变成五分之一。”

艾吉弓马雄叹道：“可惜在 3500 年的航程中，我们没有生下几个儿女，这会使那个比率再提高一些。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李儿诺娅温柔地安慰他：“没有生孩子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不能把孩子们放到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让他们受苦受难。”

艾吉弓马粗暴地说：“应该后悔！只要他们能够活下去，承受什么样的苦难也是值得的，那才是对他们的真爱！”

那晚他们心情郁闷，没有再说话，彻夜焦虑不宁。第二天早上，勃儿诺娅震惊地发现，自己腹上的明黄色性征带在一夜之间消退了，没有留下一痕迹。这正是一种凶恶绝症的典型病状！她没有告诉艾地弓马雄，只是苦笑着问自己：灾难总要结伴而行么？

几天之后，后续症状出现了，她的腕足前端的性器官也迅速消失。这些天，艾吉弓马雄一直用冷静的古怪目光斜睨着她，现在她明白了这种注视的含意：恐怕艾吉弓马雄也患了同样的病。她冲动地抓住艾吉弓马雄的腕足仔细观看，果然，他的性器官也完全消失了。勃儿诺娅喃喃地说：“性别退化症？是那种神秘可必的性别退化症？”

艾吉弓马雄平静地说：“是的。”

“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没有情欲、没有性爱、干瘪萎顿的中性人，很快就要惨死？”

“对。”

勃儿诺娅苦涩地说：“命运为什么要对我们施予两重惩罚呢。”

艾吉弓马雄笑顾：“不，不是惩罚，是奖励。要知道，责晶人的远祖是交替采用有性和无性两种生殖方式：食物充足时用有性生殖，食物匮乏、环境恶化时迅速转入无性繁殖，用体细胞很快孕育出 4 - 6 个婴儿。这种六足小精灵生命力极强，容易适应各种灾难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极其有效的生殖帮助责晶人进入文明社会。但此后，在优裕的生活条下，变成一种数十万年前的遥远回忆。只有极个别人偶然有这种返祖行为，以至于它被看成病态。”他由衷地赞叹道，“你看，基因比我们更强大，更聪明。在外界压力下，它已经自动作了选择。”

勃儿诺娅仔细打量着两人的身体，两人身上那些令对方怦然心跳的性

别特征已经完全消失，他们的身体在逐渐干瘪。她仍然爱艾吉弓马雄，但这种“爱”已经没有了情欲，没有了那种令人颤栗的火花。她凄然说：“好，听从基因之神的安以。艾雄，最难的是你，你怎样才能完成从父亲到母亲的心理转变？”

艾吉弓马雄爽快地笑了：“没关系，基因之神会帮助我们的。”

他说得不错，15天后，他腹中的5个胎儿首先开始搏动，悄悄蚕食着它们周围的血肉。艾吉弓马雄总是轻柔地抚摸着它们，完全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在进入蓝星的大气层前，他们转移到救生舱。这时艾吉弓马雄原第一个孩子出世了。首先是肚皮上鼓起一个圆包，圆包急速跳动着，然后噗哧一声，一个小小的尖脑袋顶了出来，两只小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随后6只细腿用力扒拉着，从那个小洞里挣扎着出来。小家伙在原地转了两圈，向这个世界行了见面礼，就返回伤口，不客气地大吃大嚼起来。

尖锐的疼痛从肚腹处射向脑中枢，同时伴随着强烈的快感。如果此后和蓝星人建立了交流，他们就会知道，这和蓝星女人新婚之夜的感觉，和她们第一次被婴儿咬住母乳的感受是一样的。艾吉弓马雄已经十分虚弱，勉强抬起头看着小吃客，欣喜地喃喃说：“贪吃的小东西，得给你的弟妹们留一些呀。”

这种六足小怪物与普通责晶人很少相似之处，所以勃儿诺娅几乎难以接受它们。但几十亿年的基因更强大吃大嚼起来它唤醒了勃儿诺娅身体深处的本能，迸射出强烈的母爱。小东西吃得十分惬意，勃儿诺娅忍不住轻轻地摸摸它。小东西立即回头，咬住了她的腕足足尖，但又随即吐出来，很有礼貌地叫了两声，又回头大吃大嚼。

艾吉弓马雄自豪地说：“你看，它已经会认人了，它只吃自己亲代的血肉。”

艾吉弓马雄的4个孩子陆续钻出来，在血泊中闹闹嚷嚷，只有最后一个沿在三团脏器中托儿所著勃儿诺娅觉得自己的胎儿；也被它们催促着，努力用小脑袋戳着自己的肚皮，她感到十分欣喜。

救生舱被弹射出来，宇宙艇化为一道白光射向沙海，传来震耳的爆炸声，然后剧烈地震荡……。艾吉弓马雄和5个儿子在蓝星人的武器下刹那间化为灰烬，这场血腥的屠杀使勃儿诺娅惊呆了。刚才与蓝星人甫一见面，她就感受到这个纸级文明的尚武精神。但她相信这种尚武精神只是蒙昧时代的残留，因为他们的目光中分明充满了理性和友善，完全可以信赖。

在沙丘顶上，她一直羡慕地打量着高个的雄性生物和低个的雌性生物，他们分明是镀金铝盘上那幅图画的模式儿。雄性脸型周正，线条刚劲；雌性长发飘拂，曲线玲珑。他们身上充满了阳刚和阴柔美，这种神韵是画上无法表传的。在这一刹那，她欣慰地想，把艾吉弓马雄和自己的后代托付给他们，可以放心。

但随后就是毫无先兆的毫无逻辑的大屠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屠杀的目标甚至不是对准艾吉弓马雄，而是对准了5个懵懵懂懂、毫无心机的孩子！这5个刚出生的婴儿正在快乐地领受第一顿圣餐，基因之神赐予的第一顿圣餐。当客人来临的时候，善良的孩子甚至中断圣餐表示欢迎，但得到的却是野蛮人的屠杀！

怒火熊熊，她举起激不器对准这些残忍嗜杀的野蛮人……责人的道德

的约束比怒火更大，在最后一刻她迫使腕足把死光转向直升机。随着轰然的爆炸声，她敏捷地逃走了……儿子不满地嚷道：爸爸，你的构思糟！太血腥，太荒诞！你哪是写科幻呀，纯粹是黑色恐怖小说。

真的吗？你要知道……儿子打断我的话：我知道，我知道进化论不责备残忍，只要地本种族的繁衍有利。我知道公狮有杀婴行为，母蝎子在与后常常吃掉公蝎，螺赢拿可怜的螟蛉幼儿当食物……。但像你说的，子代吃掉父母的身体，还是太荒诞了。爸爸，你能想像我一生下来就把妈妈吃掉吗？

我笑笑，没有吭声。

从重庆坐江船顺流而下，儿子被我才买的几本书迷住了，几乎无暇观赏两岸的美景。到达夔门时，儿子走到船尾靠在我原身边，低声说：爸爸，我知道你的构思是从哪儿来的，它也有生物学依据。

我微笑道：是吗？你读了那本书？

嗯，美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

## 目录

，真百一本好书，只是在这本书中，生物“有性无性”与环境优劣的对应关系正好与你构思中写的相反。

……。看一下瘿蚊的例子。如果我们滥用人类的社会准则去评判瘿蚊，就会对这种小飞虫的行为方式施予错误的爱憎。

瘿蚊有两种生活途径。在正常情况下，瘿蚊从卵中孵出，经历正常的蛹和蛹蜕阶段，变态为有性生殖飞虫。但在恶劣的环境中，瘿蚊不经过雄性的授精，由雌性通过孤雌生殖繁育后代。瘿蚊的孤雌生殖十分奇特，后代在母亲的体内发育，但并不包在起保护作用的生殖腔里，而是直接长在母体的组织内。瘿蚊的母体不（通过某种管道）向幼儿在母亲体内直接蚕食母体。几天之后，幼虫出生了，留下的却是它们唯一亲体的一个遗骸，一个几丁质的外壳。而不到两天，这些幼虫又生育了新的后代，并“心甘情愿”地被后代所吞食。”

瘿蚊寄居在蘑菇中，并以蘑菇为食，先由那些由有性生殖生育的、能够飞行的瘿蚊发现新的蘑菇，然后，瘿蚊一旦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中就开始了无性生殖。只要食物没有匮乏，这种孤雌生殖就一直继续下去，可以连续繁衍250代，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尺20000只可生殖幼虫的密度。等到食物开始减沙，就发育出雄性后代和兼有雄性和雌性的后代。假如雌性幼虫也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就变成正常原飞虫。

另一种复杂甲虫也进化出具有可怕变异的因似系统。这些甲虫的雌性通过孤雌生殖生出单一为雄性的后代，雄性幼虫附在母体的表皮上，然后将头插进母亲体内并蚕食之。母亲因至爱而献出躯体和生命当然，说这种繁殖方式“可怕”，只是人类的偏见。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恰是这些生物进化出了地球的，那么瘿蚊或甲虫诗人一定为“子食母体”写出多少温情的诗篇！

进化论认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生殖活动的能量投入。

对这种能量投入的调节叫做“生命史策略”。当面对恶劣环境时，生殖不啻为最后的赌注。

在那之后，儿子反常地党团着。诳幕沉沉，两岸山色空蒙。前方拉响

了汽笛，一艘江轮交错而过。儿子凭栏眺望夜色，探照灯扫过时，我看见了他眼角晶莹的泪光。

“爸爸，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可怜的外星人。”儿子苦涩地说，“她藏在精绝国的佛塔下，面对无法沟通的异星文明。她死了，留下5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孩子。当时，她该是怎样一种心境呀。”

我说，不要太难过，这只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诠释，而且仅仅是一种。儿子烦闷地说，但经只是构思或诠释，可是，如果它真的是事实呢？

勃儿诺娅挣扎着起身，用蛋形激光器割开了太空衣，5个小家伙都脱壳而出了。它们的生命力确实强悍，立即适应了蓝星上含氧量过谄的大气。它们欢快的叫着，在她的残躯上爬下，而且个个都有一副好胃口。

在初为人母的愉悦中，勃儿诺娅的怒火已经平息了，不再仇恨地些行事残蓝星人。现在，她仍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友善的。至于他们为会么突然大开杀戒？这中暗一定有可怕的误会，但她已经没有精力去深究了。她只是感到可悲，3500年的跋涉，3500年的期望啊。

更为可悲的是这5个懵懵幼儿。它们能不能逃脱蓝星人的追杀？能不能逃出眼前的沙漠地狱？即使能够逃脱，在失去了文明的润泽和延续之后，它们能有什么样的未来？是退化成一种强悍的兽类，还是凭借强大的“本底智力”逐渐冲出混沌，建立一种全新的某文明？这种某文明和责晶星文明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共同上。当责晶人的第二艘宇宙艇来到这儿时，但愿“子文明”是不要重演这幕悲剧。

她的神智渐渐丧失，意识混沌中还能品味到孩子们撕吃肌体的痛楚，伴随着强烈的快感。祈祷孩子们快点吃完，长得足够强大，可以逃脱蓝星人的追杀。

在金红色的玛玛亚星沉入黑暗时，她已经死了，没有听到随之而来的直升机轰鸣声。

## 魔鬼梦幻

王晋康

黑姆利索地为司马平戴好魔幻传感器，一个亮闪闪的类似太空人头盔的玩艺儿，传感器的触角像章鱼一样密密麻麻地吸在他脑袋上。黑姆熄了屋里所有的电灯，只有电脑屏幕发出青幽幽的微光。青光在天花板上投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颇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巫师。

他俯在司马平头顶上嘎声说道：

“好了，你马上就能获得空前的全功能感官享受。不过我要最后提醒你一次，”他在阴影中得意地笑着，“这是双向梦幻机，幻觉中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按你的思维发展，所以，你头脑中最隐秘的思想都将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不管是龌龊的欲念还是圣洁的愿望。你如果想中止这个游戏，现在还来得及。”

司马平仰面躺在转椅上，被传感器头盔箍得不能动弹。他略有些紧张，不过，眼了黑姆的警告，他反而淡然一笑：

“我不是圣人，脑袋里恐怕少不了几株毒菌，不过我很乐意把它们拿出

来晒一晒。请开始吧。”

黑姆盯了他一会儿，咧嘴笑道：

“好，我很佩服你的勇气。现在请你放松思想，尽力挖掘你的回忆和愿望，梦幻机将在适当时候切入你的思维：

他打开机器，司马平听到均匀的嗡嗡声，他的思维随着这波声荡开”  
做人无边的混沌；：

（A 向思维）

回忆就从今天下午开始吧。

今天我心情抑郁，10 年前，车祸使我脑部重伤后我便离世隐居，从那时起我常常陷入周期性的深度抑郁中；我不想让妻子和儿子陪我受苦，照例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独坐室内，失神地看着夜空，一波又一波的抑郁感几乎把我吞没。忽然，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一个瘦长的男人，40 岁上下，一个弯弯的鹰钩鼻子，金丝眼镜后面闪着恶意的微笑。对他的笑容和鹰钩鼻子我似乎很熟悉，似乎与某种不愉快的记忆有关，我苦苦思索、回忆不起来。他拎着一个巨大的皮箱，见我认不出他，似乎很惊奇“司马平，你不认得我了？”

我很是歉然，忙请他进屋，抑郁地说：

“10 年前我因车祸脑部受伤，记忆力坏透了。你是……。”

他恍然大悟；

“我的天！我一直怀疑一个天才怎么消失了 10 年，原来如此！”他沉思片刻，缓缓说道：“10 年前，一个著名的生物研究所里，有一个美貌惊人的女博士，她对所里的男同事有过这么一个评价：在我们所里，有两个天才足以在科学史上留名，不过两人中一个是圣徒，另一个是撒旦。”

他停了一下，接着冷笑道：

“我就是她说的撒旦，你是她心中的圣徒。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点点头，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那个白鸽般纯洁可人的女博士，她叫尹雪；想起那个才华横溢的司马平，那就是我、一场车祸扭曲了我的人生之路。现在我是一个才智低下的庸人，往日的光辉恰恰成为今日的痛苦

半夜里我常常在思想的剧痛中醒来二我总觉得自己的才智并未毁坏，它们只是被囚禁起来，它们一直咆哮着想冲破那间囚笼。……，

也许我关闭记忆之窗只是为了躲避过去。

那时，生物研究所里在才智上可与我匹敌的只有黑姆，但两个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他有一个奇怪的嗜痂之癖，不倦地刺探同事们的隐私，搜集他们心中点滴的龌龊、偶然的卑鄙。一旦得手，他就会乐不可支。

不少人惧怕他“美杜莎”般的目光。能够坦然直视他的人不多，我和尹雪就是其中两个。即使现在，我几乎算得上一个废人了，但我仍能坦然直视他的目光。

我微笑道：“欢迎你来我家。我已经 10 年没听到生物科学的消息了。我想你一定作出了惊人的发现～是不是在你的皮箱里？”

他咧开嘴笑了：“的确如此。”

我们没有多事寒暄，他仰坐在沙发上，开始傲然地介绍他的发明。

“我不知道你的智力残余是多少，我假定你的智商是中等偏下，好据此来调整我的讲解层次。”他半是怜悯半是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上帝真狠心，

为什么偏偏折磨自己的信徒呢。”

我冷冷他说：“我信奉道德之神，不信奉上帝：请你开始正题吧。”

黑姆打开皮箱，拿出那个宇航员头盔似的玩艺儿，他得意洋洋地说：

“瞧，这就是我的发明，多功能双向梦幻机。为了把它的用处说清、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人类的生存本能实际表现在感官享受上；蒙昧时期的人们只有看到朝霞夕晖，听到松涛水声，吃到佳肴美味，行完男女之乐时才能获得感官享受。这些享乐很狭窄，但它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外部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我称其为“真实影象”。

“后来，人们创造了诗赋文章、音乐舞蹈、电影电视……人类的感官享受也日益五彩缤纷。所有这些娱乐，都是先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作用于眼耳等感官，再把信号输入大脑，我称其为‘虚幻影象’。它是真实影象的延伸和扩大，真实世界里不能满足的欲望，可以在诗歌小说，电影电视里找到代用品。

“还有一种娱乐与它们不同——毒品。”

我抬眼盯着他，他咧嘴笑道：

“毒品。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我却从中得到了创造的灵感。它也是虚幻影象，不过它是用化学物质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不再经过人的外部感官，同样能得到逼真的感官享受。我们为什么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他看着我，不耐烦地说道：“我再给当年的科学奇才上一堂启蒙课吧。简单他讲，人的所有感觉都是外界信号通过感官，转换为神经电脉冲，再送到大脑”这是一条迂曲的路线。

我的梦幻机走了捷径，我用电脑编辑出同样波形繁复的电脉冲，通过千千万万个无形的磁什送人相应的传入神经元——是绕过感官，直接送入感官与大脑间的传入神经元。你听明白了吗？”

我努力追赶他的思路，点点头。他继续说道：

“过去的娱乐大多集中在视觉、听觉这两个领域，太狭窄了，我的梦幻机则可以模拟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受，连性快感也能模仿得维妙维肖——正人君子是不敢堂而皇之他说出这个字眼的，幸亏我不是。”

他格格地笑起来，继续说道：

“还有更为奇妙之处。以往的虚幻影象都是单向的，本人并不能参与——一个看科幻影片的孩子，并不能钻进屏幕里同太空人握手。只有我的梦幻机是双向的，它可以把人的思维电波取出来，我称之为A向思维；A向思维输入到梦幻机中，电脑根据此人的思维定势进行创作编辑，再把人工思维反输入脑，我称这为日向思维。两种思维互相影响互相揉合，就形成了最能与感受者发生共鸣的梦幻世界，使贩夫走卒、盗贼娼妓、佛门弟子，贤达哲人都沿着自己的思维爬到精神享受的顶峰！”

他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使我敬畏。我素知这个撒旦的才能，所以对他的话并不怀疑。我指着他的箱子：

“这就是梦幻机？”

“对”是否已经投放市场？”黑姆摇头笑道：“没有。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生物工程学家或电生理专家亲身试验一次，作出准确的鉴定。”

我扬起眉毛问：“你找不到一个专家？”

黑姆又嘎嘎地笑起来。

“找不到。没有专家愿意亲身一试，我想是因为没人敢担保自己灵魂深

处没有几丝齷齪。符合条件的专家恐怕只有两位"一个是撒旦，他不怕把自己的卑鄙示众；一个是圣徒—如果他真是圣徒的话。所以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你的地址，却没料到你又变成了一个智力不全的废人。”他鄙夷地说。

我的心被猛地戳了一刀，但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失态。我淡淡地说：“

“我虽然已经不是什么专家，”不过我愿意一试。”

黑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不后悔”、我语调平静地顶回去：“我不后悔：我既不是撒旦，也不是圣徒，不过我不怕把自己的肮脏示众。”黑姆讥笑他说：“也不怕尹雪知道？那位仙子至今还把你当成圣人膜拜”

我的心弦猛一抖动，知道了黑姆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寻我的晦气。我对他的鄙视中不免夹着几丝怜悯。我心平气和地说道：“我已经 10”年没有与尹雪联系了。黑姆，用这种方法赢不来尹雪的爱情，你把我切成碎片也没用。”

黑姆恶狠狠地瞪我一眼，转身去打开箱子。

(D 向思维)

忽然门铃急骤地响了)我打开门，一个女人焦躁地立在门边。

竟然是尹雪，jQ 年岁月在她身上并没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像株出水芙蓉一样清丽绝俗；她的眸子晶亮，肤色白中透红，一头黑亮的长发散落在白色披风上。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不等我说话，便一甩风衣，径自闯进屋门。看见黑姆在屋里，她愕然止步，随之冷淡地打个招呼。

看来他们并不是有约而来。

我和尹雪微笑着，相对如梦。10 年的时间距离并未冲淡我们之间的亲切感，不过这会儿我在她（还有黑姆）面前，有一种智力上的自卑感，所以我的笑中不免带着几丝苦涩。

我知道她喜欢喝浓咖啡，便要去张罗。尹雪忙推我坐下，自己过去煮咖啡，过去我们一块相处时，这类杂事都是她干的，她仍不改这个习惯，我没有客气，静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等她把咖啡端来，我问道：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尹雪似嗅似怒地说，“患单相思的女人，常有猎狗般的嗅觉

我没有料到尹雪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她似乎毫不在意屋角的黑姆，我看看黑姆，他的眼中正喷射着嫉恨的怒火。尹雪呷了口咖啡，忽然问道：

“这位黑姆先生是来通知你获奖的消息？”：

我和黑姆茫然对视，我摇摇头道：

“不，我不知道。”

尹雪笑了：“我总算赶上第一个来报喜，给赏钱吧，状元

我如坠五里雾中，微责道：“你还是这样顽皮。”

尹雪的眼圈红了、她柔声道“司马，是你盼望已久的消息，也是你应该得到的荣誉、你已经得到本届诺贝尔生理学奖了！”’

我的心口又被猛戳了一刀。10 年前这曾是我的梦，但现在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不愿责备尹雪，只是声音暗哑地说：“

“雪……”

尹雪急急打断了我的话：“你先别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她平息了自己的激动；慢慢说道：10 年前你车祸受伤，造成智力衰退，黯然离开了生物研究所。我难过地收拾了你留下的研究资料，在一本笔记的末页，发现了一页莫名其妙的公式，字迹很草。我问过不少专家，谁也不知

道公式的含义。”她抬头看看我，强调道：“送你离开时我问过你本人，可惜你的脑力未能恢复，你只模糊记得这公式似乎与 DNA 的双螺旋结构有关。是你一时灵感勃发时匆匆写下的。这些情况你还记得吗？”

我黯然摇头。她说：

“别人可能以为是你的伤后胡言，我却坚定地相信你的话。我为它花费了整整 5 年时间，终于破译了这个公式。原来它是人类 DNA 结构中 30 亿个核苷酸的统一数学表达式，就像元素周期表揭示了元素内部的联系。当然，这个公式当时还不完善，我又花了 3 年时间去充实和验证，得到了完善的结论。研究成果已在《生物学报》上发表了，署名是司马平和尹雪。

她目光殷殷地看着我，补充道：“是两年前发表的，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文章发表后我就到处寻找你，这两年找得我好苦啊！”她神情悲戚地哽咽道。

天外飞来的“横福”使我头晕目眩。对这个梦想我早已绝望了，那种啞人心肺的痛苦已经开始麻木了，谁想到会有这种戏剧性的转折？

不过这个公式我实在记不起来了，我犹豫地说：

“尹雪，’我对你说的公式没有了点印象……”

尹雪急急打断了我的话：

“司马，难道你对自己 10 年前的才华还有怀疑吗？”她的眼圈又红了，“如果不是那场该死的车祸，你肯定还是生物学界的翘楚。这个荣誉本来就是你的，连我都是受你之惠。

看来黑姆没有料到这样的消息，他恼怒地关上梦幻机的箱子，目光阴森地盯着我，不过他的“美杜莎”目光并不能使我变成石头。我快意顿生，感激地对尹雪道：

“谢谢你，小白鸽，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那篇文章……你带来了吗？”我犹犹豫豫地说，“也许看一遍，我会回忆起什么来。”

尹雪放下咖啡；笑看起身挽住我的手臂

“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快通知夫人，准备行装吧。”幸福来得太快了。令人目不暇接。我心中隐隐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就像做了一场好梦，生怕醒后一切变成虚无，我是否写过这个公式？我不愿再想它。

带上洗漱用具，在电话上通知了妻子。尹雪喜气洋洋地挽着我走到门口。好一阵子黑姆被我们遗忘了，这时我看到他在得意而鄙夷地笑着，这加重了我的不安。他不该是这种表情的，他应该是嫉妒或者仇恨，这里究竟有什么蹊跷？脑袋发木，不再想它了，我不愿撕破一场好梦……

黑姆得意地狞笑着，把电脑 B 向思维在“名利”档上调到最强，鄙夷地看着电脑屏幕中显示出来的司马平来，这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为了圆他的名利梦，急不可待地准备冒领那个乌有的诺贝尔奖啦，哈哈！电脑中的控制天平忽然猛一抖动，这表示梦幻机中的思维背离了刚才的 B 向思维定势：，司马平的 A 向思维楔了进来。他产生了怀疑？黑姆猛然悟到，“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了，梦幻中的黑姆不该是鄙夷而得意的表情。

“他赶忙作了调整；但是不行，控制天平越来越向 A 区域偏斜。司马平的 A 向思维像一串串水泡，咕嘟嘟地冒出来，越来越猛烈！

（A 向思维）

黑姆的表情忽然变了，变得嫉恨又无奈，对，这应该是他此时应有的



表情。

但一串串怀疑的水泡一经冒出，便不可遏制。这个公式是我的创造？还是未忘旧情的尹雪对我的怜悯？

一只小白鼠。

一只小白鼠陡然楔入我的思维，毫无逻辑关联小我拼命想抓住它，小白鼠却畏缩着悄悄滑出我的思维圈。”

但我头脑里随之闪过一道白光，使我惊醒。这是我吗？是那个虽然才智萎缩但仍以人品自负的司马平吗？在没有把真相搞清之前就去领奖，这不啻是科学剽窃、而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秽行。

我的思维逐渐清晰坚实，我柔声道：

“尹雪，能让我先看看那个公式吗？”

尹雪犹豫着，她看看我，知道我的决定不可更改，遂即不情愿地从女式挎包里取出一份《生物学报》。我接过来，翻到那篇文章，贪婪地看着。不。我不能理解，我甚至连公式中的拉丁文单词也记不全了；我悲伤地说：

“尹雪，我看不懂。”

尹雪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迅速扭头擦去泪水。

我柔声道：“尹雪，这公式我毫无印象，你恐怕记错了。”尹雪急欲辩解，我抢先一步坚定地说：：即使是我写的，现在我也不能为一个看都看不懂的公式去领奖。”

尹雪绝望地跌坐在沙发上，把咖啡也打翻了。她赶忙扶

黑姆已经无计可施了。刚才他已把 B 向思维调到最强，但司马平的 A 向思维更胜一筹，他无法制服它。

他像一个输急的赌徒，看看躺在转椅上仍处于梦幻状态的司马平，又看看梦幻机，忽然一咬牙，把 B 向思维调至“性欲”档。

他本来不愿出此下策，因为甚至在梦幻机剥露出司马平的本来法相之前，就已经先抖搂出自己的卑鄙。这么一来还会有什么胜利的喜悦？

不过他总是不甘心。他狞笑着，把控制天平逐渐加强。

（A 向思维）

我和尹雪度过了那场道德危机，慢慢平静下来。

诺贝尔奖的诱惑已经如一片浮云般飘散，淡化、消失。

我们隔着茶几安静地坐着，“几乎忘了刚才的谈话。尹雪神情凄惋，凝思无语。我降爱地看着她情美的侧影，思绪又回到 10 年前。

那时，尹雪是生物研究所的快乐天使，她聪明漂亮，心地纯洁，性情活泼宜人，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同事都乐于同她交往。我们两个同室工作，我常常搁下笔出神地看她的侧影，秀美的鼻梁，玲玫的耳垂，乌云蓬松处露出凝脂般的肌肤……那是一种极为纯洁的美，像晶莹的清泉，能净化人的心灵。

有一天，我正伏案工作，忽然嗅到一股发香。尹雪像往常一样，笑微微俯身向我，她是来问我一个问题。我抬起目光时，无意中看到她的领口，开得很低，薄如蝉翼的乳罩下分明是两颗嫣红的蓓蕾·……·那时我的目光忽然迷乱了，尹雪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窘迫，羞怯地笑笑。用手向上扯扯领口。

这一波涟漪漪乱了我们的平静。此后我俩单独相对时，总有几分不自然，我常常喘息着抑制住自己拥抱她的欲望。

我那时已经成婚。我和尹雪都为自己套上了道德的枷锁。

我总觉得，实际上尹雪也在情欲里煎熬。只要我张开双臂，她会一言不发地扑过来。整整1个月时间，我们一直在这种欲念中挣扎。

后来是……一只小白鼠（为什么是小白鼠？我苦苦思索着）。我知道是这只小白鼠帮助我们恢复了平静无波的心境。

（B向思维）

但今晚我再也保持不住这种平静了。

在柔和的壁灯光下，她的身影亭亭玉立，肩臂浑圆，乳峰高耸，浑身洋溢着成熟的性感。我贪婪地看着，体内燃烧着一团狂暴的火。她也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我，颈脉突突跳动。

壁钟滴答作响。尹雪忽然起身，挥手道：

“司马，把那件事忘掉吧！今晚陪我出去散散心，好吗？”

我颌首应允。出门乘上尹雪的白色“风神”车。汽车并没有在灯光辉煌的夜总会和酒吧前停下，而是风驰电掣地奔向郊外，开往海滨方向。

暮色苍茫，二钩新月斜挂天边。车窗大开着，强劲的风呼呼地鼓进车内，尹雪的长发在身后疯狂地飞舞，我在风声中喘息着笑问。

“尹雪，你不是把我们往鬼门关送吧？”

尹雪不答话，她的头颅微向后仰，微笑着，两眼亮晶晶地，时时瞟我一眼。风神车开得飞快，一直开到海滨。

海滨浴场空无一人，显得空旷寂寥、为什么？这个季节应是人声鼎沸的，我怀疑地思索着）一道道白浪哗哗地扑过来，又无声地退回去，纲沙滩平坦而柔软。尹雪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兴奋地尖叫着，很快脱光衣服、象一条美人鱼一样跃入大海。

她兴高采烈地在白浪中挥臂穿行，时而兴奋尖叫。我在海滩边焦的地索巡（为什么？我的水性绝不比她差），我大声呼喊：

“尹雪——快上来吧！危险！”

风声夹杂着格格的笑声。海水渐渐淹没了我的腰部。夜色浙沉，尹雪一直游到精疲力尽时才返回，我急忙用毛巾裹住她，在海水中跋涉着，扶她上岸。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听着对方剧烈的心跳。尹雪扬起头，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湿碌碌的长发半遮住乳峰。她缓缓举起手臂，浴中无声地滑落，她的裸体在月光显得白皙诱人。忽然她用冰凉的双臂一下子攀住我的脖颈。道德的堤防轰然溃决，我们狂热地吻着，在沙滩上滚来滚去。强烈的快感像潮水一样汹涌的扑过来，又哗哗退回，一浪高过一浪。奇怪的是，长时间的云雨之乐后丝毫不感到疲乏。在一波快感退潮后，我们都贪婪的等待着下一波。我狂吻着她的樱唇，喃喃地说：“今天我才知道，打碎道德的秩浩原来这么容易。早知如此，我们在10年前就不该自苦自抑，不该荒废时光。”尹雪没有答话，紧紧抱住我。又一阵汹涌的性快感把我淹没。

一只小白鼠！

小白鼠忽然射入我的脑海，似一道闪电把我的癫狂撕裂。

黑姆仇恨地盯着屏幕，尽管他知道屏幕上的尹雪是他手造的幻影（为了与司马平的A向思维相容，他创造幻影时不得不尽量贴近真实），但目睹这个“尹雪”与司马平在沙滩上疯狂的作爱、仍使他嫉妒得发狂。

不过他同时感到复仇的快意。哈哈，这个道貌岸然的司马平，我总算剥下你的庄严法衣啦！

十几年来，黑姆一直痴恋着尹雪。但那个冷傲的姑娘对他，对一个绝世的天才简直不屑一顾，这使他感到耻辱。他早就看出——什么事能瞒过他鹰隼一样的目光——尹雪在热恋着已婚的司马平，司马平实际上也在暗恋着尹雪。不过说句公道话，那时两人只囿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不越雷池一步。这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在林荫道上与黑姆劈面相遇时，总能保持那种但然平静甚至略带怜悯的目光。

他恨极了这种目光，他恨那两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甚至在司马平悄然失踪后，尹雪仍把他当作圣人膜拜，始终不肯移情。好，这就是圣人的原形，一个肉欲之徒！如此而已。他在认真思考着，是不是把这盘录象送给尹雪一份。

忽然控制天平又一阵猛抖，一只硕大的小白鼠突兀地占据了屏幕，先是模糊虚浮，逐渐变得清晰。司马平的A向思维又开始高涨，越来越强劲，迅速占领了思维波的全域。黑姆目瞪口呆，无计可施。真是莫名其妙，这个小白鼠是何方精灵？为什么它一出现总带来A向思维的反攻，莫非它是司马平在冥冥中的守护神？

（A向思维）

一只小白鼠；

像往常一样，这只小白鼠闪现一下，便要滑出我的思维领域，但这次我敏捷地抓住了它。

小白鼠的形象逐渐清晰，它用前爪狂热地按动一个电键。这是几十年前生物学家做过的一个试验。我在带尹雪读博士时，让她重复了一次，她很快教会小白鼠按动键盘，每按一次，就有一道电脉冲刺激小白鼠的快感中枢，产生极强烈的快感，远远超过它的自然快感的阈值。小白鼠很快就耽迷于此，就像吸毒者耽迷于毒品一样：它不吃喝，不发情，只是不间断地按电键，在一浪一浪的快感中喘息。

小白鼠很快变得形销骨立。尹雪可怜它，中止了试验，把键盘拆除。不过已经晚了，小白鼠下陷太深已不可救药。它拖着衰弱的身体，在笼内歪歪倒倒地来回奔跑，目光狂热地寻找键盘，对食物不屑一顾。

几天后，尹雪黯然捧着小白鼠的尸体来找我。“可怜的小白鼠。”她歉疚地说，就像她是凶手。

我感叹地说：“这就是人和其它动物的区别。从本质上讲，动物的生存本能是表现在各种欲望上，像食欲、性欲、接触欲等、人类又发展了二些高级的精神欲望，像名利欲、权力欲、探索欲等，所有这些欲望都是生存的需要，但一旦失控，也会起反作用。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可以用理智约束自己的欲望。只要某种欲望不利于人类的生活，人类就会造出一种道德观来约束它，比如社会对乱伦。纵欲、吸毒的羞耻感就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停停我又补充道：“我说的是人类，并不是说每个人。人类中有不少渣滓在肉体欲望中沦丧，但人类的精英总能把握住精神之舵。”

我和尹雪富有深意地交换目光，心照不宣。正是从这天起，我们的心境又复归平静。

又一阵强烈的性快感汹涌扑来，把我淹没。我在巨浪中挣扎出来，悲伤地注视着那对疯狂的男女。他们呻吟着、翻滚着，尽情发泄动物的原始欲望。那是我吗？那是尹雪吗？我是在暗恋着尹雪，我希望闻到她的发香，听到她的解颐快语，却从不敢这样褻读她，即使是在梦幻中。

梦幻！我忽然清醒。这不是我，是黑姆的梦幻机强加给我的魔鬼欲望！我陡然觉得良心上一阵轻松。我开始和梦幻中的另一个我搏斗，竭力冲破思维上的禁制。

我在巨浪中挣扎，拉着尹雪努力游向岸边，终于踩到了坚实的土地。梦幻世界轰然倒塌，我的 A 向思维一泻千里

梦幻机的控制天平发疯地抖动几次，“啪”的一声自动关机。黑姆脸色灰白，呆呆地看着转椅上的司马平。

司马平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前额上冷汗层层。他微微喘息着，神情疲倦，但两眼却炯炯放光。他刚横渡了欲望之海，途中几乎沉沦、但谢天谢地、他最终胜利了。

他看见了垂头丧气的黑姆，想唤他过来取下传感头盔——但是且慢！这会儿他脑海中如洪水溃堤，囚禁 10 年的才智喷薄而出，久已忘记的专业知识一下子全苏醒了，在他脑中横冲直撞：抑制性中间神经元，抑制性递质  $\gamma$  氨基丁酸，脑外伤引起的大脑功能深度自抑制……

他敏锐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当 A 向思维和日向思维在他头脑里激烈冲突时，无意中撞开了因受伤造成的思维梗阻。他的才智已恢复了。

天哪！他快乐地呻吟着。

黑姆悻悻地走过来，为他取下传感头盔，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司马平的道德大厦的基础竟是这样坚实，他对各种诱惑竟有全功能的防疫力，这使黑姆在失败的恼恨中也夹着佩服，

除下沉重的头盔后，司马平一跃而起，笑吟吟地说：

“黑姆，谢谢你。你的梦幻机对我的道德观进行了一次实战检验。另外，我想它还医好了我的脑伤后遗症，我的智力已经恢复了。”他恳切地说，“梦幻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只要用封正确的地方，它会为人类造福。希望你珍惜它。”

他匆匆穿好外衣，对黑姆说：

“很抱歉，我要失陪了，得赶紧返回生物研究所。耽误了 10 年时光，一分钟我也不想再延误。你在这儿住几天吧，我会通知妻子回来款待你，好吗？”黑姆皱着眉头，没有说话。司马平匆匆走出大门，清凉的夜风拂面而来，繁星满天，新月如钩，他长舒一口闷气，好啦！我又可以恢复完整的自我，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了、他对此喜不自胜。

他正想叫一辆出租，恰好一辆白色风神车刷地在他面前停住。司机摇下车窗，探出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是尹雪。奇怪的是，司马平并未感到意外，似乎这是梦幻世界的自然延续。那些令人面红耳热的镜头随之闪回，不过他的心族仅摇荡了一下就恢复了平静。

尹雪仍是那样娇艳，浑身洋溢着成熟女子的美，一头长发散在白色披风上。司马平笑着走下台阶，低声说道：“欢迎你。”

尹雪高兴他说：“司马，没料到吧？”

司马平笑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一直在尽力抹去自己的行迹。”

尹雪横他一眼，带着恨意嘲道：“对于一个高智商的女科学家来说，这不比探索 DNA 的迷宫更难。何况一个饱受单相思之苦的女人，常有猎狗般的嗅觉。上车吧，我有重要的消息要通知你。”

司马平略为沉吟后拉开车门，坐在尹雪右边，微笑道：“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汽车飞驰而去，两道雪亮的灯光刺破黑幕。车窗大开着，尹雪的长发随风飘舞。她头颅微向后仰，目光清澈，扭头瞟司马平一眼，单手拉开挎包的拉链，取出一本杂志递给他，又打开顶灯道：

“先看看这本杂志吧，我说的消息就在上边。”

司马平好久没有动静，他把杂志放在膝上，两眼望着远方。尹雪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看？”

司马平嘴角挂着笑意说：“我正在猜书里的内容，想和你赌个东道。”

两人互相看着，忍不住大笑起来，尹雪踩足了油门，风神车飞快地向海滨浴场方向开去。

## 养蜂人

作者：王晋康

副研究员林达的死留下许多疑问。警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是自杀，但调查几个月后仍没有他杀的证据，只好把卷宗归到“未结疑案”中。引起怀疑的主要线索是他（？）留在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他是在单身公寓的电脑椅上服用过量安眠药的），但这行字的意义扑朔迷离，晦涩难解。

养蜂人的谕旨。不要唤醒蜜蜂。

很多人认为这行字说明不了什么，它是打在屏幕上的，不存在“笔迹鉴定”的问题，因而可能是外人敲上的，甚至可能是通过网络传过来的。但怀疑派也有他们的推理根据：这行字存入记忆的时刻是13日凌晨3点15分，而法医确定他的致死时间大约是13日凌晨3点半到4点半，时间太吻合了。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不会有好事者跑到这儿来敲上一行字。

警方查了键盘上的指纹，只发现了林达和他女友苏小姐的。但后来了解到，苏小姐有非常过硬的不在现场的证据——那晚她一直在另一个男人的屋里。

这么着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这行意义隐晦的字是林达自己敲上去的，可能是为了向某人或警方示警；或者，是某个外人输进去的，但他绝不会是游戏之举而是怀着某种动机。不管哪种可能，都偏于支持“他杀”的结论。

调查人询问的第一个是科学院的公孙教授，因为他曾是林达的博士导师，林达死后又曾在同事中散布过林是“自杀”的猜测。调查人觉得，先对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进行调查是比较谨慎的，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弊病。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是那种比较讲得出口的原因。实际上呢……人们都知道警方的一条原则：报案人的作案可能性必须首先排除。

公孙教授的住宅很漂亮，他穿着白色的家居服，满头白发，眉目疏朗。对林达之死他连呼可惜，说林达是他最看重的人，一个敏感的热血青年；他还算不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他太年轻），但他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头脑，属于那种几十年才能遇上一个人的天才，他的死亡是科学界的巨大不幸。至于林达的研究领域，他说是比较虚的，是研究电脑的智力和“窝石”。他的研

究当然对人类很重要，但那是从长远的意义而言，并没有近期的或军事上的作用，“绝不会有敌对国家为了他的研究而下毒手”。

谈话期间他的表情很沉痛，但仍坦言“林达很可能是自杀”。因为天才往往脆弱，他们比凡人更能看穿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也常常因此导致心理的失衡。随后他流畅地列举了不少自杀的科学天才，名字都比较怪僻，调查人员未能记录（保存有录音），只记得提到一人是美国氢弹之父费米的朋友，他搞计算不用数学用表（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因为数学用表上所有的数据他都能瞬间心算出来（这个细节给调查人员的印象很深）。

但此人30余岁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

公孙教授说：“举一个粗俗的例子，你们都是男人，天生知道追逐女人，生儿育女，可你们绝不会盘根究底，追问这种动机是从哪儿来的。但天才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他知道性欲来自荷尔蒙，母爱来自黄体酮，爱情只是‘基因们’为了延续自身而设下的陷阱。

当他的理智力量过于强大，战胜了肉体的本能时，就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崩溃。”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听他说完，问他这些话是否暗示林达的死“与男女关系有关”。

很奇怪的是，公孙教授的情绪在这时有一个突然的变化，他不耐烦地说，很抱歉，他还有课，失陪。说完就起身送客。调查人员并未因他的粗暴无礼而发火，临走时小心地问，他刚才所说的电脑“窝石”究竟是什么东西：“肯定那是极艰深的玩艺儿，我们不可能弄懂，只是请你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公孙教授冷淡地说：以后吧，等以后我有了时间。

第二个调查者是林达的女友苏小姐。她相当漂亮，可以说是性感，那时天气还很凉，但她已经穿着露脐装，超短裙，一双白腴的美腿老在调查人的眼前晃荡。两个调查者对她的评价都不高，说她绝对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林达尸骨未寒，她已经谈笑风生了，连点悲伤的外表也不愿假装，甚至在调查人在场的情况下，她还在电话里同某个男人发嗲。

苏小姐非常坦率，承认她和林达“关系已经很深”，不过早就想和他拜拜了，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没劲”。不错，他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不错，长得也相当英俊，但除此之外一无可取。幽会时林达常皱着眉头走神，他的思维已经陷入光缆隧道之中，无法自拔，那是狭窄、漫长而黑暗的幽径。他相信隧道尽头是光与电织成的绚烂云霞，上帝就飘浮在云霞之中。林达很迷恋他的女友，迷恋她高耸的乳胸、修长的四肢、浑圆的臀部及其它种种妙处，即使在追踪上帝时，他也无法舍弃这具肉体的魅力，公孙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适合他，但幽会时他又免不了走神。“我看近来他的神经不正常，肯定是自己寻死啦！”

关于林达死于“神经失常”的提法，这是第二次出现，调查者请她说一些具体的例证。苏小姐说，最近林达对白蚁啦，蚂蚁啦，黏菌啦经常挂在嘴边。比如他常谈蜜蜂的“整体智力”，说一只蜜蜂只不过是一根神经索串着几个神经节，几乎谈不上智力，但只要它们的种群达到临界数量，就能互相密切配合，建造连人类也叹为观止的蜂巢。它们的六角形蜂巢是按节省材料的最佳角度建造的，符合数学的精确。对了，近来他常到郊区看一个放蜂人……

调查者立即联想到电脑屏幕上的奇怪留言，不用说，这个放蜂人必定是此案的关键。

他们请她尽量回忆有关此人的情况。苏小姐说我真的不清楚，他是一个人骑摩托去的，大概去过三次，都是当天返回，所以那人肯定在京城附近。林达回来后的神情比较怪，有时亢奋，有时忧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智力层面”等等，我记不住，也没兴趣听。

调查者当然也盘问了案发那晚她的活动，确信她不在现场，便准备告辞。这时苏小姐才漫不经心地说，噢对了，林达有一件风衣忘在我家，里边好像有放蜂人的照片。听了这句话，调查人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衣袋里果然有一厚叠照片，多是拍的蜂箱和蜂群，只有一张是放蜂人的，那人正在取蜜，戴着防蜂蜇的面罩，模样不太清晰。但蜂箱上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上面有红漆写的地址：浙江宁海桥头。

调查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老刑侦人员常有这样的经历：看似容易查证的线索会突然中断，看似山穷水尽时却突然蹦出一条线索。三天后，调查人来到冀中平原，坐在这位放蜂人的帐篷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的金黄。至于寻找此人的方法，说穿了很简单。他们知道这些到处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备汽车，而是把蜂箱交火车或汽车运输，于是，他们在本市联运处查到了浙江宁海桥头张树林在 15 天前所填的货运单据，便循迹追来了。

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篷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 21 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张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 天前的往事像是录了像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的后三位数是 248。“我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靠跳 8 字舞来指示蜜源，8 字的中轴方向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践；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驯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像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其它王台，

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幼虫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刺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绯云般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产生了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了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了“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但他们对这个词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硬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像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掉头紧追下去。

老张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徙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践外来的蜂蜜，是否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

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



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

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 5 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他们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一种新近流行的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他人小了一截。陈主任低声说，你别看她其貌不扬，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经跳了两级，成绩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调查人请其他同学回教室，他们想，与女孩单独谈话可能效果更好些。

果然，小女孩没有了拘谨，两眼闪亮地追忆道：什么是整体论？林先生举例说，单个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像蜂群中那些复杂的道德准则啦，复杂的习俗啦，复杂的建筑蓝图啦，都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脑中。但千万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类只是看到了这种突跃的外部迹象，但对突跃的深层机理毫无所知。又比如，人的大脑是由 140 亿个神经元组成，单个神经元的构造和功能很简单，不过是根据外来的刺激产生一个冲动。那么哪个神经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够的神经元以一定的时空序列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窝石”……

调查人又听到了“窝石”这个词，他们忙摆摆手，笑着请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请问什么是窝石？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听过这个词，不会是肾结石之类的东西吧，从没听过脑中也会产生结石。

小女孩侧过脸看着他们，笑意在目光中跳动。她竭力忍住笑，耐心地说，不是“窝石”，是“我识”。“我识”就是“我的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独立于自然的“我”。

人类婴儿不到 1 岁就能产生“我识”，但电脑则不行，即使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它也不会有“我”的成就感。“这是说数字电脑的情形，自从光脑、量子电脑、生物元件电脑这类模拟式电脑问世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林先生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标准人脑’和‘临界数量’……”

调查人员相对苦笑，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语言谈话！他们再次请他稍停，解释一下什么是“标准人脑”，这个名词听上去带点凶杀的味道。女孩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度量单位，就像天文距离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天文单位一样。过去，数字电脑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确的参数来描述，像存储容量（比特）、浮点运算速度（次/每秒）等。对于模拟电脑这种方式已不尽适合，有人新近提出用人脑的标准智力作参照单位。这种计算方法还没有严格化，比如对世界电脑网络总容量的计算，有人估算是 100 亿标准人脑，有人则估算是为 10000 亿，相差悬殊。“不过林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

观点，他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网络容量早已超过了临界数量，从而引发智力暴涨，暴涨的电脑智力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打断了她的话，说很感谢她的帮忙，但是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习时间了，再见。然后苦笑着离开学校。

他们还询问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达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访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是排在第三位，但调查报告中却放到最后叙述，这可能是一种暗示——暗示写报告者已倾向于接受林达祖父对死因的分析。那天他们到林老家中时，客厅里坐满了人，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太太，头上顶着白色手巾，都在极虔诚极投入地哼哼着。林老急忙把两人让进他的书房，多少带点难为情地解释道，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们在为死者祷告。林老说，他和妻子留学英伦时都曾皈依天主，归国后改变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轻时的信仰接续上了。“人各有志，我没有劝她，我觉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触的老太太们都只有‘低层次’的信仰，她们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净化，而是执迷地相信天主会显示神迹，这未免把宗教信仰庸俗化了。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老伴能和这些老太太们搞到一起。”

他对爱孙的不幸十分痛心，因为他知道孙子是一个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构筑一种代号“天耳”的宏大体系，用以探索超智力，探索不同智力层面间交流的可能性。但在谈到林达的死因时，林老肯定地说是自杀，这点不用怀疑，你们不必耗费精力了。因为林达死前来过一次电话，很突兀地谈了宗教信仰问题。“可惜我们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们真悔呀。”

林老说，近两年他老伴一直在向孙子灌输宗教信仰，常向他塞一些印刷粗糙的小册子。不过她的努力一直毫无成效，看得出来，孙儿只是囿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反驳奶奶。

但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中林达突兀地宣布，他已经树立了三点信仰：1、上帝是存在的；2、上帝将会善意地干涉人类的进程，但这种干涉肯定是不露形迹的；3、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上帝的高层面的思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获得了宗教的感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给我听，而不是他奶奶。”林老缓缓地摇着头，苦涩地说：“我不赞成他信教，但我觉得这三个观点倒是可以接受的，它实际上正符合西方国家开明放达的现代宗教观。不过孙子当时的情绪相当奇怪，似乎很焦灼，很苦恼。他在电话里粗鲁地说，正因为我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我才受不了他妈的这个鬼上帝。我不能忍受有一双冥冥在上的眼睛看着我吃喝拉撒睡，就像我们研究猴子的取食行为和性行为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穷尽智力对科学的探索，在他看来不过是耗子钻迷宫，是低级智能可怜的瞎撞乱碰。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和老伴当然尽力劝慰了一番，可惜我们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们真悔呀。”林老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颅，悲凉地重复着。

调查人怀疑地问，他真的会仅仅为这种异想天开而自杀？林老说会的，他会的，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林老自嘲地苦笑道，这正是林家的家风，我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往往甚于对世俗生活的需求——可惜我见事迟了一步，没能劝转他。调查人员告别他下楼，看见他妻子在门口同十几位教友们话别，教友们严肃地说，上帝会听到我们的祷告，一定会的，这儿一定会升入天堂。两人扭头看看林先生，林先生轻轻摇摇头，眸子中是莫名的悲哀。

那个星期六晚上，戴眼镜的小女孩做完了作业，迫不及待地趴到电脑

屏幕前。那是父母刚为她购置的光脑，一根缆线把她并入了网络，并入无穷、无限和无涯。光缆就像是一条漫长的、狭窄的、绝对黑暗的隧道，她永远不可能穿越它，永远不可能尽睹隧道后的大千世界。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网络”愿意向她开放的、她的智力能够理解的东西。但她仍在狂热地探索着，以期能看到隧道中偶然一现的闪光。林达在台上盯着她，林达盯着每一个年轻的听众，他的目光忧郁而平静。这会儿没人知道他即将去拜访死神，以后恐怕也没人理解他这次报告的动机。林达想起了创立“群论”的那位年轻数学家，他在决斗的前夜通宵未眠，急急地写出了群论的要点——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至今，在那些珍贵的草稿上，还能触摸到他死前的焦灼。草稿的空白处潦草地写着：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

林达说，蜜蜂早就具备了向高等文明进化的三个条件：群居生活、劳动和语言（形体语言）。相比人类，它们甚至还有一个远为有利的条件：时间。至少在 6000 万年前，它们已进化出了有效的蜜蜂社会。但蜜蜂的进化早就终结了，终结于一个很低的层面上（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为什么？生物学家说，只有一个原因，它们的脑容量太小，它们没有具备向高等智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此说来，我们真该为自己 1400 克的大脑庆幸——可是孩子们啊，你们想没想过，1400 克的大脑很可能也有它的极限？人类智力也可能终结于某个高度？

没有人向女孩转述过林达的遗言：不要唤醒蜜蜂。不过，即使转达过，她也可以不加理会的，因为她年轻。

## 失去它的日子

作者：王晋康

在宇宙爆炸的极早期(10-35 秒)，由于反引力的作用，宇宙经历了一段加速膨胀。这个暴胀阶段极短，到 10-33 秒即告结束。此后反引力转变为正引力，宇宙进入减速膨胀，直到今天。

可以想见，两个阶段的接合使宇宙本身产生了疏密相接的孤立波。这道原生波之所以一直被人遗忘，是因为它一直处于膨胀宇宙的前沿。不过，一旦宇宙停止膨胀，该波就会在时空边界上反射，掉头扫过“内宇宙”——也许它在昨天已经扫过了室女超星系团、银河系和太阳系而人类没有觉察。因为它是“通透性”的，宇宙的一切：空间、天体、黑洞、星际弥散物质，包括我们自身，都将发生完全同步的胀缩。因此，没有任何“震荡之外”的仪器来记录下这个(或这串)波峰。

——靳逸飞《大物理与宇宙》8月4号 晴虽然我们老两口都已退休了，早上起来仍像打仗。我负责做早饭，老伴如苹帮 30 岁的傻儿子穿衣洗脸。逸壮还一个劲儿催促妈妈：快点，快点，别迟到了！老伴轻声细语地安慰他：别急别急，时间还早哩。

两年前我们把他送到一个很小的瓶盖厂——21 世纪竟然还有这样简陋的工厂，不为挣钱，只为他精神上得到点安慰。这步棋真灵，逸壮在厂里干

得很投入很舒心，连星期日也要闹着去厂里呢。

30年的孽债呀。

那时我们年轻，少不更事。如莘怀上逸壮5个月时，我俩吵了一架，如莘冲到雨地里，挨了一场淋，引发了几天的高烧，儿子的弱智肯定与此有关。为此我们终生对逸壮抱愧，特别是如莘，一辈子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有时傻儿子把她的脸都打肿了，她也从未发过脾气。

不过逸壮不是个坏孩子，平时他总是快快活活的，手脚勤快，知道孝敬父母，疼爱弟弟。他偶尔的暴戾与性成熟有关。他早就进入青春期，有了对异性的追求，但我们却无法满足他这个很正当的要求。有时候见到了街上或电视上的漂亮女孩，他就会短暂地精神失控。如莘不得不给他服用氯丙嗪，服药的几天里他会蔫头蔫脑的，让人心疼。

除此之外，他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老天是公平的，他知道我们为逸壮吃的苦，特地给了我们一个神童作为补偿。逸飞今年才25岁，已经进了科学院，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了。邻家崔嫂不大懂人情世故，见到逸壮，总要为哥俩的天差地别感慨一番。开始我们怕逸壮难过，紧赶着又是使眼色又是打岔。后来发现逸壮并无此念，他反倒很乐意听别人夸自己的弟弟，听得眉飞色舞的，这使我们又高兴又难过。

招呼大壮吃饭时，我对老伴说，给小飞打个电话吧，好长时间没有他的电话了。我挂通电话，屏幕上闪出一个二十七八的女子，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极有风度——其实她只是穿了一件睡衣，但她的眉间透着雍容自信，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大家闺秀，才女型的人物。看见我们，她从容地说：是伯父伯母吧，逸飞出去买早点了，我在收拾屋子。有事吗？一会儿让逸飞把电话打回去。我说没事，这么多天没接他的电话，爹妈惦记他。

女子说，他很好，就是太忙，不知道他忙的是什么，他研究的东西我弄不大懂。对了，我叫君兰，姓君名兰，这个姓比较少见，所以报了名字后常常有人还追问我的姓。我是写文章的，和逸飞认识一年了。那边坐着的是逸壮哥哥吧，代我向他问好。再见。

挂了电话，我骂道：小兔崽子，有了对象也不告诉一声，弄得咱俩手足无措，人家君兰倒反客为主，说话的口气比我们还家常。老伴担心地说，看样子她的年龄比小飞大。

我说大两岁好，能管住他，咱们就少操心了。这位君兰的名字我在报上见过，是京城有点名气的女作家。这当儿逸壮一直在远远地盯着屏幕，他疑惑地问：这是飞弟的媳妇？飞飞的媳妇不是青云？我赶紧打岔：快吃饭快吃饭，该上班了。

逸壮骑自行车走了，我仍悄悄跟后边作保镖。出了大门，碰见青云也去上班，她照旧甜甜地笑着，问一声“靳伯早”。我看着她眼角的细纹，心里老大不忍。中学时小飞跳过两级，比她小两岁，她今年该是27岁了，但婚事迟迟未定，我估摸着她还是不能忘情于小飞。小飞跳到她的班级后，两人一直是全班的榜首：青云是第一，小飞则在2至5名中跳动。我曾督促小飞向她学习，青云惨然道：靳伯，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这个“第一”是熬夜流汗硬拼出来的，小飞学得多轻松！篮球、足球、围棋、篆刻、乐器，样样他都会一手，好像从没见过他用功，但功课又从没落到人后。靳伯，有时候我忍不住嫉妒他，爹妈为啥不给我一个像他那样的好脑瓜呢。

那次谈话中她的“悲凉”给我印象很深，那不像是一个高中女孩的表

情，所以 10 年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也可能当时她已经有了预感？在高三时，她的成绩忽然垮了，不是慢慢下降，而是来了个大溃决。确确实实，就像是张得太紧的弓弦一下子绷断了。高考落榜后，崔哥崔嫂、如苹和我都劝她复读一年，我们说你这次只是发挥失常嘛。但她已到了谈学习色变的地步，抵死不再上学，后来到餐馆里当了服务员。

青云长得小巧文静，懂礼数，心地善良，从小就是小飞的小姐姐。小飞一直喜欢她，但那只是弟弟式的喜爱。老伴也喜欢她，是盼着她有朝一日作靳家的媳妇。不久前她还隐晦地埋怨青云没把小飞抓住，那次青云又是惨然一笑，直率地说：靳婶，说句不怕脸红的话，我一直想抓住他，问题是能抓住吗？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我一直是仰着脸看他。我那时刻苦用功，其中也有这个念头在里边，但我竭尽全力，也只是和他同行了一段路，现在用得上那句老话：望尘莫及了。

送逸壮回来，我喊来老伴说，你最好用委婉的方式把君兰的事捅给青云，让她彻底断了想头，别为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误了终身。如苹认真地说，对，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今晚我就去。就在这时，我感到脑子里来了一阵“晃动”。很难形容它，像是有人非常快地把我的大脑（仅是脑髓）晃了一下，或者像是一道压缩之波飞速从脑髓里闪过——不是闪过，是从大脑的内部、从它的深处突然泛出来的。

这绝不是错觉，因为我看到老伴的脸色也略现苍白，看来她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一波晃动。“地震？”两人同时反应道，但显然不是。屋里的东西都平静如常，屋角的风铃也静静地悬垂在那里。

我们都觉得大脑发木，有点恶心，一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真是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时间大致是早晨 7 点 30 分。

8 月 5 号 晴那种奇怪的震感又来了，尽管脑袋发木，我还是记下了准确的时间：6 点 35 分。老伴有同样的震感，脑袋发木，恶心，但逸壮似乎没什么反应，至少没有可见的反应。

真是咄咄怪事。上午喝茶时，和崔哥、张叔他们聊起这件事，他们也说有类似的感觉。

晚上接大壮回家，他显得分外高兴，说今天干了 2000 个瓶盖，厂长表扬他，还骂别人“有头有脑的还赶不上傻哥”。我听得心中发苦，也担心他的同伴们今后会迁怒于他，但逸壮正在兴头上，我只好把话咽到肚里。

逸壮说，爸爸，国庆节放假还带我去柿子洞玩吧。我说行啊，你怎么会想到它？他傻笑道，昨天看见小飞的媳妇，不知咋的我就想起它了。逸壮说的柿子洞是老家一个无名溶洞，洞子极大极阔，一座山基本被滴水淘空了，成了一个大致为圆锥形的山洞。洞里阴暗潮湿，凉气沁人肌骨，时有细泉叮咚。一束光线正好从山顶射入，在黑暗中劈出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升落，光柱也会缓缓地转动方向。洞外是满山的柿树，秋天，深绿色的柿叶中藏着一只只鲜红透亮的圆果。这是中国北方难得见到的大溶洞，可惜山深路险，没有开发成景点。

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回去过两次，有一次把青云也带去了。三个孩子在那儿玩得很开心，难怪 20 年后逸壮还记得它。

晚上青云来串门，困惑地问我，那种脑子里的震动是咋回事，她见到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肯定不是错觉，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原因。地震局也问了，他们说这几天全国没有任何“可感地震”。“我想问问小飞，他已经是大

脑袋科学家了。最近来过电话吗？”她似不经意地说。我和老伴心中发苦，可怜的云儿，她对这桩婚事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她还有意无意地常常想听到逸飞的消息。

逸壮已经凑过去，拉着“云姐姐”的手，笑嘻嘻地尽瞅她。他比青云大3岁呢，但从小就跟着小飞混喊“云姐”，我们也懒得纠正他。青云很漂亮，皮肤白中透红，刚洗过的一头青丝披在肩上，穿着薄薄的圆领衫，胸脯鼓鼓的。她被逸壮看得略有些脸红，但并没把手抽回去，仍亲切地笑着，和逸壮拉家常。多年来逸壮就是这样，老实说，开始我们很担心傻儿子会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举动，但后来证明这是多虑。逸壮肯定很喜欢青云的漂亮，但这种喜欢是纯洁的。即使他因为肉体的饥渴而变得暴戾时，青云的出现也常常是一针有效的镇静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他的懵懂心灵中，青云已经固定成了“姐姐”的形象？也许他知道青云是“弟弟的媳妇”？青云肯定也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不管逸壮对她再亲热，她也能以平常心处之，言谈举止真像一位姐姐。这也是如苹喜欢她的重要原因。

我朝如苹使个眼色，让她把昨天的打算付诸实施，但逸壮抢先了一步。他说云姐姐，昨天打电话时我们看见小飞屋里有个女人，长得很漂亮，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她再漂亮我也不喜欢她。我爸不喜欢她，我妈也不喜欢她。青云的脸变白了，她扭头勉强笑道：靳叔，靳婶，小飞是不是找了个对象？叫啥名字，是干什么的？

这下弄得我俩很理亏似的，我咕哝道，那个小兔崽子，什么事也不告诉爹妈，我们是打电话无意碰上的。那女子叫君兰，是个作家。我看看青云，又硬起心肠说，听君兰的口气，两人的关系差不多算定了。青云笑道：什么时候吃喜酒？别忘了通知我。

我和如苹正在措辞，想安慰她，又不能太露形迹，这时傻儿子又把事情搞糟了。他生怕青云不信似的，非常庄重地再次表白：我们真的不喜欢她，我们喜欢你。这下青云再也撑不住了，眼泪刷地涌出来。她想说句掩饰的话，但嗓子哽咽着没说出一个字，扭头就跑了。

我俩也是嗓中发哽，但想想这样最好，长痛不如短痛。从小飞进了科学院后，我就看准了这个结局。不是因为地位金钱这类的世俗之见，而是因为两人的智力和学识不是一个层次，硬捏到一块儿不会幸福的。正像逸壮和青云也不属一个层次，尽管我俩很喜欢青云，但从不敢梦想她成为逸壮的媳妇。

傻儿子知道自己闯了祸，缩头缩脑的，声音怯怯地问：我惹云姐姐生气了吗？我长叹一声，真想把心中的感慨全倒给他，但我知道他不会理解的。因为上帝的偶尔疏忽，他要一辈子禁锢在懵懂之中，他永远只能以5岁幼童的心智去理解这个高于他的世界。不过，看来他本人并不觉得痛苦。人有智慧忧患始，他没有可以感知痛苦的智慧，但如果正常人突然下落到他的地位呢？

其实不必为他惆怅，就拿我自己来说，和小飞怕也不属于一个层次。我曾问他在科学院是搞什么专业，他的回答我就听不懂。他说他的专业是“大物理”，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将统一于此，也许只有数学和逻辑学除外。大爆炸产生的宇宙按“大物理”揭示的简并规律，演化成今天千姿百态的世界；所以各门学科逆着时间回溯时，自然也会逐渐汇流于大爆炸的起点。宇宙蛋是绝对高熵的，不能携带任何信息，因此当人类回溯到这儿，也就到达了宇

宙的终级真理。我听得糊里糊涂——而且，这和我多年形成的世界观也颇有冲突，以后我就不再多问了。

有时不免遐想：当爱因斯坦、海森堡、霍金和小飞这类天才们在智慧之海里自由遨游时，他们会不会对我这样的“正常人”心生怜悯，就像我对大壮那样？

我从不相信是上帝创造人类——如果是，那上帝一定是个相当不负责任、技艺相当粗疏的工匠。他造出了极少数天才、大多数庸才和相当一部分白痴。为什么他不能认真一点，使人人都是天才呢？

不过，也许他老人家正是有意为之？智慧是宇宙中最珍奇的琼浆，自然不能暴殄天物，普洒众生。一笑。

晚上检查了壮儿的日记，字仍是歪歪斜斜的，每个字有核桃大。上面写着：我惹云姐姐哭了，我很难过。我很难过。

可叹。

8月6日 晴那种震感又来了，5点40分，大致是23小时一次，也就是每隔一天来震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脑袋发木，不是木，是发空，像脑浆被搅动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沉淀，恢复透明。如苹也是这样，动作迟滞，脸色苍白，说话吭吭巴巴的。

同街坊闲谈，他们都是同样的感觉，还说电视上播音员说话也不利索了。晚上我看了看，真的是这样。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也许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如苹说我是瞎说，没见过天下人都按时按点发病的传染病。我想她说得对，要不，是外星人的秘密武器？

我得问问儿子，我是指小飞，不是大壮。虽然他不是医生，可他住在聪明人堆里，比我们见多识广。我得问问他，今天不问了，今天光想睡。如苹也早早睡了，只有逸壮不想睡，奇怪，只有他一直没受影响。

8月7日 阴4点45分，震感。就像我15年前那场车祸，大脑一下子定住了，凝固了，变成一团混沌、黑暗。很久以后才有一道亮光慢慢射进来，脑浆才慢慢解冻。陈嫂家的忠志说今天不开出租车了，脑袋昏昏沉沉的，手头慢，开车非出事不可。我骑车送壮儿时也是歪歪倒倒的，十字口的警察眼睛瞪着，指挥的手势比红绿灯明显慢了一拍。

我得问飞儿。还是那个女人接的电话，我想了很久才想起她叫君兰。君兰说话还利索，只是表情木木的，像是几天没睡觉，头发也乱。她说逸飞一夜没回，大概在研究所，那儿也是这样的震感。伯父你放心，没事的。她的笑容太古怪。

8月8日 雨震感，3点50分。如苹从那阵就没睡觉，一直傻坐着，忘了做饭。逸壮醒了，急得大声喊：妈我要上班！我不吃饭了！我没敢骑车去送他，我看他骑得比我稳当多了。如苹去买菜，出门又折回来，说下雨了，然后就不说话。我说下雨了，你是不是说要带雨伞？她说对，带了伞又出去。停一会儿她又回来，说还得带上计算器。今天脑袋发木，算帐算不利索。我把计算器给她，她看了很久，难为情地问说咋开的，我忘了。

我也忘了，不过后来想起来了。我说我陪你去吧，我们买了羊肉、大葱、菜花、辣椒。卖羊肉的是个姑娘，她找钱时一个劲问：我找的钱对不对？对不对？我说不，对，她就一捧钱捧给我，让我从里面挑。我没敢挑，我怕自己算得也不对。

回来时我们淋湿了，如苹问我，咱们去时是不是带了雨伞？我说你怎么问我呢，这些事不是一直由你操心吗？如苹气哭了，说脑袋里黏糊糊的，急死了，急死了。

8月9日 晴给小飞打电话。我说如苹你把小飞的电话号码记好，别忘了；也把咱家的电话号码记在本上，别忘了；把各人的名字也写上，别忘了。如苹难过地说，要是把认的字也忘了，那该咋办呀。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办法。我说我一定要坚持记日记，一天也不拉下，常写常练就不会忘了。急死了。

小飞接的电话，今天他屋里没有那个女人，他很快地说我知道原因，我早就知道原因。你们别担心，担心也没有用。这两天我就回家，趁火车还运行。火车现在是自动驾驶。小飞说话呆怔怔的，就像是大壮。头发也乱，衣服不整齐。如苹哭了，说小飞你可别变傻呀，我们都变傻也没关系，你可别变傻呀。小飞笑了，他说别担心，担心也没用，别难过，难过也没用，因为它来得太快了。他的笑很难看。

8月10日大壮还要去上班，他高低不让我送了，他说爸你们是不是变得和我一样了？那我更得去上班，挣钱养活你们。我很生气，我怎么会和他一样呢，可是我舍不得打他。

我没领回退休金，发工资的电脑生病了，没人会修。我去取存款，电脑也生病了。

怎么办呢？急死了。

大壮也没上成班。他说工人都去了，傻工人都去了，只有聪明厂长没上班，有人说他自杀了。

青云来了，坐在家里不走，乐哈哈地说我等逸飞哥哥回来，他今天能到家吗？让我给他做饭吧，我想他。她笑，笑得不好看。大壮争辩说是小飞弟弟，小飞是你弟弟，不是哥哥。她说那我等小飞弟弟回来，他回来我就不发愁了，我就有依靠了。

8月11日我们上街买菜，大壮要撵我们。我没钱了，没钱也不要紧，卖菜的人真好，他们不要钱。卖粮食的打开门，让人们自己拿。街上没有汽车了，只有一辆汽车，拐呀拐呀，一下撞到邮筒上。司机出来了，满街都笑他，司机也笑，他脸上有血。

8月12日今天没事可记。我要坚持记日记，一天也不拉下。我不能忘了认字，千万、千万不能忘。

8月13日今天去买菜，还是不要钱。可是菜很少，卖菜的人很难为情，她说不是我小气，是送菜的人少了，我也没办法，赶明儿没菜卖了，我可咋办呀。我们忘了锁门，回去时见青云在厨房炒菜，她高兴地对我喊：小飞回来了！小飞回来就好了！

小飞回来也没有办法。他很瘦，如苹很心疼。他不说话，皱着眉头，老是抱着他的日记，千万、千万不能丢了，爸爸，妈妈，我的日记千万不能丢了。我问小飞，咱们该咋办？小飞说你看我的日记吧，我提前写在日记里了。日记里写的事我自己也忘了。

靳逸飞日记 8月4日国家地震局、美国地震局、美日地下中微子观测站、中国授时站我都问了，所有仪器都没有记录——但所有人都有震感。真是我预言过的宇宙原生波吗？

假如真是这样，则仪器不作反应是正常的，因为所有物质和空间都在



同步胀缩。但我不理解为什么独个人脑会有反应——即如它是宇宙中最精密的仪器，它也是在“胀缩之内”而不是“胀缩之外”呀，逻辑上说不通。

8月5日又一次震感。已不必怀疑了，我问了美、日、俄、德、以色列、澳、南非、英、新加坡等国的朋友，他们都是在北京时间6点35分30秒（换算）感觉到的。这是对的。按我的理论，震感抵达各地不会有先后，它是从第四维空间发出，波源与三维世界任何一点都绝对等距。

它不是孤立波也不奇怪——在宇宙边界的漫反射中被离散了。可惜无法预言这组波能延续多久，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十万年？

想想此事真有讽刺意义。所有最精密的仪器都失效，只有人脑才有反应——却是以慢性死亡的方式作出反应。今天头昏，不写了。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8月8日不能再自我欺骗了。震波确实对智力有相当强的破坏作用，并且是累加的。按已知的情况估算，15—20次震波就能使人变成弱智人，就像大壮哥那样。上帝啊，如果你确实存在，我要用最恶毒的话来诅咒你！

8月9日在中央智囊会上我坦陈了自己的意见。怎么办？无法可想。这种过于急剧的智力崩溃肯定会彻底毁掉科学和现代化社会——如果不是人类本身的话。假如是某种基因突变使人类全部失去双腿、双手、胃肠、心肺，现代科学都有办法应付。但如果是失去智慧，那就根本无法可想。

快点行动吧——在我们没变成白痴之前。保存资料，保存生命，让人类尽快捡回原始人的本能。所有现代化的设备、工具，都将在数月之内失去效用，哪怕是一只普通打火机。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能够使用它们的智力，接着会失去相应的维修供应系统。

只有那些能够靠野果和兽皮活下去的人，才是人类复兴的希望。

上帝多么公平，他对智力的破坏是“劫富济贫”，智商越高的人衰退越凶猛，弱智者则几乎没有损失。这是个好兆头啊，我苦笑着对大家说，它说明智力下滑很可能终止于像我哥哥那样的弱智者水平——而不是猩猩、穿山甲或腔棘鱼。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8月10日君兰说她要走了。请走吧，我们吸引对方的是才华，不是肌肉、尾羽和性激素。如果才华失去，我们不如及早分离，尚能保留住对方往日的形象。她的智力下滑比我更甚，她已经不能写文章了。我从她的大眼睛中看到她的恐惧，看到了她的崩溃。上帝、佛祖、安拉、老聃、玉皇，我俯伏在地向你们祈祷，你们尽可收去我的肢体、眼睛、健康、寿命和一切的一切——但请为我留下智慧吧。

8月11日越是先进国家越易于受到它的打击，西方国家肯定已经崩溃，所有的信息流（网络、同步卫星、短波长波、光缆通讯、航班）全部空了，中断了。但这些我们无法去确认，人类又回到了哥伦布以前的隔绝状态。

哭泣无益。绝望无益。焦躁无益。得赶紧抓住残存的智力，为今后做点补救。明天回家，带家人离开注定要崩溃的城市，我想就回柿子洞吧。今天先列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清单，我怕到家后就……清单要尽量列全。不能用电子笔记本，用纸本，但愿我不要忘了这些亲切的方块字。我的英语、德语，还有其它几种语言已经全都忘了，就像是开水浇过的雪堆。

老天，为我留一点智慧吧，哪怕就像大壮哥哥那样。

带上全家到柿子洞去，在那儿熬过1年、10年。但愿邪恶之波扫过后智力还能复原。

8月18日小飞催我们快点、快点、快点，趁我们的灵智还没毁完。我

们按小飞的清单分头准备。

第一项是火种。(一定要保留火种!即使我们变成了茹毛饮血的野人,只要保留住火种,它就能慢慢开启人的智慧。不要打火机,要火柴,尽可能多的火柴。还要姥爷留下的火镰。)

商店没有人。我到商店里拿走了所有的火柴。我问小飞,“火镰”是啥东西。小飞也忘了,小飞想得很苦。后来小飞把脸扭过去,泪水刷刷地往下流。大壮哭着为他擦泪,你别哭,你哭我们都想哭。后来大壮上阁楼里扒出了他姥爷留下的旱烟袋和……我想起那火镰!那个小钢片和白石头,用它能打出一点火星,嚓,嚓。小飞笑了,脸上挂着泪。他说就是它,等火柴用完,就用它生火。大壮哥谢谢你,你真聪明。大壮笑了,很好看。他说我也不知道啥叫火镰,可是我想咱姥爷就留下这一样东西,小时候我常玩。

大壮问小飞,旱烟袋也带上吗?小飞想了半天,犹豫地说带上吧,既然在一块儿放着,很可能生火时得用上它。小飞真细心。

第二项是武器。(要刀,长矛。不要枪支,弹药无法补充。走前记着到体育用品商店买几把弓箭。)小飞,弓箭在哪儿?我不记得你带回来过。小飞又流泪了,他忘了。小飞别难过,我们只带刀子算了。

第三项是干粮。如苹烙了很多烙饼,还带了方便面。

第四项是冬天的衣服。今天不写了,很累。

8月19日青云眼睛肿了,像两个桃子。崔哥崔嫂找不到,已经三天了。我们帮青云找呀找呀,可是我们不敢走远,怕忘了回家的路。如苹说青云你跟我们走吧,大壮小飞说云姐你跟我们走吧,到柿子洞去。青云立刻笑了,笑得很好看。她说靳婶你歇着,让我来烙馍。

她边干边哼着歌。

这会儿快来震了。青云钻到如苹怀里,我和小飞互相看着,谁都很恐惧。可是害怕也挡不住,它还是来了,我们吐了一阵,去睡觉。

8月30日下了火车又走了很多天。路上一堆一堆的人,乱转,都不知道干啥。青云说他们多可怜,喊上他们一块走吧。小飞很残忍(这个词用得不好)地说不能喊,柿子洞能盛几个人?青云小声问他们咋办?小飞狠狠地说总有人能熬过去的,总有一些能熬过去的。

我们太累了,我有10天没记日记。这不好,我说过要天天记日记,一天也不拉下,我不能忘了识字。可是我们都忘了多带笔,我只有支圆珠笔,小飞有一支钢笔,大壮书包里有三支画画的铅笔。铅笔最好,不用墨水。如果铅笔也用完呢?小飞说我不记日记了,笔全都留给你吧,等你去世我再接着记,这是这个氏族的历史呀。

晚上在小溪边睡,山很高,树不多,有很多草。我们在水里抓了“旁血”。这两个字不对,可是我想不起来。就是那种有八条腿、横着爬的。很好吃。

夜里很冷,大壮、小飞和铁子拾了柴,生起很大的沟火。这个沟字也不对。铁子我们不认识,他是自己跟上我们的,他是个男的,今年12岁。火真大啊,毕毕剥剥地响,把青云的头发燎焦了,火苗有几米高。有剑齿虎不怕,有剑齿象也不怕。那时还没有老虎和狮子吧,也没有恐龙,恐龙已经死绝了。也没有火柴,是雷电引起的天火。开始我们也怕火,和野兽一样怕火。后来不怕了,用它吓狼群,用它烤肉吃,我们的猴毛褪了,就变成人了。

青云真的喜欢小飞,一天到晚跟着他,仰着脸看他,再累,还是笑。

晚上她和小飞睡在一起，他们都脱光了衣服，青云尖声叫着。大壮有时爬起来看他俩，铁子有时也抬起头看。我和如苹都使劲闭着眼，不看。那不好，我明天就告诉小飞和青云那不好。不是那件事不好，是让别人看见不好。

8月32日我们担心找不到柿子洞，可是找到了，很顺利。小的洞口，得弯着腰进去。进去就很大，像个大金字塔。我们都笑啊笑啊，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儿一直住到变聪明那一天。

柿子还没熟，不过我知道山里有很多东西能吃，我们不会饿死的。还要存些过冬，有山韭菜、野葱、野蒜、野金针、石白菜、酸枣、野葡萄、杨桃、地曲连、蘑菇，溪里还有小鱼和螃蟹。我想起这两个字了！

今天很幸福，一直没有来震，我们也没呕吐。后来我们都睡了。青云和小飞还是搂着睡，我今天没批评他们不好，等明天再说吧。

9月5日我们一下子睡了两天三夜！是电子表上的日历告诉我们的。睡前的日记我记成了8月32号，真丢人，小飞说不要改它。醒来后，我发现脑子清爽多了，就像是醉酒睡醒后的感觉。我小声对小飞说，两天三夜都没来震了，是我们睡得太熟？小飞坚决地摇摇头：过去夜里来震时，哪次不是从梦里把人折腾醒？不是这个原因。我问，那会是什么？是山洞把震挡住了？小飞苦笑道：哪能恁容易就挡住，美国、日本地下几千米的中微子观测站也挡不住。这种震波是从高维世界传来的，你可以想像它是从每一个夸克深处冒出来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它。

大家都坐起来，从眼神看都很清醒。突然清醒了，我们反倒不自然，就像一下子发现彼此都是裸体的那种感觉。如苹惊问青云呢？青云到哪儿啦？我看见她在远处一个角落里。她已经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还下意识地一直掩着胸口。大家喊她时，她咬着嘴唇，死死地盯着地下，高低不开口。大壮真是个混小子！他笑嘻嘻地跑过去拉着青云的手，云姐姐，你干吗把衣服穿上？你不穿衣服更好看，比现在还要好看。青云的面孔刷地红透了，狠狠地甩脱大壮跑出洞去。如苹喊着云儿！云儿！跟着跑出去。我出去时，青云还在一下一下地用头撞石壁，额上流着血，如苹哭着拉不住。我骂道：青云！你这个糊涂娘儿们，咱们刚清醒了一点儿，不知道明天是啥样哩，你还想把自己撞傻么？我拉住她硬着心肠说，我知道你是嫌丢人，我告诉你那不算丢人。若是咱们真的变回茹毛饮血、浑沌未开的猿人，能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我们还指望着你哩。

我和如苹把她拉回去，小飞冷淡地喝了一声：哭什么！现在是哭的时候么，是害羞的时候么。青云真的不哭了，伏到小飞怀里。

洞里很冷，小飞让大壮和铁子出洞拾柴火，燃起一堆篝火。烟聚在山洞里，熏得每人都泪汪汪的。大壮和铁子在笑，绕着火堆打闹，别人都心惊胆战地等着来震，比糊涂的时候更要怕。

今天一直没有震感。

9月6日小飞一早就把我叫醒。我觉得今天大脑更清爽了点儿，但还没有沉淀得清澈透明。

小飞说我想做个试验，今天24小时洞外都要保持有人，我想看看究竟是不是山洞的屏蔽作用——按说是不可能屏蔽的，但我们要验证。我想让你们几个换班出去，我不出去。

爸，我想留一个清醒的人观察全局。说这话时他别转了眼光，口气硬硬的。

我安慰他：孩子，你的考虑很对。我们要把最聪明的脑袋保护好，这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你。他凄然一笑：谢谢爸爸。

我和如苹先出去拾柴和找野菜。没多久就来震了，9点30分，仍是脑浆被搅动，呕吐。

歇息一阵我们强撑着回去了，留在洞中的人都没事。

9月7日我和如苹还要出去值班，我们心怀恐惧，但我不想让孩子们受罪。后来青云和铁子争着去了。在洞里歇了一天，脑子恢复不少。外边的人又“震”了，时间是8点35分，留在洞内的人仍没事。小飞说不必怀疑了，肯定这个金字塔形的洞穴有极强的屏蔽作用，究竟为什么他还不知道，可能是特殊的几何形状形成了反相波峰，冲消了原来的震波。

9月8日青云坚决不让我我和如苹出洞，拉着大壮出去了。她说我年轻，震两次没关系。他们是6点钟出去的，8点大壮把她拖回来，她面色苍白，吐得满身都是污秽，但大壮似乎没受什么影响。

青云连着经两次震，又变痴了，目光茫然而恐惧，到晚上也没恢复。快睡觉时我见她悄悄偎到小飞旁边，解着衣扣轻声问，靳叔说那不是坏事，是吗？靳叔说那是头等大事，是吗？

我不忍看下去。小飞把她揽到怀里，把她的衣服扣子扣好，絮絮地说了一夜的话。

9月9日小飞说不用试验了，今后大家出去拾柴打野果都要避开来震的时刻。这个时间很好推算的，每隔22小时55分一次。他苦笑道，这么一道小算术题，三天前我竟然算不出来！

他躲在洞子深处考虑了很久，出来对我说：爸爸，我要赶紧返回京城，抢救一批科学家，把他们带到洞里来。靠着这个奇异的山洞，尽量保留一点文明的“火种”。至于后面的事等以后再说吧，当务之急是先把他们带来——趁着他们的大脑还没有不可逆的损坏。

只是，他苦笑道，这一趟往返最少需要10天，我怕10次震动足以把我再次变成白痴，那时的我能否记得出去时的责任和回山洞的路？不过，不管怎样，我要去试试。

我和如苹、青云都说，让我们替你去吧，大壮和铁子也说我们替你去吧。小飞说不行，这件事你们替不了。这两天我要做一些准备，把问题考虑周全，尽量减少往返的时间。

9月11日已经3天了，小飞没有走，他在洞里一圈一圈地转，他说要考虑一切可能，做一个细心周到的计划，但他一直躲避着我和如苹的目光。我把他喊到角落里，低声说：飞儿，让我替你去吧，我想我能替你把事情做好。我们得把最聪明的脑袋留在洞里，对不？小飞的眼泪刷地流出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一把，泪水仍是止不住。他声音嘶哑地说，爸，我知道自己是个胆小鬼、懦夫，我知道自己早该走了，可我就是不敢离开这个山洞！我强迫自己试了几次，就是不敢出去！你和妈妈给了我一个聪明的大脑，过去虽然我没有浪费它，但也不知道特别珍惜，现在我像个守财奴一样珍爱它。我不怕死，不怕烂掉四肢，不怕变成中性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失去灵智，变成白痴！

我低声说，这不是怯懦，这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小飞，让我替你去吧。他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还要自己去。我已经克服了恐惧，明天我就出发。如果……就请二老带着青云大壮一块儿生活。

9月12日按推算今天该是凌晨4点来震。大家很早就起来，发现青云不在洞里。4点5分，她歪歪倒倒地走回来，脸色煞白。她强笑着说我去为小飞验证，没错，震波刚过，你抓紧时间走吧。小飞咬着牙，把她紧紧搂到怀里。她安慰道：别为我担心，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可惜我只能为你做这一点点事情。小飞忍着没让泪珠掉下来，也没有多停，他背上挂包，看看大家，掉头出了山洞。

9月13日大脑越来越清醒了，亿万脑细胞都像是勤勉忠诚的战士，先前它们被震昏了，但是一旦清醒过来，就急不可耐地、不言不语地归队。我的思维完全恢复了震前的水平，也许还要更灵光一些。

小飞走了，我们默默为他祈祷，盼着他顺利回来。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不想成为衰亡人类中唯一的一组清醒者，那样的结局，与其说是弱智者的痛苦，不如说是对清醒者的残忍。

洞中的人状态都很好，除了青云。她比别人多经受了两次震击，现在还痴痴呆呆的，有点像个梦游人。如莘心疼她，常把她搂到怀里，低声絮叨着。大壮不出去干活时总是蹲在她旁边，像往常那样拉着她的手，笑嘻嘻地看着她。这一段的剧变使我们产生了错觉，认为大壮也会像正常人那样逐渐恢复智力，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落在幸运的人群之外。这使我们更加怜悯他。

9月15日青云总算恢复了，她在闲暇时常常坐在洞口，痴痴地望着洞外。不过我们很清楚，这只是热恋中的“痴”，不是智力上的傻。她不问小飞的情况——明知问也是白问，只是默默地干着活。

带入洞中的干粮我们尽量不去动，但我们都没野外生存的经验，每天采集的野菜野果根本不够果腹，更别说储备冬粮了。好在我们发现了几片包谷地，包谷基本成熟了。

如果再等一个月没人来收获，它就是我们的。

9月17日今天铁子碰见一个人，一个看来清醒的人！他隔着山涧，乐哈哈地喊：你们是住在轩辕洞的那家人吧（原来柿子洞的真名叫轩辕洞），有空儿来我家串串，我家就在前边山坡上，那棵大柿树的下边。柿子也熟了，来这儿尝个鲜。喊完就扛着包谷走了。

铁子回来告诉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洞外也有神志清醒的人，这是偶然，还是普遍？是不是那令人恐惧的魔鬼之波已经过去了？不过铁子的话不可全信，毕竟他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再说，即使是弱智人，也并非不能说几句流畅的话（大壮就能）。

虽然尽往悲观处分析，但从内心讲我相信铁子的话。不错，一个弱者也能说出几句流畅的话，但一个刚受过魔鬼之波蹂躏的正常人绝不会这样乐哈儿。

明天我要去找找这个乡民。

9月18日夜里我被惊醒，听见洞口处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在黑暗中尽力睁大眼睛，隐约见一个身影摸着洞壁过来，在路上磕磕碰碰的。我赶紧摸出头边的尖刀，低声喝问：是谁？那人说：是我，青云！

我擦了一根火柴，青云加快步子过来。靳叔，没有震波了！她狂喜地说，小飞在外边不会受折磨了！

火柴熄了，但我分明看见一张洋溢着欢乐之情的笑脸。她偎在我身边急切地说，按推算该是昨晚10点30分来震，我在9点半就悄悄出去了，一

直等到现在。现在总该有凌晨3点了吧，看来那种震波确实消失了！可能几天前就消失了呢。

如苹爬起来搂住青云大哭起来，哭得酣畅淋漓。所有人都醒了，连声问是咋了？咋了？靳叔，靳叔！爸，妈！我说没事都睡吧，是你妈梦见小飞回来了。我想起自己出洞值班时那种赶都赶不走的惧怕，想来青云强迫自己出洞时也是同样心情吧，便觉得冰凉的泪水往鼻凹处直淌。

折腾了一阵刚想睡熟，又被强劲的飞机轰鸣声惊醒。轰鸣声时高时低，青白色的强光倏地在洞口闪过。听见洪亮的送话器的声音：青云！铁子！大壮！听见喊声快到洞外点火，我们要降落！

不用说是小飞的声音。我们都冲出洞外，看见天上射下来的青白色的光柱，绕着这一带盘旋。我们用力叫喊，打手电，青云和铁子回洞中抱来一捆树枝，找到一处平地燃起大火。直升机马上飞来，盘旋两圈后在火堆旁落下，旋翼的强风把火星吹得漫天飞舞。

小飞从炫目的光柱中跑出来，大声喊：爸，妈，震波已经过去了，我接你们回去！

我们乐痴了，老伴喜得搓着手说，快点回洞去收拾东西！小飞一把拉住她说：什么也不要带了，把人点齐就行。我和君兰是派往郑州的特派员，顺路捎你们一段，快走吧！

一个女人从黑影中闪出来：伯父，伯母，快登机吧。她的声音柔柔的，非常冷静。

我认出她是君兰，外表仍是那样高雅、雍容。她搀着我和如苹爬进机舱，大壮和铁子也大呼小叫地爬上来。我忽然觉得少了一个声音，一个绝不该少的声音。是青云。她没有狂喜地哭喊，没有同小飞拥抱，她悄悄地登上飞机，把自己藏在后排的黑影里。

直升机没有片刻耽误，立即轰鸣着离地了。强光扫过前方，把后面的山峰淹没到黑暗中，洞口的那堆火很快缩小、消失。小飞说京城开始恢复正常，正向各大城市派遣特派员，以尽快恢复各地的秩序。我见君兰从人缝中挤到后边，紧挨青云坐下，两人头抵着头，低声说着什么。我努力向后侧着耳朵，在轰鸣声中捡拾着后边的低语。

君兰的声音：小飞说了你的情况……我愿意退出……和小飞同居半年……怎样使小飞更幸福……听你的……

青云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声音很低，也很冷静：……更般配……祝你们幸福……

薄暮渐消，朝霞初染。太阳从地平线上探出头，似乎很羞怯地犹豫片刻，然后便冉冉直上，将光明遍洒山川。飞机到了一座小城市，盘旋两圈便开始降落。开始我没认出这是哪儿，小飞扭回头说，到家了，我和君兰不能在这儿耽误，请你们照顾好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吧。

不少人围过来，好奇地看着直升机。君兰抢先跳下地，扶着我和如苹下去。我同君兰握手告别：再见，君兰姑娘，你是个聪明女子。我又同小飞拥别：小飞，安心干你的大事，不要为家里操心，我们会照顾好青云和她腹中的孩子。好了，同你的妻子吻别，赶快出发吧。

如苹惊讶地盯着我，青云震惊地瞪着我，君兰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小飞瞟我一眼，一言不发，走过去吻吻青云的嘴唇，返身登机。

直升机迅速爬升到高空，融入蓝天的背景中。青云默默走过来，感激

地依在我的身旁。大壮傻呼呼地盯着她的腹部追问，你真的有小宝宝了吗？真的吗？宝宝生下来该咋喊我？青云的脸庞微微发红，但她没有否认，很坦然地说，该向你喊伯伯的。

我们穿过人群回家，在门口看见了崔哥崔嫂。他们分明还没有完全恢复，见了失踪多日的女儿没有哭，没有问长问短，只是嘻嘻地笑。青云冲过去把他们拥到怀里，边笑边流泪。我拍拍崔哥的肩膀笑道：亲家你好哇，回去让青云做碗醒酒汤，清醒清醒，咱还得商量着操办婚事哩。然后我领着大壮和铁子走进自家门。

在机上我曾问小飞，轩辕洞真的有屏蔽作用吗？为什么？小飞说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等社会秩序正常后，一定认真做好这件事。但下机后我想起忘了一件大事——忘了问小飞，这种震波还会再来吗？

但愿它不会再来了。

